



明州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五嶽奇俠傳

錢根題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五嶽奇俠傳 第二集目次

第廿五回 墮高峯俠丐試仁心.....涉深山幼童逢劍客

第廿六回 發神針山前戲猛虎.....省慈親堂上叙天倫

第廿七回 鬥劍術一字明邪正.....演歷史二派分涇渭

第廿八回 龍拿虎攫羽林軍奉令登門.....石破天驚玉麻姑乘時出世

第廿九回 雪深仇奸雄授首.....釀大禍孝女遺頭

第三十回 奇男俠女百歲結良緣.....躡影飛空雙英歸故里

第卅一回 慈愛婦思兒成痼疾.....孝悌郎冤弟遇危機

第卅二回 仇逢狹路寶鏡攝風雷.....病入膏肓名醫窮藥石

第卅三回 古廟深山舊恨引來雙蛺蝶.....荒墳冷月劍光驚起好鴛鴦

第卅四回 小星虛側室隔牖逃婚.....老蚌產明珠破棺誕子

第卅五回 古怪希奇和尚講前因後果.....迷離撲朔書生諦鳳友鸞交

.....遇深雋鷄鶻當災

墮高峰
俠丐
試仁
心



涉深山
幼童逢
劍客



五嶽奇俠傳 第二集

鄞縣朱霞天塔
漱六山房校訂

第二十五回

墮高峯俠丐試仁心

涉深山幼童逢劍客

上集說到玄妙先生正在鬥劍之時。忽然有一道紅光飛進劍光陣裏。劈頭將他的白虎劍傷了一寸。他急急根尋那道紅光出發的所在。便循着那道紅光。緩視察下來。直看到終點。不看猶可。一看倒把他弄得怪叫起來。嘆聲罷了。列位。你道玄妙先生何故要嘆聲罷了。原來那道紅光就是他在數月前。在天橋旁。收留來的。那個童子發的。那童子是何等樣人。讀者當可記得。上集作者寫的。楊瓊瑤大叫三聲。那榮兒何在之後。那童子就發出紅光來。如此不問可知。他就是那榮兒了。那榮兒是誰。就是第一集上。鄺士元到省城下闖去的時候。住在客寓裏。聽得寓後哭聲動天。走過去一問。曉得那根榮借銀子做賣買去。一去不回。害得他妻子。生死不得。鄺士元動了惻隱之心。贈銀救了他們。那那榮兒就是他們的兒子。那事讀者當可憶及。至於那榮兒爲何也能會飛劍。而



且會跟玄妙先生一同來到此地。起初靜看他們相鬥。並不露面。及待楊瓊瑤大叫三聲。那榮兒何在。便發劍將玄妙先生的劍劈了。接應楊瓊瑤。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話來詳了。那那榮兒自在八歲上。得了鄺士元贈銀解急。救了他家一門。等到他父親那根榮回家。就立了長生牌位供奉鄺士元。過了幾月。那根榮因為溫州那邊。有店開着。須人照料。只得又別了家中。往溫州而去。那根榮去後。那榮兒想着到學堂裏去唸書。他們住的地方。是在學署後面。離開古皇城旁的獨秀峯。也不遠。那榮兒讀書的學堂。斜對着獨秀峯。門前有一片大空場。空氣新鮮。那獨秀峯雖未見十分高大。風景倒也不弱。那榮兒每天到學堂去。在未踏進學堂的門內之前。終要對獨秀峯看上一番。他見那起伏嶙峋。青苔碧草的山坡。目不轉瞬的瀏覽着。仁者愛山。智者樂水。那榮兒性既愛山。他的天性。當然仁愛。這時他的父親。既經發了財。對於家中境况。自然與前不同了。那榮兒的母親。一向是歡喜那榮兒的。他每天到學堂裏去。總給他十個銅錢。給他買些糖兒餅兒吃。那榮兒呢。並不將十個銅錢使用掉。却將他來佈施乞丐。

他以爲人間最苦的。是乞丐。那些乞丐。無衣無食。捱餓捱凍。多麼悲苦。像自己衣煖食飽。還有餘錢買閒食吃。他們要討幾個銅錢。多麼煩難。比較起來。不啻一在天堂。一在地獄。所以他每天將十個銅錢。佈施十個乞丐。寧可自己不吃。給乞丐去買個餅兒吃。也可以充充飢腸。那時候生活低微。不似現在昂貴。一個銅錢。可買二個極大的餅兒。那榮兒每天從家裏出來。沿途將錢擲給乞丐。如此經上三四個月。那榮兒的母親。倒不曾曉得兒子在這們行方便。可是乞丐淘裏。到傳揚開去了。起初從家裏到學堂。沿途只有十來個乞丐。足夠他佈施了。到後來逐漸增加。一天多似一天。那榮兒只有十個銅錢。如何佈施得遍。粥少僧多。難免顧此失彼。弄得你攘我奪。吵鬧不休。到後來。乞丐更加多了。足有百來個。都是羨名而來。曉得此處有一位小施主。很肯佈施。他們將那榮兒當做一株搖錢樹看。那裏曉得他每天只有十個銅錢。有一天。他到學堂去。被衆乞丐圍牢了。硬要他佈施。遍到否則不放他走。那榮兒見了。並不火冒。但說我的錢統給了你們了。身邊實在沒有了。明天給你們罷。你們不信。看我的袋

兒說着袒開衣襟。翻轉了衣袋。給他們看。那些乞丐。見他真的沒有了。也就無法。不過關照他。明天多拿些來。一定要個個派到的。倘然內有一個不會派着。我們要圍牢你。不让你到學堂去的。這些叫化子。是欺侮那榮兒年紀輕。所以用這些話。去恐嚇他。那榮兒聽了。當真着了慌。那天他到了學堂。擔着心事。他想家裏頭母親。每天祇給我十個銅錢。還不知道我這們使用法。倘然使母親知道。一定連十個錢。都不給我了。他們叫我去多拿些。如何拿法呢。倘然不給他們。明天他們人多。將我包圍着。不放到學堂裏來。也是不好的。左思右想。終是無法。那天他悶悶不樂。書也無心念。敷衍一遍。等到晚上放學回去。踏出學堂門。照例他要立着。看上獨秀峯幾眼。纔肯挾了書包回家去。此刻他有事在心。無心瀏覽。不過天天看慣的。出門後。就有心無心的飄他一眼。不意這一眼飄去。嚇得他怪叫聲。哎喲。不得了。同他一起放將出來的孩子。聽他怪叫。哎喲。問他何事。那榮兒說。你們不會看見麼。一面說。一面指着獨秀峯左面山陂。說道。方才我看見一個人兒。從五六丈高的山陂上。像滾瓜般。顛顛倒倒。

的墮下山坡。這麼高的山坡墮下來。不是要跌死人麼。衆孩子聽說。都道。既如此。我們何不奔過去看個仔細。看那人跌得如何樣了。那榮兒有事在心。本來不願意去看這些閑事。但他生性仁愛。不知那人跌得如何。心有不忍。便隨大衆來到獨秀峯的左山坡下。大家看時。原來是一個花甲開外的老乞丐。跌得倒掛身軀。足上頭下。無聲無氣的。臥在山坡腳根。那老乞丐的花白頭髮上。染了不少血漬。大約是跌破了頭顱。昏過去了。衆孩子你一句我一句。說了一句。天色漸漸晚下。大家都說。我們回去罷。看他則甚。多看有什麼好看。於是大家一哄散去。只賸下一個孩子。不曾回去。那孩子是誰。就是那榮兒。那榮兒見衆人忽然散去。他自己因爲看着覺得實在可憐。還立着不走。他想這麼大的年紀。做個乞丐。還要給他從山峯上墮下來。多分是已經跌死的了。實在可憐。正看之間。忽見那老乞丐側轉身軀。口中呼了聲。痛死我也。那榮兒見他還不會死。又看他左額角。好似有個洞。隱然流血。忙在懷中掏出一方手帕。俯下身。體將書包放在地上。給他去包紮額上。在包紮的當兒。嗅得那乞丐穢氣四溢。那

榮兒凝着鼻孔。上緊給他包好。然後拾了書包。拔步就走。臨走的當兒。還回頭去看那乞丐。見他照舊的臥在那裏。那榮兒看天色已晚。恐怕家中母親記念。急急奔路。正奔之間。忽覺頭上有人拍了一下。欲待回頭去看。自己已是糗糗糊糊。不大清楚。只管向前奔走。突見前面現出一條大河。阻住去路。那榮兒心中。似明白。非明白。想道。我回家去的路。是沒有大河的。爲何前面有大河了。大約是我走錯了路。當即轉身。望沿河大路而奔。從此更加模糊不清。兩足如飛。身不由主的。循着沿河直奔。那條大路。不知有多少長。也不知經過多少辰光。走在路上。也不覺得憊倦。但在走的時候。看四面黑暗。只有大路上亮如白晝。又奔走些時。聽得耳旁有人喊道。那榮兒醒來。此時那榮兒。纔如夢醒。停睛看時。嚇得呆了。自己立在隱森森。拔地長松參天古柏的下面。立的地方。是一條圓石砌成海棠梅花。互相交錯。成爲魚背形的上山大路。路兩旁。除了長松古柏。還夾雜栽滿了冬青。綠柳。芭蕉。綠竹。他看樹林中。透下的日光。曉得是天方清晨。循山路。望前看去。那邊黑隱隱。白濛濛。好似座高山脚下。因爲眼前被茂

林枝葉，遮得密密層層。儘你頭抬得如何高，看不出對面山有多少高大。仰面朝天，看天只在樹林枝幹縫裏。望得見幾方藍蔚的顏色。那榮兒到了此時，呆木木地，隨步走將過去。驚得地上閑走的松鼠，掉尾縱身，向樹上亂爬。那榮兒抬頭看去，又見許多紅羽、白羽、長尾短尾的奇異珍禽，清清越越，嬌聲啼唱。他究竟是八歲的小孩子，但覺得一路好看，好聽，却忘懷了身在何處。同胸中飢餓了。他循着路，走不多遠，見前面有條白石小橋。榮兒走上橋面，那橋沒有橋沿。望下去，橋下面是條溪流。溪內的水，明綠如鏡，照見溪底裏許多紅黃藍白的五色花石。一過小石橋，離開山脚根不遠了。從此過去的路，又同橋那邊不同了。橋那邊的路，是圓石砌成。海棠梅花，互相交錯，成爲魚背形的。這邊却是用小溪裏五色花石，砌成金魚戴水草，成爲平坦一團團魚缸形的。路的二旁，植滿了奇花異草，紅噴噴，綠悠悠，曉風過處，送來一陣陣香氣。那榮兒左顧右盼，已到山脚根前。靠山脚根，有一座六柱石牌樓。那榮兒想穿過石牌樓，忽見對面跑來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跛了一足，手扶拐杖，一蹣一蹣，跑到那榮兒

面前低聲問道。來者可是祁榮兒麼。祁榮兒心中奇怪。隨口答道。不錯。我是祁榮兒。你如何認得我。那乞丐道。我不認得你。我們師父認得你。你且不要多問。我們上山去。見我們師父。是了。祁榮兒又問道。你師父是誰。這裏是什麼地方。那乞丐說。統統不必問我。見了我們師父。自然會明白的。祁榮兒是被昨天那些叫化子。包圍着。要他每人派一個錢。不派到。不准他走幾句話。嚇怕了。他想要道。我昨天晚上。不會到過家。奔了一程。奔到此地。却又天色大明。好似昨晚奔了一夜。也不知奔了多少路。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他叫我去見他的師父。他是個乞丐。他的師父。當然也是個乞丐。我並不認得他。他叫我去。有什麼事。幹。多數是我昨天銅錢。不會派到的緣故。所以他們將我引到此處。要排佈我了。列位想想。不要說是八歲的祁榮兒。遇着這樣的境遇。要回想到昨天的事情。起了恐慌。就是換一個成年的人。智識較爲充足的。也要驚疑不定。止足不前了。那個乞丐。見祁榮兒疑難不前。安慰他道。祁榮兒。你儘可放心。去見我們師父。我們師父。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年人。他見了你。一定很快活。決不會難

爲你的。不要疑難。請上山罷。那榮兒在家裏。天天佈施乞丐。幾個月來。沒有一天不同乞丐接濟。對於乞丐的面貌。說話的口氣。已有相當的認識。他看那些乞丐。都是面目可憎。身上穢濁。說話時鄙俗不堪。看那個乞丐。却大不然。他雖跛了一足。步履如風。面上雖然骯髒。兩眼神光閃閃。說話時。聲音宏亮。句話溫雅。並無半點乞丐寒相。那榮兒見那個乞丐。甚可親近。想他的師父。當亦不至如何凶惡。就隨他去見見罷。遂卽點點頭。表示願意。那乞丐便轉身。領了那榮兒。望山路上走。那時那榮兒。走路倒不覺得吃力。腹中却覺着飢餓了。因爲他自從昨晚。到今晨。還不曾進過粒米。他雖覺得腹中飢餓。但他不能夠老着臉。向那乞丐討飯吃。只好忍着飢。隨着他走上了山路。那山生得峻削巉巖。山路又不大平坦。甚是難走。加之曉霧正濃。山風四起。路上的淺草青苔。潤濕得很。踏在上面。容易發滑。榮兒走上二三丈高。再也走不上去了。那個乞丐。見那榮兒走不上了。便扭着嘴。呼嘯一聲。一聲未已。聽得山上有脚步聲起。好似有人奔下來。榮兒在那時。恐怕滑足下去。兩手拉牢了。路旁短少的勁草。撲在路

上兩眼望上看着。看上面如飛的奔下一個人來。奔到那個乞丐跟前。離那榮兒面前不遠了。停睛看時。你道來者是何等樣人。原來又是一個乞丐。那一個奔下來的乞丐。聽先前領他上來的乞丐吩咐道。你可把後面那個孩子。抱上山崗。去見師父。那個乞丐答應聲曉得。走到那榮兒跟前。俯下身。將榮兒抱在懷中。隨那跛足乞丐上山。榮兒此時由他們擺佈。抱牢那人身軀。不敢望下看。但見前面那個跛足乞丐。走上山去。如履平地。同抱着自己的那個乞丐。走得一樣快。榮兒心中希奇。想這個跛足叫化子。走得如此快。大約是天天走山練就了的。他的一念尚未轉出。自己的身軀。已被他們抱到極峯上面。看上面一片山崗。甚是平滑。那山崗地形。好似一柄展開的扇面。盡頭處。有一座高峯。好似一座屏障。峯下左右。有二條路。可以轉到峯後面去。峯下面。還有塊很大很長的青石。可以坐數十個人。他看那青石上面。不看猶可。一看更覺奇了。原來那塊青石上。坐的。蹲的。立的。足有二十來個人。那二十來個人。又都是乞丐。細看那二十來個乞丐。也有文皺皺。眉清目秀的。也有雄糾糾。虎體熊腰的。

也有嬌滴滴金蓮三寸的。他們都是形色不同。神氣各異。目不轉睛的。看着那榮兒。那個抱那榮兒上山的。將那榮兒放下平地。領了他。再隨那個跛足乞丐。從左面峯旁。轉將過去。却又似一片平陽。範圍不大。四角兒方。中間蓋着幾間草堂。那榮兒隨他們來到草堂門前。回頭看去。外面的一切。都被方才轉過來的那座山峯。遮起了。那座山峯。又似座照牆。那榮兒一進草堂。劈面就看見一個年老乞丐。盤膝端坐在草堂中間的竹榻上。垂眉合目。額角上包紮着一方手帕。那榮兒一見那方手帕。和那老乞丐着的衣服。被他認出。好像是昨晚在獨秀峯上墮下來的那個乞丐。不過那時面目黧黑。此時却面目清白。兩頰還透出紅色來。那榮兒想道。昨晚那個乞丐。明明是墮得半死半活的。我見他跌得可憐。給他包上方手帕。今天他却好端端坐在這裏。是誰給他扶得來的。那榮兒正在胡思亂想。又見得方才那個跛足乞丐。對那老乞丐。跪倒身軀。口稱師父在上。那榮兒帶上山了。請師父吩咐。那個跛足乞丐。稟過這句話。立起身。站在旁邊。看那老乞丐。却仍舊閉目垂眉。一聲不則的端坐着。那榮兒暗想。大

約是個聾子。爲什麼那人對他說我來了。他連眼都不開。好似沒聽見的。如此過了一歇。忽見那老乞丐。眉展目開。對那榮兒點頭笑道。你來了麼。很好。他說了這一句。就回頭吩咐那跛足的乞丐道。天錦過來。你把他帶到後面。好好照顧。那跛足乞丐。喏喏連聲。過來拉了那榮兒。出草堂。向右轉灣。繞過草堂後面。盡是削壁。中間露出一條曲折鳥道。進鳥道。盤旋走去。路雖狹窄。却不難走。如此走了片時。纔豁然開朗。又是一番天地。看那邊地方極大。樹木繁多。跛足乞丐拉了那榮兒。進了樹林。一路連天遮日。走過去。就見許多草屋。跛足乞丐拉了那榮兒。進了草屋。穿房入戶。來到一間房裏。此時那榮兒好似做夢般。由他們撥來撥去。直等撥到那間房裏。那跛足乞丐。當時端出許多糕點。先給那榮兒充飢。他們給那榮兒吃的糕點。都是最有名的。蘇杭細糕點。鬆脆新鮮。甘味可口。可說是那榮兒有生以來。不曾吃過。那榮兒究竟是小孩子。一有甘美的糕點吃。就忘懷了種種。從此就在山上住下。晚上就同那跛足乞丐一起睡覺。那跛乞丐的身上。不但毫無穢氣。床舖上也是清潔非凡。他所骯髒污穢的。就

是一身衣服衣服脫去。比甚何人要清潔了。如此晚上同他睡覺。日間同他到各處遊玩。那山上着實好玩。就是鳥獸一項。也足使那榮兒樂不思蜀。竟將家中忘了。你道如何。原來在他們住的草房面前。短短綠草裏。走滿了長耳紅睛的白兔。在他們住的草房對面。茂林修竹裏。棲滿了白鶴山鳳。還有幾隻花鹿。竟天在草房面前閑走。榮兒走過去。任你拉尾捉頭。攀角起蹄。並不發性。有時跛乞丐將他抱坐上面。教花鹿緩緩的走着。當馬騎。有時那榮兒要捉隻小鳥玩。那跛乞丐只須對空中亂飛的山雀。一招手。那山雀就歇翅下膊。墮在手中。捉住給榮兒玩。那榮兒在山上。一月。睡的吃的。玩的。統比在家裏要好上幾倍。他是出身苦慣的。從來沒這們寫意過。書又不要讀。只玩玩好了。所以他將家中的一切。都忘了。惟有竟天伴。牢跛乞丐玩。這真是性相近。習向遠。不要說知識未全的小孩子。容易哄騙。就是成年的人。一遇反常的境界。也容易隨境變易性志。所謂習俗移人。一些不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十五）

本回度入祁榮兒傳 禪語云欲知前世因參看今世身欲知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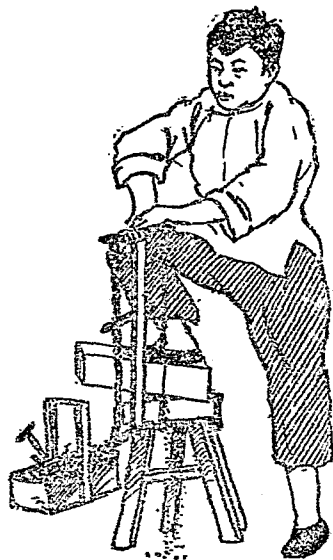
身參看今世心蓋言善因惡果各歸其歸也今此處却不待來世後世而福田已收穫于當世矣昔鄺士元以落拓書生一動惻隱之心遂計全祁榮一家蓋無鄺士元則榮兒母死榮兒母死則榮兒又安得生歟此處楊瓊瑤無榮兒則罔論報仇卽生命亦危甚矣語云種德于人以祈後福信哉蓋報楊瓊瑤卽以報鄺士元讀者閱後文便知若評者在此處說明讀者要怪評者曉舌矣 榮兒不忍乞丐之凍餒乃捨已

之食以佈之可謂至仁矣乃惡乞復聚衆圍之大語恐之誠可殺矣嗚呼當今之世誠難乎其爲好人矣 評者初讀以一八齡幼童涉荒

山古木之中却毫不懼怕初以爲作者太不近人情後細細讀之見有小孩子只覺得好看一句乃恍然悟作者蓋深得小孩子性情者方能處處不落空也 寫一篇仙境確得蓬萊方壺之勝却不料襯出一

個乞丐來然以有乞丐方能更見妙處 寫衆乞有文皴皴有雄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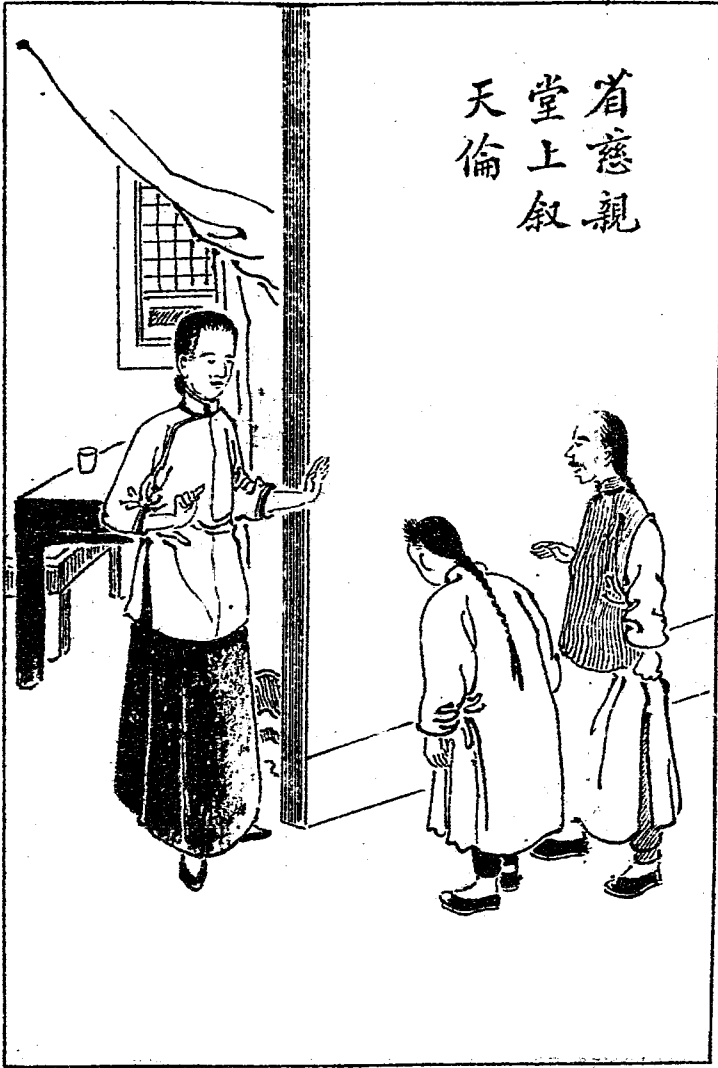
糾有嬌滴滴真可謂開乞丐之奇觀
榮兒慣施乞丐此處乃真向
乞丐討飯吃可謂異數而所食又爲生平未得者更是異數



發神針
山前戲
猛虎



省慈親
堂上叙
天倫



第二十六回 發神針山前戲猛虎 省慈親堂上見天倫

上回說到祁榮兒在那座山上。竟天同跛乞丐到處遊玩。把家中忘了。有一天他同跛乞丐走到一座山前。山前面有條小溪。溪對面的松林下。蹲着一隻斑斕大蟲。那隻大蟲好似渴睡着。不會看見他們。跛乞丐看見了。向祁榮兒道。你看對面松樹下。黃悠悠的是什麼東西。祁榮兒順着指向看去。果然對岸上有一堆黃悠悠的東西。他自幼兒不會見過老虎。回說不曉得。跛乞丐道。你不曉得待我來變些戲法你看。如何。祁榮兒快活道。那是很好。跛乞丐道。既如此。你且看着。看我將對面的一堆黃東西。弄得他會縱會跳。還會叫好嗎。祁榮兒迷着眼。看跛乞丐似乎有些懷疑。那跛乞丐說完話。就對着那邊黃悠悠的東西。一揚手。只見那堆東西。一聲暴嘯。縱將起來。霎時毛豎風生。撼動得樹葉呼呼作響。此時祁榮兒方纔想到。那邊的黃東西。和五月端午絨絮的老虎。差不多。那東西一定是老虎了。原來那隻老虎。睡在地上。給跛乞丐打了一枚太陽針。釘在虎額上。痛得亂跳亂縱。連山石都被他爬翻了許多。這時跛乞丐又向祁

榮兒道：好玩不好玩？那榮兒說：不好玩，怪怕的。聽說老虎要吃人，別被他跳過這裏來呢。跛乞丐說：你見怕嗎？如此待我將他打發到對面山上去。好不。那榮兒點點頭。看對岸老虎在溪邊旋轉亂走。不時抬起了頭。好似看見了他們。要跳過溪來的。榮兒心中驚慌，躲到跛乞丐的身後。探頭在跛乞丐腰邊張望。跛乞丐道：不要嚇。你且看了。只見他一揚手，又發出一枚太陽針，正打在老虎的臀上。那老虎着了痛，暴嘯一聲，豎直尾巴，望岡上連縱帶跳，如風般過山頭去了。榮兒拍手大笑道：好玩，好玩。跛乞丐道：老虎跑了。我們到對面去玩罷。榮兒說：這麼闊的溪，又沒有橋，如何過去？跛乞丐道：那不要緊。待我再來變戲法你看。說着，拖起榮兒，一蹺一蹺，蹺到溪邊。起初榮兒當他團團的兜過去。不料那跛乞丐拖了他，朝着溪流中走去。他一蹺蹺到溪邊，一脚跨下水面，嚇得那榮兒大驚失色。當是跛乞丐投河了。幾乎急得哭出來。幸虧跛乞丐走得很快。一霎時，已經在數丈闊的水面上。微波不漾的蹺過對岸。那榮兒心中奇怪。想這水面上，如何可以走起。不是要掉下去嗎？跛乞丐將那榮兒放在地上，緩緩蹺

到山邊。一株桃樹旁。採幾枚桃子。給榮兒吃了。重復抱起他。走過水面。一路翻山越嶺。回到宿處的草屋面前。但見此時草地。坐滿了一地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紅裳綠襖。紫巾青袍。都有。那榮兒想我自到這裏。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多的人。所看見的。都是些叫化子。也沒有這們好衣服着。他忽然又想到。那些人。大約是來遊玩的。那末這幾隻白兔兒。同花鹿兒。不要給他們捉了去呢。他想到此地。連忙在跛乞丐身上爬下。急急奔去。看兔兒同鹿兒。都在那邊。一起兒伏着。他纔放了心。回頭見那許多人。大家都對着他笑。迷迷的說。榮兒過來罷。給我玩好嗎。那榮兒對那許多陌生人。如何肯過去。但立在那邊。儘想。他們如何都曉得我名字。正想間。只見那些人。都立起身。內中有一個年紀較大些的。同跛乞丐輕語了幾句。不知說些甚麼。同時衆人都說我們去了。華山會罷。那跛乞丐說甚好甚好。只見衆人口中。都發出一道光來。也有紅的。也有黃的。也有白的。也有紫的。各色都有。那光一發出。忽的一來。都起在空中。那榮兒只管抬頭看。那許多五顏六色的光。盤旋空中。繞來繞去。繞了一歇。像閃電般。飛向

南方去了。那榮兒抬着頭，直看到一道光都沒有了。纔低下頭來，看這許多人，但見草地上，只有天天捧來玩的白兔，同當馬騎的花鹿，却一個人也沒了。他弄不明白，好端端看許多人，吐出光來，爲什麼一霎時，一個也沒有了。再一看，連跛足乞丐也不見了。那榮兒大驚，想他是我的好朋友，到那裏去了。難道同他們一起去了不成。正在着急，忽見跛乞丐從對面樹林裏，一蹶一蹶，拐到面前。那榮兒忙舉起雙手，奔過去，撲在跛乞丐身上，說你到那裏去的，急煞我了。跛乞丐摸摸榮兒頭頂，笑道：癡孩子，我會到那裏去。急什麼。到房裏去罷。那榮兒同跛乞丐回到房中，問起那些人如何忽然不見了。他們發的一道道光，變的是什麼戲法，可以學嗎。跛乞丐說：這不是戲法啊。老實告訴你罷。這乃是飛劍啊。那榮兒也不大懂得，什麼叫飛劍。但問學得會否。跛乞丐說：你歡喜學嗎。榮兒道：我歡喜學的。跛乞丐說：如此，我來教你罷。於是從那天起，跛乞丐就慢慢兒先引導那榮兒，煉習吐納功夫。然後再教他煅煉寶劍。榮兒生性靈慧，遇着那位跛乞丐，循循善誘，不到五年，便煉就了一口紅雲寶劍。那榮兒有了這

口寶劍能夠斬妖滅怪。能夠飛昇大虛。這時他的智識也完全了。本領也煉就了。他紀念家中母親。要想回家一走。當晚將心事告知了跛乞丐。那時他已認跛乞丐爲他的師父。便跪倒地上。口稱師父在上。弟子自從糊裏糊塗。到了此地。算計時日。大約已有五年了。在這五年中。一向跟師父玩着。煉着。師父待我要比自己父母愛惜。不要說教我煉劍的回事。費了幾許心血。單講撫養我五年。那撫養之恩。也沒世報答不了的。現在弟子想回家一走。去瞻拜我五年不見的雙親。求師父准我所請。那跛乞丐聽了。哈哈笑道。那榮兒。你認我做個師父。我可不推却。答應了你。你說要報答我撫養之恩。和教導苦心。那到不消。你要曉得。你到此地來。同我來教導你。撫養你。那統不關我事的。那事另外有人。你可去謝他。我呢。不過前世與你有緣。今生奉命來成全你的罷了。你說要回家去。我昨天已經得到吩咐。早曉得你今天一定要請求此事的。說着。開開箱子。拿出一個包袱。打開給那榮兒看。說你且看來。我在昨天。已拿你的衣服。統統整攏。連你上山時穿的衣服。都包在裏面。今天你不說。明天也要打發你動

身了。那榮兒聽師父說是要打發他回去了。他又歡喜。又奇怪。歡喜的是師父准他回家去了。奇怪的。是師父所說的話。有些不明不白。說什麼我到此地來。同師父教導我。撫養我。另外還有人在。我一向好糊塗。連此地是什麼所在。都不曾問過。今日待我詳詳細細。來問個明白罷。當時對跛乞丐連連叩頭。口稱師父所說的。弟子多不明白。此地是什麼所在。教師父教導我。撫養我的。另外那個人是誰。請你詳細說給弟子聽。也好讓弟子回家去。明白一切。准備來日報答。那跛乞丐點點頭說。如此。你且聽來。你可記得五年前。在獨秀峯前。給從山坡上墮下來的。一個乞丐模樣的人。包過額角嗎。那榮兒想了想。回答說。不差啊。有這回事的。跛乞丐又說。你可記得回家去的時候。有人在你頭上拍了一下。後來就模模糊糊一夜。天奔到此地山前麼。那榮兒說。不差啊。是的。跛乞丐說。是了。那末你到此地來。就是那位乞丐模樣的老年人。作法將你引來的。你可記得。上山來的時候。在草堂中坐的。那位頭上包紮的老年人。不是點頭問你來了麼。那也是他啊。那榮兒說。嘎。怪不得。我見了他有些認識。那榮

補之入可惡

兒至此。方才明白自己上山。是那位老乞丐弄的玄虛。正要動問。那人姓名。聽跛乞丐又說道。你可曉得。他是我的甚麼人。他就是我的師父。稱爲浮雲尊者。我的師父。共有師兄弟四個人。算他最少。還有三位師伯。大師伯稱爲松風尊者。已在百二十年前飛昇天界了。二師伯。竹林尊者。尙在四川峨帽子午雲龍山。聽說他的大道將成。不久就可飛昇了。三師伯。古月尊者。現在南嶽衡山修道。此地是我師父修道的地方。稱爲北嶽恆山。是屬直隸保定府管轄的。離開你家廣西。有數千里路。要超過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地界。纔可到此。你能夠一夜天來到此地。乃是我家師父。用的迷魂縮地術。因爲我家師父。念你天性仁孝。甚是難得。又與我有緣。故此將你引來。教我教導你。撫養你。祁榮兒聽至此處。如夢初醒。但還有些不明白。爲何他們都裝成乞丐模樣。接着又聽跛乞丐道。現在大概已告訴你了。你不必多問了。就此去睡罷。明天早些起身。回家去。祁榮兒唯唯聽命。那時他已在另一床上睡了。他睡倒身。再也睡不着。想到此地。這麼好地方。同這麼待我好的師父。一時間。倒拋不開。想到家中的雙親。

有這多年不曾見了。實在記念得很。他想待我明天再問師父。我去了。幾時可以再來。還有一層。我師父的姓名。不曾問過。待我明天一起兒問罷。就此睡去。睡到午夜。忽然驚醒。開眼看時。見桌檯上。紅蠟高燒。四面坐滿了許多人。連自己的床沿上。也坐着幾位。他不敢則聲。假裝睡着。靜靜的聽。聽他們同師父。講得娓娓不絕。所講的是什麼。多聽不出。聽師父有幾句。似乎在說。未奉師命。不可妄動。其餘却不懂得了。過了有頃。聽得一陣足步聲。足步聲過後。就此聲音全無了。那榮兒開眼再看。桌上紅燭已經吹滅。他還當師父也睡了。照舊睡去。到了次晨起身看師父。已不在床上。但見桌上。放着一張紙兒。上寫那榮兒收閱下面畫了許多細細碎碎的地界。地界下面。註了行小字。註道。愚師現有要事他去。明天不及送你回去。特留下天空飛行圖一紙。汝可飛在空中。認定方向。按明圖上紅圈兒飛去。就是你的老家。你到了那裏。可在獨秀峯上落下。免得驚動旁人。到了家裏。也不可將山頭之事。告訴別人。至要至要。下面署着愚師曇花子留言。他看上面潦潦草草幾句。雖不提。叫他幾時來。却因此曉得。

師父外號。是曇花子。想師父既經去了。也無處可尋。如此待我走罷。便拿了包袱。奔出草屋。方要吐出紅雲劍。忽然想到前山。還有引我來的祖師爺在呢。我得去辭個行兒。便穿過樹林山弄。來到四面見方的平陽的草堂前。想踏上階沿。抬頭看去。已是空無人在。那榮兒見祖師爺不在草堂。只得轉身出外。灣出峯前。來到成爲扇面形的高崗上。看崗上。石櫓依舊。那些上山時所看見的。文皺皺。勇糾糾。坐着的人兒。一個也沒有了。榮兒心中奇怪。想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眼前這恆山。只有我一人。我去了。連看山的人都沒了。這又奇了。又想師父教我走的。我也不管他們了。走罷。他就展開飛行圖。認出方向。吐出紅雲劍。直向廣西飛來。他在天空中。俯視下界。看大地上的一切。房屋如鳥籠。行人如螞蟻。山嶺如墳墩。城牆如笆籬。江流如紗帶。樹木如草茶。許多鳥籠式的房屋。螞蟻式的行人。墳墩式的山嶺。笆籬式的城牆。紗帶式的江流。草茶式的樹木。都在他眼底身下。向後面一陣陣推過去。如此不到半個時辰。已到圖上的紅圈所在。他便收住劍光。落將下去。正在獨秀峯上。他在獨秀峯望下來。一眼就看

見舊時讀書的學堂。想起前事。如做了一場春夢。便迤邐下了山坡。打從學堂門前經過。朝內望望。大門關着。聽裏面不見有讀書聲音。再看門上。却掛了一塊黃公館的門牌。原來學堂已經改爲公館了。他就此循路。逕奔家門。到得門前。吃了一驚。看起先所住的房屋。已變爲瓦礫場了。想那是不得了啊。我家火燒了啊。我的父母。搬到那裏去了呢。他驚慌似的。想有了。待我來問問隔壁鄰居。看他們終曉得的。便走到左面。沈伯伯的家裏去。沈伯伯正坐在門前。捧了火盆。曝太陽。忽見從瓦礫場上。走過一個童子。紅裳了髻。打扮得好像道童。到他面前。口稱沈伯伯。你好啊。我家幾時火燒的。我的父母。現在住在那裏了。沈伯伯上了些年紀。眼光差了。那祁榮兒在八歲上。走失的時候。又矮又小。同此時的人樣。是大不同了。况且突如其來。那沈伯伯自然一時分別不出。沈伯伯聽那個童子。呼得出他名字。似乎認得他。便睜着眼。問他道。你是誰啊。祁榮兒見他不認得自己了。便說。我是祁榮兒啊。那沈伯伯聽說出祁榮兒三字。奇怪似的。急忙放下火盆。立起身。摩摩祁榮兒頭頂。說。你就是祁榮兒嗎。你這麼長

了。我真認不得你了。你在五六年前失去。到那裏去的。爲何直到今日。方才回家。你可曉得你家房子。給隔壁陳賣婆起了火。燒了。連陳賣婆的骨頭多燒成了灰。好在你的父親。做生意。年年發財。現在在舊學前。造了一進新房子了。待我來陪你過去。沈伯伯將橈子火盆。拿進門內。陪祁榮兒來到祁家門前。到得那裏。沈伯伯指給他道。此處就是你的家裏了。祁榮兒看去。一呆。想不要弄錯罷。這麼高的牆門。這麼大的房子。那裏會是我們家裏呢。正在想着。沈伯伯已將他領進大門。門房過來問道。沈伯伯好啊。沈伯伯道。張三。你快過來。見見這就是你家從前走失的小主人。現在回來了。張三滿面堆笑說。原來如此。難得難得。忙對祁榮兒打個揖兒。先反身奔入裏面去報信去了。祁榮兒隨同沈伯伯。穿過幾道重門。來到廳上。只見母親。從廳後。氣呼呼的奔出來。見了榮兒。先是一呆。仔細一看。不錯。正是榮兒。榮兒叫聲母親。想煞孩兒了。抱住母親。放聲哭了。榮兒哭了。榮兒的母親也哭了。沈伯伯同張三。立在旁邊。帶賀帶勸。榮兒的哭。是一片孝心所感動。榮兒母親的哭。是被一片慈心所感動。當時母子相

見悲喜交集。經二人相勸。也就拭乾兩淚。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問他如何走失的。走失到那裏。如何直到現在回來。他想起師父留言上。說明不可將山上的事。告訴別人。當時就撒個謊。說是被人家拐去。將我藏在深山裏。那座山。也不知叫什麼山。在那裏住了五六年。待我很好。我因為想念家中。乘個空兒。逃了出來。問到此地的。大家聽了。當他是真的。都快活了一陣。散去。此時那榮兒的父親。已發了十幾萬銀子財。家中自從舊屋遭了回祿。就在此處買地新造了一進住宅。甚是宏壯。家裏向僕人司閹。傭婦了環。也都僱了。正是家道興隆。大非昔比。那榮兒到此。儼然成了少爺了。這時他的父親。在溫州聽說就要回來了。那榮兒在私下裏。將失蹤情形。及山上學劍經過。統告訴母親知道。榮兒的母親聽了。歡喜得不知所云。那榮兒在家住下。未到一月。那日正在上房。同母親談話。忽聽外面看門的張三。大呼小叫。喊少爺快來。快來快來。外面有人看你啊。那榮兒聽說。急忙出了上房。來到外面。見張三立在廳堂。問究有何人看我。張三見問。一回頭。吃驚道。唉。兩個人呢。人到那去了。榮兒見他見人見鬼。問

他究竟爲些什麼。張三說。方才我在門上來了一個年近花甲的老頭子。一身古怪裝束。口稱是少爺的親戚。從北京來看你的。我看他氣象不凡。不敢怠慢。就將他領進廳堂。請少爺出來。方才你出來時候。還覺得他立在我身後。不知這的一轉身。會不見了。榮兒道。別瞎說了。好端端一個人。會到那裏去。他說從北京來是我的親戚。我家北京。一向也沒得甚麼親戚。大約是你遇見了鬼了。張三聽說。倒也有些害怕起來。嘴裏暗暗禱告說。你真的是鬼。我與你近世無冤。前世無仇。不要來害我是了。不表張三依舊回到門房裏去。這裏榮兒見張三。三忤喪着走了。他想張三上了年紀的人。不會無事生風的。若說是鬼。青天白日。也不會的。心中覺得奇怪。又想到。若說是人。這樣事體。除非是我在恆山上。是常有忽來忽去。忽隱忽現的人兒。此地那裏會有他。循此忽然又想到。莫非是恆山上的祖師爺。來看我罷。想又不對。祖師爺是乞丐打扮的。他立在廳堂。呆想了一歇。想不出是人。是鬼。打算回身進去。忽聽後面有人喊道。那榮兒過來。榮兒聽口音不對。急忙反身。但見廳堂八仙檯上。盤膝端坐着一個年近花

推朱一很
服定對

甲鬚眉皆白的老乞丐。頭上的手帕。仍舊包紮着。兩眼緊閉着。手裏拿了幾個袋兒。那榮兒見了大驚。脫口呼出。果然祖師爺到了。急忙奔到檯前。跪倒叩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十六）

昔人曰畫月必畫雲及成則見之羣曰此月也而不曰此雲也然畫者固嘗畫雲也而未嘗畫月也而其意固在月也故畫雲正所以畫月無怪羣不呼雲而呼月矣今作者慣得此技此處欲寫一小孩子性情卻不用明白寫出如看見老虎只是黃悠悠的一堆東西及老虎跳起來則明知是虎矣却又說是在端陽節看見絨絮的老虎此等處皆從暗處表示一篇天真亦即是作者描雲手段 曩讀水滸傳嘆爲古今絕著而于景陽岡打虎更是水滸傳中之絕筆今在此書重見之曇花子之幾枝神針差疑是武二郎之一頓哨棒神采奕奕使耐庵先生重生亦當推服 衆劍仙駕劍飛去在祁榮兒看來却只是紅的綠的

又當認爲玩一套大套魔術。曇花子之授祁榮兒劍術浮雲尊者之命也。然明知小孩子好玩不好學，乃今盡性遊玩，直等他自願求教。卒在短時期中學得絕頂功夫，真是教徒良法。嘗見鄉中私塾中冷板凳上坐着獼猴王，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却從不曾有好東西教出。檯上高燒紅燭，四圍坐着許多人，娓娓的談着，祇略敘幾筆。本書中以後許多驚天動地之事，已在祁榮兒耳中略行漏出，讀者却不要忽略過。祁榮兒騰在空中，見江河如帶，城郭如蟻，者在五年前又是一套大戲法。不過在五年之後，學校已變成公館，舊居已變灰燼，此等處令評者閱者皆有不勝白雲蒼狗之嘆，滄海桑田之感。陳賈婆之歸結于此，可謂天道好還。蓋此等口蜜腹劍之惡婦，自不應使留些須殘骨玷污人世而燒之者，又偏是自己語云：善惡到頭總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世上不乏此輩，讀此有所領悟否。

門劍術
一字明
邪正



終南派

演歷史
二派分
涇渭



第二十七回 鬥劍術一字明邪正 演歷史二派分涇渭

上回說到祁榮兒一回身。果見祖師爺到了。急忙到跟前連連叩頭。口稱祖師爺在上。徒孫一向在山下。糊塗無知。不知完全是祖師爺提拔的。直待師父說給我聽。纔明白詳細。但是那時師父又教我下山了。我下山的辰光。來拜辭祖師爺。却又不在于堂中。正在想念。今天難得到我家裏。正是求之不得。祁榮兒說畢。跪在地下不敢起來。要聽祖師爺吩咐。過了一歇。不聽見聲音。忍不住抬頭看時。却又大驚。原來祖師爺已經走了。心中驚訝。爲何忽來忽去。並無一句言語。於是立起身。瞥見檯上次序的放着三個黃布小袋。同五六年前在獨秀峯前替祖師爺包頭的那方手帕。他先拿起手帕看來。毫無血漬。然後再拿起三個袋兒。每個袋兒上有一行蠅頭小字。他逐一看過。第一個寫的是本年某月某日到北京天橋上開拆。不得有誤。第二個寫的是本年某月某日到廣東九龍灣開拆。不得有誤。第三個寫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到河南嵩山上開拆。不得有誤。祁榮兒將三個袋兒細看明白。即便藏在懷中。拿了那方手帕。到裏面告

知了母親一番。又算時日。離開那第一個袋兒上所寫的本年某月某日到北京天橋去的日期不遠。他預備早幾日前去。好先在北京遊玩幾天。便帶些銀子辭別了母親。依照師父留給他的天空飛行圖上註明的北京城飛去。待到了北京。在永定門城上落下。走下馬道。到城中各處隨意游玩。從那日起。直游玩到袋上寫明的那日。他問明了天橋所在。到得那裏。將袋兒拆開。取出一張字條兒。見上面寫着是。祁榮兒。你可在此地等候。等到己牌時候。有個員外裝束。長鬚飄飄。四十五左右的人走來。便可假裝哭泣。惹他來動問你。然後推說是被拐匪拐到此處。無家可歸的。倘若那人將你收爲僮兒。你就隱了名字。跟他去。在他左右。不可露出半點會劍的形跡。待跟他到某月某日。在尤子平家中。看那個員外裝束的人發出劍來。同一個女子交鋒。你不可逞能發劍。幫助誰何。須要等到有人叫你三聲祁榮兒何在。那時。方可發劍幫助那個叫你姓名的人。你雖然發劍助他。却不可將對敵那人性命傷了。僅助他將那人寶劍傷却一柄。放他逃走。那人逃後。你也不可逗留。即便借劍回家。等到某月某日。再

到九龍灣開拆。第二個袋兒是爲至要。祁榮兒看完了字條兒，便牢在天橋旁等候。等到已牌時候，果見遠遠地有個員外裝束，長鬚飄飄的人走來。他便一手掩臉，放出悲聲，假哭起來。這時那邊來者，正是玄妙先生。季環川他見一個孩子在哭泣，就過來動問他，被祁榮兒依着祖師爺字條上吩咐，說了一片謊話。玄妙先生意以爲真。當時動了惻隱之心，將他收在身邊，做個童兒。祁榮兒天天小小心的，跟定他，一些不露形跡。玄妙先生看他聰明伶俐，很爲歡喜。心裏打算將來收爲徒弟，來教他煉劍。那裏料得到他早會劍術，而且比自己還高妙呢。祁榮兒跟他來到玄妙先生同楊瓊瑤鬥劍的那一天，他不動聲色的看着，待到楊瓊瑤大叫三聲之後，即便發劍出去，將玄妙先生的白虎劍傷了。害得玄妙先生嘆了口氣，心中又驚又氣，想看不出這個小賊種，也會這個路道的。怪我差生了好心，白養他幾月，不來助我，反去助了敵人。等於養虎傷生，引鬼入門，要想將他除滅，消了心頭之恨，但看他劍術在我之上。現在已經被砍傷了白虎劍，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免得全軍覆沒。又聽方才那個

真對
何用
這些
話

女子叫他三聲祁榮兒。想這個定是他的真姓名。如此我認識了他。待我重回嵩山。再去煉劍。准備將來報仇便了。玄妙先生想了想。不差。却回頭看了祁榮兒一眼。說聲好奴才。我認識了你。過幾年再來收拾你。讓你多活幾時罷。說畢恨恨地蹬了一腳。撇了楊瓊瑤。借劍光趕回嵩山。向跛道人面前哭訴去了。閱者可曉得這樣一來。那蔥嶺終南二派的劍俠飛仙的仇恨。又加一層了。這句話在閱者諸君看了。似乎要奇怪。以爲作者何故平空地提了出來。不差。在本書二十七回之前。是一句不曾提及過的。但是有一段略爲表現過。這段閱者當可看得。或者看過忘了。那一段在那裏呢。他不在正文裏。却在十九回後面憶薰軒主人的評文裏。他因爲聽到作者講過碧眼兒報仇同韓玉珍學劍的一回事。就是將來蔥嶺終南二派高人道士劍俠飛仙爭鬥的導火線。他聽到這些話。便在評文裏寥寥的敍上幾句。作一個預告。請閱者去參看。然而這幾句的寥寥預告。模糊得很。何謂蔥嶺。何謂終南。還不會說明。那末閱者看了。一時如何弄得清楚。現在待作者來講解一番。不過也是簡略的。不是十分詳細。

的這點並不是作者欲言不語的故意賣弄關子。因為這下面簡略幾句裏，乃是提綱挈領的講解。在閱者看了之後，從此便可依着方向，分出蔥嶺終南的二條徑途。在於未來的一回回文章裏，現在丟開閑文，且表蔥嶺終南二派系統的大概。待我先講蔥嶺派。那蔥嶺坐落在新疆省邊界，是全中國山脈的發源地。有南北兩幹山。迤邐分支，蔓延全中國。那蔥嶺山的高度，除了帕米爾高原，同喜馬拉雅山之外，就是普通稱爲日出崑崙萬丈高，不及峨嵋半折腰的那座峨嵋山，也不能望其項背。那蔥嶺山的絕巔上有個幽谷，稱爲昆盧谷。那幽谷的形勢，儼然像頂大和尚戴的昆盧帽。中間虛空，正面恰有個長形山洞。走進去，看裏面，有五十餘丈週圍團團圓圓，光滑如鏡的平陽。比人工琢成還講究。那幽谷的外面，排牙似的立着二十八塊大山壁，將五十萬丈大的一個幽谷圍起。那二十八塊的山壁，每一塊有十五丈高，二丈相近的闊。那山壁也好似清水磨過的，照得出人影子。在離地的五丈以下的山壁上，每一塊鑿成一個九丈多高的佛像。共計二十八個佛像。那佛像各個不同，他的條紋，鑿得

很深。在距離半里以外的山峯上看來，可以分出鬚眉服裝。這樣高大這樣深陷的佛像，若說是人工鑿成的，有些不可能。大約是鬼斧神工所成的。那昆盧谷左右，有二條白石山路，極闊極長，延綿直下，猶如昆盧帽前二條飄帶。在那白石路上，每條鑿成唵嘛咪叭彌吽六個梵字。那昆盧谷的前後左右，有十八個山峯，稱爲十八羅漢峯，都是怪狀巉巖，不易攀登的。那十八羅漢峯之中，有個擒龍峯，同伏虎峯，生得更神氣，真有擒龍伏虎的威風。除了十八羅漢峯之外，昆盧谷前還有個大山崗，稱爲曝經崗，上面可以曝照幾十部藏經。那藏經每部有五百多卷。由此看來，那山崗的面積大小，可以想見了。在曝經崗旁邊，有座講經臺，那臺是全用青石築成的，有二十四根石龍柱架起，甚是堅固。臺中間有張石床，石床前有個石香爐，是講經時焚香用的。在石床四週，可以端坐百來個聽經的人。在昆盧谷裏，有一位道法無邊金身不坏的葱嶺派祖師爺法駕駐着。那位祖師爺的法號，稱爲昆盧上人。昆盧上人，曾在本書第二卷十三回裏隱約的現身過一次。請閱者自去搜求，偷然搜求不得，可靜待着。

山中有座山峯。稱爲繡虎峯。那繡虎峯風景麗絕。因爲那山峯不但形勢活像一隻猛虎。而且會有四時不斷的奇花異草。闌妍爭芳的繁盛開放。儵然把天地當作一副大錦繡的畫圖。看去如終南山上伏着一隻斑斕猛虎。那座繡虎峯虎頭前有個大窟窿。大窟窿中間。有條露紅筋的長花石。平直鋪着。都是天生成的。那個大窟窿好似虎口。那條長花石好似虎舌。在虎舌上面鋪個白葉編成的蒲團。那白葉又闊又長。依次紛披。不像樹葉。也不像花葉。草葉。不知是何種枝葉。那蒲團上面。坐着一位有道高人。那位高人稱爲虎真人。又稱爲虎口餘生子。講到虎真人的法道。也是玄妙無比。不可度量的。那位虎真人就是終南派的祖師爺。在他的系統下。徒子徒孫。分有三教五派。那三教是白蓮教。八卦教。地理教。此外還有一教。尙在萌芽時候。現在不提。將來再行交待。那五派是河南派。江蘇派。山東派。安徽派。山西派。河南派在嵩山白雲觀。江蘇派在蘇州玄妙觀。山東派在泰山太陽洞。安徽派在天柱山仙霞觀。山西派在雲中山金頂觀。這三教五派。在混象稱呼中。都稱爲終南派。終南派下有這三教五

派聲勢宏大。實力充足。同葱嶺派作對。兩下裏都是鐵手臂。俗話所謂硬把子。在小說書中。可稱一聲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一搭上手。是難解難分的。然而這終南派下的三教五派。在本書二十七回之前。有否表現過呢。有的。不過只有一二處。其餘還未出現。那一二處就是嵩山的跛道人。同泰山的太陽真人。跛道人是嵩山白雲觀的觀主。就是河南派。太陽真人是泰山太陽洞的洞主。就是山東派。太陽真人的徒弟韓玉珍的父親韓天雄。給葱嶺派下天台派的大空和尚徒弟碧眼兒。用九九混元索。打得骨節寸斷。命送無常。便早同葱嶺派結了一層仇讎。跛道人的徒弟玄妙先生。在尤子平家中。被祁榮兒劍。丟臉遁去。祁榮兒雖不在葱嶺派系統之下。但他將來要以祁榮兒同玄妙先生結的仇讎。猶如葱嶺派下的楊雲。

二。不過時間關係罷了。然而祁榮兒是奉祖師爺淨相助楊瓊瑤一臂。他那裏知道。從此三派中又加

士劍俠飛仙鬧得一天星斗的導線。葱嶺終

同講到那祁榮兒。那祁榮兒見玄妙先生罵了

去追趕。這邊楊瓊瑤依着師父信上吩咐大叫：

疑。果見一個童子發劍相助。將敵人戰走。他同時又

個童子。會有這般本事。而且又是那敵人身邊的人。如何

問底細。肯出來相助。內中或者有別種情由。正要打算過去問

吐劍走了。那祁榮兒乃是依着祖師爺留下的錦囊裏吩咐。說那人

逗留。即便回家。他不再來同楊瓊瑤說話。吐劍回家去了。祁榮兒一走

中祇賸了楊瓊瑤一柄劍。即便收下。四下裏一望。人影蕭條。原來自從廳堂大

柱被飛劍砍斷。廳堂踢倒之後。外來的賀客同尤子平家中的人們。都四下裏

避開了。楊瓊瑤見眼前去了障礙報仇的玄妙先生。便一拂衣袖。飛身到左右

花廳上找尋仇人。尤子平的左右花廳上。躲滿了祝壽來的衆官員。正在提心

吊膽。慌慌的躲着。忽見那個青衣青褲的女子。飛進左花廳。大家嚇得驚魂落

魄。逃又無處逃。弄得徬徨失措。那楊瓊瑤一進左花廳。看人叢中不見尤子平。

再回身飛進右花廳看來。也不見有尤子平在內。他想那個賊子到那裏去了。不要被他跑了呢。他一眼看見花廳的錦屏旁邊半隱半現的躲着一個紅頂藍褂的官兒。年紀面目約略像方才見過的那個尤子平。他想我一時眼鈍。別就是他呢。但是仔細看來。總覺有幾分不像。他不敢貿然發劍去驚恐他。便一伸手指着那個半隱半現躲着的官兒問道。你可是尤子平嗎。別藏藏躲躲。快出來受死。今天是不會放你逃生的。列位。你道那個官兒是誰。乃是戶部的右侍郎方錫山。方錫山被楊瓊瑤戟指的一問。說他是尤子平。他想不差。我同尤大人相貌原有幾分像的。今番他尋不見尤大人。要指鹿爲馬了。嚇得牙齒打對。肌肉發抖。要想出來分辨。心理想着。兩隻大腿抖得利害。一點拔不動。只得咬咬牙齒。遠遠地搖手答道。好好漢。好小姐。我我不是尤子平。我乃是戶部右侍郎方錫山。你如不信。可以問各位大人的。作者寫到這裏。恐怕閱者懷了疑。以爲堂堂一個戶部侍郎。見了楊瓊瑤。好漢小姐亂喊亂叫。竟會胆小到如此地步。這點倒難怪他。閱者可回想到本書二十四回裏。楊瓊瑤同玄妙先生鬥

劍的當兒。兩下裏將寶劍催上幾催。頃刻將一座大廳堂打成一片瓦礫場。你想何等利害。方錫山那時雖然已經逃進花廳。但是廳堂倒下。天錫似的聲音。是大家聽見的。那時方錫山倒也會遠遠的偷偷張望過。他見這麼大的廳堂。都給他們打塌了。伸了伸舌頭。驚呆了半晌。此時見楊瓊瑤趕到花廳上。當他是尤子平。他想還當了得。今番性命休矣。所以急得好漢小姐一時亂喊亂叫。楊瓊瑤見了那副神氣。又仔細看他年貌服裝。終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於是重又喝道。你這人既說不是尤子平。那末尤子平在那裏。給他出來。找不出就將你做個替身。不教你逃生的。這句原是楊瓊瑤嚇他一嚇。好使他着慌去趕緊找出尤子平來。那方錫山聽了。更嚇得急對楊瓊瑤點頭擺股說道。好小姐。這可不敢擔當的。那尤子平。尤大人。又不曾同我一起逃出來。我也不曉得逃到那裏去了。叫我那裏去找。要請好小姐寬恕我一些。楊瓊瑤怒道。你這人太不識抬舉。你說不是尤子平。是方錫山。我當你話是真的。便饒了你。叫你找出真的尤子平來。你就推說不曉得了。如此看來。你說什麼是戶部右侍郎方

錫山多半是假的。一定你就是尤子平。所以推說找不出。要是你再說找不出。尤子平。我可沒有多功夫同你說話。先做你不著。把你的頭顱帶了走路。楊瓊瑤一面說着。一面發出劍光。但見一道青光。向方錫山面前飛來。方錫山此時嚇得汗流浹背。只得跪下來求饒。許多官員也代方錫山急得出了三魂。一齊向楊瓊瑤拱手討情說。他真的不是尤子平。我們這許多人可以擔保他的。確是戶部侍郎方錫山。你如不信。我們這許多人可以陪了你去找。出真的尤子平來。諒他必在後面上房裏躲着。楊瓊瑤因爲自己對尤子平只見過一面。一時間確不定。找起來很費事。此時聽得衆官員肯領他一同去找尋。那是再好沒有了。當時仍舊板着面孔說。如此看衆位面上。信他是個方錫山。叫他同我們一起去。衆官都說好好。於是大家出了左花廳。正打算往後面進去。搜找。忽聽大門外如驚雷爆發地呼喊起來。此時一衆官員。已知驚弓之鳥。大家聽了。嚇得面面相覷。那楊瓊瑤聽了這種聲音。雖然不大在意。倒也爲之一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十七）

看浮雲尊者之行蹤真如浮雲來去變幻莫測最妙者却從不會與人明白說話祇在祁榮兒初入山時隱約聽見幾句莫明其妙的話此處又祇聞迅雷般的一聲叫或問豈以祁榮兒爲不足語乎評者代答曰否我佛慈悲合十微嬉而已 寫崑廬谷之景從本身寫到前後左右然後方寫到崑廬上人再寫到徒子徒孫蜿蜒敝來絲毫不紊使讀者瞭若指掌有如置身其間此等處作者之運筆極輕盈曼妙之致

看葱終二派源流皆是正大光明皆是術臻神妙然運用存乎一心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邪不勝正正終尅邪乃理之常而非技之差也 以本書從前之事細讀之研詰之則評者以爲二派之爭實天爲之而使劍仙受一大劫者讀者試觀碧眼兒與韓天雄之仇在先而太陽真人授韓玉珍技在後其初固未嘗欲與葱嶺作仇也楊瓊瑤與尤子平之仇在先爾玄妙先生之與尤子平在後其本意亦固未嘗欲

與葱嶺作仇也由是觀之故評者以爲此後之流血千里之慘劇皆天爲之而已然終南派下之三教五派平日之作惡多端致將來一敗塗地謂之天厭之亦可 欲寫衆官僚之腐敗却一時無從着筆便找出一個方錫山來作綱領在讀者讀此段必自能笑衆官僚而不獨笑方錫山也此等處用筆亦極神化

龍拿虎攫
羽林軍奉
令登門



石破天驚
玉麻姑乘
時出世



第二十八回 龍拿虎攫羽林軍奉令登堂 石破天驚玉麻姑乘時出世

上回說到楊瓊瑤同衆官員出了左花廳。正要他們陪着去搜找尤子平。忽聽大門外喊聲雷起。楊瓊瑤當時立定脚。回頭向外面打量。但見從外面如潮般的湧進不少持刀擎槍的兵士來。楊瓊瑤想。這大約是尤子平去報了官了。斷以有這些兵到來。打算來捉我了。心中未免暗笑。笑他們看差了人。當時也不說什麼。只一飛身。越過了衆官員頭上。飛到踢倒的大廳瓦礫場上。立定身軀。雙手托了腰肢。靜看那些兵士進來。再講到那進來的兵士。原來是九門提督那裏調遣來的。那時九門提督哈巴額。滿洲鑲紅旗人。他同尤子平也很要好。那天尤子平做壽。他本要來的。適巧遇着乾隆帝的手諭下來。叫他到宮裏去商議一樁重要的事件。哈巴額奉了手諭。到宮裏去了大半天。上午進去。直到下午纔出來。他出來時候。正是尤子平家中鬧得天翻地復的當兒。那哈巴額回到衙中。想今天尤府裏騰不出功夫。去祝壽。只好待到明天。在朝房裏會面的時候。抱歉幾句。表白一聲罷了。哈巴額坐在衙中。剛想到這裏。忽見門上傳

話官匆匆忙忙奔到跟前。跪下來稟道：大人在上。外面有尤子平大人求見。說有極要事件。不知爲着何因。請大人吩咐。哈巴額聽了傳話官稟話。心中納罕。想尤子平今天在做壽宴客。陶情逍遙。會有什麼天大的事件來見我。一面想着。一面吩咐請他進來。是了。傳話官領命出去。不多時。帶了尤子平進來。哈巴額雖然身爲九門提督。位儕王公。因爲同尤子平友善。所以早就起身在大堂前滴水檐下拱立相迎。尤子平連忙趨上階前。對哈巴額深深一拱。口稱晚生趨謁。何勞大人起身相迎。哈巴額說：好說。好說。彼此知好。何必客氣。哈巴額邊說。邊將尤子平攙住手。握手來到堂中。哈巴額在拉尤子平的當兒。覺他在發顫。心中奇怪。想我同他攙手。也不是今朝一次。爲何今天見了。就這般拘束。待到廳堂分賓主坐下。哈巴額看尤子平面色。更是可怪。見他面色泛白。眼睛失神。好似方正受了甚麼驚慌似的。那哈巴額性情亢爽。言語率直。當時不待尤子平開口。却先問道：我看尤大人神色驚慌。舉止失措。方才又聽傳話官來稟說你有天大事件。要見。究竟爲着何事。快請道來。尤子平便答道：今天晚生

賤辰。蒙朝中諸位大人不棄。賁臨敝舍。晚生受寵之餘。便辦了幾席荒筵。宴請各位大人。正在吃酒當兒。忽然外面平空拋進一顆鮮血淋漓的人頭。嚇得廳堂上衆大人驚魂落魄。當時晚生一查究那顆人頭的來路。查究不出。後來大家一看那顆人頭。又好似和相那裏的侯尙達副總管腦袋。彼此正才紛紛議論。不料外面又飛進一個青衫青褲。渾身青色的女子。那女子指名要晚生出去同他說話。晚生見他來意不善。正在懷疑。不料被他看出破綻。要過來同晚生爲難。幸虧那時晚生身邊有個老師。姓季。叫季環川。立着。那季環川本領高強。會使飛劍。這時他見了情形。便拔刀相助。飛出寶劍。想把那女子殺了。不想那女子也會飛劍。當時也飛出寶劍。同季環川打了起來。他們打的時候。只見兩道光像金蛇般繞來繞去。廳堂上的衆大人。看得呆了。晚生也忘却了危險。立着看他們打。後來他們越打越厲害。打得廳堂上燈綵亂飛。嚇得衆大人離了筵席。向外逃去。晚生同時也奔向後面。剛奔到後面上房。就聽得外面一聲天崩地蹋的巨聲。接着家丁來報。說大廳被他們打蹋了。我想這麼大的廳堂。

會打聽。還當了得。便急急出了後園門。來到此地。求見大人。請大人調些精銳兵馬。去協助季環川。捉拿那個女子。尤子平說着。露出要緊樣子。立起身對哈巴額誠惶誠恐的深深一揖。似乎催他趕緊發兵。那哈巴額聽了半天。還不會聽出那個女子是何等樣人。爲什麼要來同尤子平爲難。便問道。你且坐下。不要心急。一個女子。也不怕他逃走。你可曉得那個女子。爲着何事要來同你爲難。還是強盜。還是飛賊。還是仇家。你得講過明白。尤子平連忙答道。那個晚生倒不明白。但是着他的來意。好似同我有仇的。不過晚生向來安分自守。沒有一個仇人的。這點或者是朝裏頭有過不去晚生的官兒。遣他來同我爲難。亦未可知的。總之。請大人作主。把他拿了來。一問就明白了。哈巴額聽了點點頭。心裏升起了一股無名火。想那女子煞大胆子。光天化日下的皇城裏。而且是堂堂二品大員的壽堂上。竟敢這般無禮。去撒野。倘然不把他拿來正法。一定要藐視聖朝。慢慢兒要鬧到金鑾殿上去了。將來這個干係我可擔不了。如此便調米國瑞的那枝御林軍去捉他。想米國瑞本領出衆。又使得一路風不進

水不入的太極劍。一定可以對付了。那哈巴額雖然時常聽得人家說有飛劍的好漢。但他不曾親眼看見過。聽見尤子平說那女子也會飛劍。當是普通的寶劍。能夠飛來飛去。可以叫米國瑞的太極劍去破他。那裏曉得劍客的飛劍是非凡劍所能抵擋的。他叫米國瑞去。是徒教米國瑞去吃一番驚嚇。不過米國瑞藉此也可會會劍客。一擴眼界了。且說哈巴額說完話。當時傳值日官。給他令箭一枝。火速調米國瑞都統的御林軍到來。值日官去後。不多一刻。米國瑞帶了一千御林軍到來。他將軍兵在外面紮下。自己同值日官進了提督衙門。到大堂上。參見過了哈巴額。哈巴額吩咐他幾句。教他帶領軍士。偕同尤子平前去。捉拏行凶的女子。米國瑞領命。別了哈巴額。同尤子平出了提督衙門。領起御林軍。教軍士們騰出一匹白馬。給尤子平騎了。二匹馬打先。一千御林軍後隨。浩浩蕩蕩。來到尤子平府前。米國瑞當時傳令軍士。弓上弦。刀出鞘。把尤府前後圍起。軍士們得令。一聲喊。把尤府前後圍得水洩不通。左右鄰居不明真相。當是尤子平。犯了王法。給皇上來抄家了。軍士們圍困既定。米國瑞

此亦
尤子平
一偶
和
傳

把大刀一揮。當時湧進五十名親隨軍。那些親隨軍擁了米國瑞同尤子平闖進大門。直到廳堂前天井裏。那時楊瓊瑤已經飛身立在瓦礫場上。一衆官員已經立在花廳廊前。大家見米都統同尤子平帶了御林軍來了。彼此心頭寬了不少。以爲今番可以跳出是非場。避免危險了。有幾個見機些的。便拔動脚步向外面溜了出去。有幾個膽大些的。還要看米都統顯神通。立着不肯走。那米國瑞到了裏面一看。也嚇得膽戰心驚。他看那麼大的廳堂。會給他們打得踢下。變了一片瓦礫場。又見瓦礫場上立了一個一身青裝的女子。想那個不問可知就是的了。自己早有些胆虛。倒不敢過去難爲他。但他却是文弱清瘦。有禁不起風吹的樣子。接着想自己有一路天下無敵手的太極劍。復又覺胆壯起來。當時回頭假意問尤子平道。那邊立的那個青衣女子。可就是行凶的人麼。此時尤子平立在米國瑞身後。又氣惱。又着慌。着慌的怕米國瑞不是他敵手。氣惱的是這麼大。這麼精緻的一所大廳。會給他打成一片平地。那些損失。真是算不了。廳堂的建築。和廳堂裏陳設的全楠木許多桌椅。且丟開不

何此語
多也
快也
教這
程雲
星生
行要
厭

去算他。那廳堂中間陳設的一尊御賜的白玉麻姑獻壽的酒尊無價至寶。在廳堂塌下來的時候。一定被壓成碎料了。那事豈不痛心。尤子平的廳堂中間。那天因為做壽賀客盈門。天然要綉場面。出些風頭。除將家中歷年來狐營獵鑽得來的奇珍異物。統統呈列出來。再將當天御賜的白玉麻姑高高供起。向賀客面前誇示。家中富有寶藏甚多。但是這許多奇珍異物。也一定被廳堂壓壞的了。那末尤子平為何不去痛心。恰單來痛心。那件白玉麻姑呢。因為那件寶物。是皇上深恩厚澤。御手親賜。而且價值連城。是天下絕無僅有的一件寶物。他的寶貴之處。待作者告訴閱者一番好嗎。原來那尊白玉麻姑。不是人工所成。乃是天生成的。牠的出世來歷。很奇怪。那年大約是康熙十八年。山西太行山的五指巖前。忽然起了一把無名火。將放在巖前一塊大石上的一堆方正砍下來的枯柴。燒個精光。那堆柴恰是一個姓周的樵夫砍下來的。姓周的正放下打算來搨。不料平空給火燒光了。他好詫異。想好好兒放在石頭上。又沒有留下半點火種子。為何無緣無故給我燒了。而且燒得這般快。救也無從

施救。百來斤柴。只有轟的一來。就光了。那有這樣容易燒的快。除非是一張紙頭。他詫異一歇。結果想不出所以然。只好再去砍去。照例姓周的柴。上次既經給火燒了。若認爲前車可鑒。應當將這次砍下來的柴。放在別的地方。免得再蹈覆轍。不料姓周的。是一個強脾氣的人。他三不相信。有心要研究那火燒的原理。有心同那些柴發性兒。他砍柴的手段。很厲害。不多一歇。又砍到了五十來斤。他一股腦兒抱了起來。抱到方才給火燒去的原塊石上放下來。一手握了柴刀。一手托在腰裏。看他有本領再燒光麼。姓周的放下柴對他看了。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是什麼道理。方才好端端會給我燒了。莫不是山神土地在給我開頑笑呢。好了。過幾天待我將陳家的柴錢收來。買些神馬來燒。燒媚媚山神土地。姓周的話未住口。覺着自己立的地方。四週石熱得如焚如蒸。他是穿着一雙舊草鞋。兩只鞋底裏。已經都有了小洞。那石頭上的熱氣。更容易熱上。熱得他兩足發跳。姓周的當時跳開了丈多路。就覺得不熱了。他足一踏定。接着又聽得轟的一聲。這種聲音在他第一次火燒的時候聽過的。此番第二

次聽得甚是耳熟。想不好。柴又出毛病了。急忙瞪眼看去。一看果然五十來斤枯柴。又變了一堆灰燼。他當時發呆。後來氣得暴跳如雷。想真的遇見鬼了。柴會給我燒去百多斤。今天是白辛苦了。在姓周的正在發呆生氣的當兒。那邊又走過來一個樵夫。那樵夫是姓周的自家堂弟。斫得百多斤柴。打算下山去了。他挑了柴。走到五指巖前。看見他堂兄立在那邊火冒。便將柴放下肩頭來。同他講話。事有湊巧。那姓周的堂弟的柴放下來。千不放。萬不放。却對准放在姓周的那處燒去二次的石頭上。姓周的看他堂弟將柴放在這個地方。他以爲那處地方是不吉之地。要犯火燒的。連忙奔過去。叫他把柴挑開去。那姓周的堂弟。不明真相。還怪他行動反常。叫聲老兄。爲何這副神氣。你的柴砍下在什麼地方。砍了多少了。辰光不早。我們一同下山去吧。姓周的說。不必多講。你快把柴挑開了。我再同你講話。他的堂弟益發不明白。說講話何必要把柴挑開。難道放在這裏。話就不得講了。此時四週石頭又熱了。姓周的熱得立不牢足。曉得頃刻就要火燒了。叫他挑開。又是不及。他急得雙足亂頓。亂跳。爲恐怕

火發燒及身體。一把拉了他堂弟。避開那担枯柴旁邊。他的堂弟此時足上也感覺到發燒。正要問他堂兄爲何地上發熱。就見他堂兄亂跳雙足。拉了他就跑。纔跑得幾步。聽後面轟的又是一聲。二人回頭看時。那擔柴又變了一堆灰燼。姓周的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他的堂弟。是破天荒第一次遇着。他吃驚似的問他的堂兄道。唉。我這擔柴到那裏去了。爲什麼聽得轟的一聲。就沒有。姓周的苦笑道。都是你自己不好。來問我則甚。他的堂弟。更加弄不清楚。說我有什麼不好。不好爲着何事。要關着那擔柴會變了灰燼。姓周的聽了。再也忍不住。便將方才自己經過的事件。告訴了他。他的堂弟不信有這麼回事。說我偏不相信。還要試驗過。便再去砍些柴來。放在原處。不一歇。又是轟的一聲。燒了他的堂弟說如此。我還要試驗試驗。是這塊石頭關係。還是別種關係。便又去砍了些柴。分做二堆。一堆放在火燒的原處。一堆放在那邊遠些的石頭上。結果放在原處的一堆柴。又燒了。放在別塊石上的柴。安然無恙。他的堂弟對姓周的道。這並不是什麼山神土地同我們作怪。看上去是那塊石頭有些

蹊蹊。那塊石頭大約是塊引火石。我們何不將他拿下山來。說不定也可換幾個錢呢。姓周的說不差。因為那塊大石能夠發火。一定是值幾錢的。但是看牠有五尺見方。大得很。怎樣拿下去呢。他的堂弟說。那到不要緊。我們下山去。去招幾位弟兄來。擡下山去。賣去了。給他們大家分潤些是了。姓周的聽了。點頭稱是。當時二人便握了柴刀。柴擔。不再去砍柴。逕自下山。到了住的村上。招了十幾位弟兄。拿了粗繩巨槓。到山上將那塊石頭。設法取下。待擡到村上。一時傳遍全村。都來觀着那塊會發火的石頭。有幾位居然拿了柴片來試驗。他們一試驗。果然會發火的。大家見了。嘖嘖稱奇說。從來祇有吸鐵石。那裏會有發火石。同時有一位提議道。既然那塊石頭會發火。可將他鑿成了石片。每片買幾個銅錢。買給人家做炊爨時。發火之用。如此可以普及人家。大家可以見識見識。這們好的一塊寶石。豈不是好。那時自來火火柴還未輸入中國。中國炊爨時。所用的多是火絨。刀子。要三樁物件合在一起。纔能引出火種。怎及得來那塊石頭。一遇着柴。就會發出火來。所以那人一提議這話。大家都很贊成。但

是有幾位神經過於敏捷的說不好。那塊石頭發火的來勢太猛。轟的一來。就沒有了。對於炊爨引火。有些不相宜。有幾位說不要緊的。那塊石頭。因為面積大。所以發火來勢猛。儻然分爲一片。那發火的來勢一定單弱。而適於用途了。那時姓周的同他的堂弟。和幾位一起去槓下來的弟兄們。都說那句話很有見地。准定鑿成片片。零蕩出買是了。於是姓周的去叫個石匠來。教他鑿成幾千百片。預備隨石片大小。定價值多寡。那個石匠聽了吩咐。便提起銳鑿來。對准那塊石頭努力鑿了一下。在石匠本意是想試試石質堅硬如何。不想這一下。鑿去。鑿得火星四飛。光燄亂射。只嚇得石匠拋了銳鑿。逃得遠遠地。在旁邊看的人。也一闕奔開。待到火光熄滅。衆人見沒有什麼意外。危險發生。又慢慢兒湊擁集來。衆人一湊集。都異口同聲的怪叫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那時方才鑿石的石匠。同姓周的一班人。已經低下頭去看個究竟。原來那塊石頭。已被石匠鑿去一角。石頭中間。露出一把五寸多長的白玉酒壺。晶瑩奪目。光澤可愛。那石匠奇怪之餘。想那白玉酒壺的壺底。還生牢在石頭上。打算拿銳

鑿去鑿他下來。幸虧姓周的眼快說。且慢。你看那壺底下還有雪白的美玉。接連着呢。姓周的一說穿。石匠同衆人也都看出說。果然還有白玉在裏面。如此待我慢慢將那塊石頭。中間鑿開是了。大衆都說很好。那石匠便對准中間。一下鑿將下去。他鑿一下。火光飛射一次。那石匠也不大驚慌。略爲閃避些。就算了。那石匠不怕危險的鑿下去。鑿到有四五寸深的末一下。但聽得砰砰三聲。好似火藥爆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十八）

余友香山盧玉溪嘗曰清廷之官僚有三忙忙賣國忙祝壽忙拜跪也
余然之今讀此回而益信 尤子平對哈巴額深深的一揖卽盧玉

溪所謂三忙中之一也一晌聞其名而未嘗睹其態今于此書乃真目
睹之不禁爲之絕倒亦不禁爲之膚栗 哈巴額云這樣撒野下去

將來慢慢兒要鬧上金鑾殿去了活畫吃飯不知飢飽的糊塗蟲處處
抬出金鑾殿壓人 武職至九門提督亦可爲至矣自非經驗富足

武技高深者莫能爲而哈巴額乃不知飛劍爲何物由此觀之則哈巴額之得臻于此位由于貴而非由于功者明矣清廷專多此輩能不敗乎 米國瑞叫兵士牽過一匹白馬給尤子平坐尙覺有些威風非適才拜揖之態矣然竟乘此白馬歸到黃泉路上又豈意之所料哉

衆官僚見米國瑞領御林軍到來心頭爲之一寬還有幾個要看米國瑞顯神通嗟乎袞袞諸公何太懵懵 寫一白玉觀音却用許多

文字者蓋因衆官僚吃嚇久矣閱者亦吃嚇久矣特以此爲壓驚宴也衆官僚醉昏久矣閱者亦醉昏久矣特以此爲醒酒湯也 二周昆

仲以柴之被焚乃不惜一再試驗欲求其理較之西方發明家潛思深求亦可謂不多讓也 處置奇石之方衆口紛紜莫衷一是幾同近

之某黨某派通電互相責難互相謾罵不細察之則惟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已分石之議蓋亦陋矣然二周竟因之而得寶亦天戚之耳

雪深仇奸
雄授首



釀大禍孝女遺頭



第二十九回 雪深仇奸雄授首 釀大禍孝女遺頭

上回說到那石匠正在鑿那石頭。忽然砰砰三聲。好似火藥爆炸。一時石匠同衆人又都逃避開。待到炸聲過後。衆人又聚集攏來。細看看那塊石頭。已經裂爲片片。所有不曾裂開而且是絲毫無損傷的。就是那個蘊藏在石頭中間的一把白玉酒壺。和同酒壺生在一起的一尊白玉麻姑。此時大家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原來那把酒壺是給麻姑用盤盛着。雙手捧着的。石匠同姓周的。都說幸虧不曾將酒壺鑿下。否則要生上去。那東西就不完全了。姓周的將那尊白玉麻姑抱了起來。仔細一看。那麻姑猶如畫裏跳出。栩栩欲生。麻姑的全身有尺多高。自頭至足。連酒壺都是白得纖塵不染。並無半點雜色。惟獨麻姑的唇上。却生得色澤鮮紅。同點過紅脂一般。而且絳唇微閃。露出一排潔白瓠犀。對大衆有含笑的表现。還有十根指甲。一根根都有寸來長。當時看得姓周的同衆人都呆了。旁人說。想不到那塊石頭裏。會有這樣的寶藏。將來賣與收古董的。定可大大的索下重價。發些財呢。姓周的同他的堂弟。和那些曾經去大行

山上積下那塊石頭的弟兄們。聽了這些話。一面心裏快活。一面移動腳步。姓周的抱了麻姑。衆位弟兄擁護着。進了姓周的家裏。去商議或賣或藏的辦法。去這裏看鬧熱的衆人。看地上堆滿了爆炸開的石片。爭相拾取。打算拿回家去做引火的種子。但是他們拿到家裏。一試。却一些火都沒有。這大約是寶物離開了。石片就失了效驗。那姓周的將那尊白玉麻姑抱到屋子裏。同衆弟兄細細賞鑒一番。然後討論或賣或藏的兩條辦法。結果多數都主張賣去。少數主張保藏起來。他們正在討論時候。外面進來個老學究。那個老學究姓俞。叫俞漱六。少年時候。也曾入過泮宮。可是仕途蹇鈍。到老仍是一領青衿。那時他在姓周的村上開個館。在教訓蒙童。這天放了晚學。聽人家說姓周的得了寶物。便踱過來見識見識。姓周的見是秀才先生來了。連忙過來打招呼。請他賞鑒。這纔出世的寶物。那個俞漱六。對那尊白玉麻姑細看過後。即便開口問姓周的道。你們諸位得了希世珍寶。現在預備怎樣。姓周回答道。我們打算把他賣了。大家發些財。那個俞漱六聽了。連連搖手道。不好不好。那個可不能賣的。

姓周的同衆人聽了俞漱六這樣說法。都詫異起來。問他爲何不能賣。俞漱六道。你們不曾唸過書。不懂得聖朝的律法。你們可曉得這尊白玉麻姑。乃是無價至寶。聖朝的律法。不論那府那州。是屬於中國版圖的。凡有寶物出現。一律皆做國寶看待。國寶乃是聖朝所有。應當奉獻上去。民間是不准私藏的。民間有的。除非是祖上傳下。或者暗地得着。無人知道。現在這件寶物。堂皇出世。遠近傳播開去。很快很快。官廳方面。說不定幾天之內。就可得知的。倘然你們把牠賣去。等到官廳來向你們索取。將來拿不出。就要犯罪。想私藏國寶。尙且犯法。那私售國寶。其罪更加大了。好在現在不曾賣去。趕快將這尊麻姑獻上去。不但無罪。還可得着重賞。比賣給收古董的好了十倍。我說的純是一片好意。你們相信我。就照我說的辦理。不相信。你們自己去打主意。衆人聽了俞漱六的話。想他是秀才先生。讀書人。又是上了年紀。見多識廣。一定是不會說差的。說。既如此。俞先生教我們獻上去。我們如何獻法呢。俞漱六道。你們既願意聽我的話。對於獻上去。是很容易。讓我來替你們做篇上獻的文章。你們帶了連

那尊麻姑。一起送到管轄本縣的衙門裏。自會來招待你們的。衆人聽了。都很歡喜。就託俞漱六做了篇上獻文章。將那尊白玉麻姑送到縣裏。縣官得了。想是椿好買賣上門。可以去康熙面前討些好處。便申明督撫。帶了姓周的上北京。將那尊麻姑獻上。康熙皇帝見了麻姑。歡喜非凡。便下旨撥庫錢十萬串。賞賜姓周的一班人。仍着縣官伴送回家。那縣官送寶有功。當然也得到些恩賞。且不去細表。再說那康熙皇帝自得了白玉麻姑。他祇知是一件天成的珍寶。不知他有什麼希奇出處。將牠放在上書房香楠架上。當個玩賞的東西罷了。後來不知什麼。給侍值上書房的一個太監察看出來。奏知康熙皇帝。說那尊玉麻姑。有許多希奇的地方。說他的面孔。時常會泛紅光的。說他的酒壺。時常會溫暖的。康熙皇帝起初不相信。經他幾次一試驗。果真這樣的。便格外珍愛他。將牠從上書房遷到寢宮裏藏起。直藏到乾隆時代。遇到那天是尤子平生辰。乾隆帝極其寵愛尤子平。特地將這一尊白玉麻姑。遣內監賜給尤子平。算慶賀他壽辰。尤子平得了那尊麻姑。曉得是無價的希世至寶。便高高供在廳

此真貴語
劍味環喜人想苦元知

堂中間給百官共同賞鑒。自己刻刻的留心。生恐怕出了意外。那尤子平慎防意外。不料真有意外裏的意外事件發生。那寶物不傷水火。不被盜竊。却會給楊瓊瑤同玄妙先生兩人幾下飛劍。將廳堂砍翻。踢倒。壓得粉碎。不要說尤子平想到心痛。料想閱者思來也有些可惜。作者寫到這裏。當然也要擱筆吁口氣了。但是物質成敗。早有定數。尤子平雖然心痛。也無法可想的。當時見米國瑞問他。那邊立的是不是就是行凶的女子。尤子平點頭連道。正是他。正是他。快請大人給我拏下來。重重的訊辦他。米國瑞被尤子平一催。只得硬硬頭皮。自壯自的膽氣。從腰間拔出一柄寒光颼颼的莫邪劍。那柄莫邪劍乃是春秋戰國時候莫邪所造。莫邪是雌劍。還有柄叫干將。干將是雄劍。乃是干將所造。干將莫邪原是夫妻兩人。他們兩人合造了兩柄劍。成功之後。就將人名題了劍名。叫做干將莫邪。干將屬雄。莫邪屬雌。兩柄寶劍。鋒利無比。可以斬鐵如泥。砍毛立斷。那柄寶劍。從戰國時候輾轉傳流。直傳到清朝乾隆時代。不知什麼一來。傳到米國瑞手裏。那米國瑞使得一路極好太極劍。平常時可惜得不到。

名貴寶劍自得了那柄莫邪劍。便如魚得水。使展起來。更見得龍飛鳳舞。兔起鶻落。天矯騰驤了。當時米國瑞拔出莫邪劍。將劍頭一揮。那些親勇簇擁擁來。隨了他向瓦礫場上奔去。那邊楊瓊瑤靜悄悄立着。看得切真。他看同米國瑞一起進來的。真是方才被他逃走的尤子平。想那些軍士。同這位將官就是他請來的。了現在仇人見面。何必再和他那些沒關係的瞎纏。則甚。又恐怕他再滑腳走了。找尋他很費事。就此動手送他到來的地方去罷。楊瓊瑤念頭一轉。便再不來一盼米國瑞。見他湧過來。當沒這回事的。自己早吐出寶劍。一點金蓮。已到尤子平跟前。先用劍光將尤子平頸上繞住。隨即破口罵道。尤子平狗賊。今天你休想活命。你可曉得我是誰。我乃是四川夔府楊延熙大老爺的女兒。我父親先起在湖北宣恩做知縣。杖斃了逼死二命的不法頑民伊尙達的兒子侯銘彝。我父親是鐵面無私。爲民除害。不想你要去討好侯尙達。將我父親禁起。竟致屈死市曹。那時我還小。不能前來報仇。所以讓你這狗賊活到現在。在你這狗賊可還記得那樁事情嗎。今天是你惡貫滿日。休想活命了。尤子平

被劍光繞住。欲逃不得。心裏慌到極點。耳內聽楊瓊瑤提及數年前侯銘彝那樁案件。那尤子平現在得居高位。本從那樁事件上巴給上了侯尙達。纔能夠得到的。前情往事。經楊瓊瑤說明。如在目前。曉得冤家到了。怪不得吃酒當兒。有侯尙達的頭拋進來。一定也是他行的凶。他想到看見侯尙達那顆鮮血淋漓的人頭。可怕。又想自己的腦袋。要做同一的榜樣了。可怕可痛。幾乎嚇得昏了過去。他情急智生。以爲我是堂堂侍郎。他是一個女兒家。我如今着的又是官服。這樣尊貴的身價。對他跪下去。磕頭求饒。或者尙可得到死裏逃生。網開一面的。尤子平自爲得計。想速行此策。打算曲膝下跪。聽得楊瓊瑤又罵道。狗賊。你可聽清楚了。你家小姐。沒有多功夫再同你講。早些送你回老家。別在世間作孽了。這幾句言語。方纔入了尤子平耳中。就覺項頸上一片冰冷。頓時兩眼墨黑。心頭油澆。接着撲通一聲。倒在地上。冒了一地血。已經被楊瓊瑤割下首級。帶了走路。在楊瓊瑤割了尤子平首級借劍走的當兒。正是米國瑞撥轉身來。想來救護尤子平的時候。那米國瑞起初見楊瓊瑤立在瓦礫場上。便帶

了軍士湧上去捉他。不想未到跟前。那楊瓊瑤却不來理他。一點金蓮。從他頭上飛到尤子平面前了。他是劍客。對於飛躍的功夫。豈是普通人所可及得。那米國瑞但見一陣清風過去。連忙回頭看時。已見楊瓊瑤立在尤子平面前。相差五六尺地位了。又聽楊瓊瑤在數說尤子平罪狀。什麼侯尙達。侯銘彝。距離隔得遠些。不大聽得清楚。又見一道青光。繞住了尤子平項頸。嚇得尤子平面如土色。想自己是奉命而來。捉拏行凶之人的。此刻見尤子平受了危險。不去救護。更待何時。他悞當自己的莫邪劍。可以抵擋飛劍的。便一個騰步。縱將過去。待他縱到楊瓊瑤身後。要揮劍砍去。那楊瓊瑤正在一催寶劍。將尤子平首級割下。循劍光飛身。帶了首級凌空走了。那米國瑞不但一劍斬個空。接着尤子平的屍身倒過來。項頸裏冒出來的血。也濺了米國瑞一臉一身。染得渾身紅色。變成了火將軍。米國瑞雖是武將。未免吃驚。趕忙躡開。已是不及。幾個會討好的軍士。忙取了些水來。請米國瑞洗臉。此時楊瓊瑤一走。尤子平一死。尤府裏空氣。更爲緊張。一時雜亂擾攘。衆賀客奔過來議論紛紛。米國瑞心中擔

了干係。想哈大人派我來拏凶手。凶手不曾拏住。尤子平倒給殺了。如何前去交待。回頭又見軍士們打過臉水。便胡亂洗了洗臉。方要動身回去復命。聽得尤府裏面哭聲動天。霎時走出不少男女。圍住尤子平屍首。哭得悲悲慘慘。令人酸鼻。米國瑞向他們管家。略略說幾句。同衆賀客一齊退出。尤府這些賀客出了大門。個個伸手拍了拍額角說聲。好晦氣。無緣無故受了許多時無形的監禁。正是那裏說起。衆賀客一窠蜂擁出尤府。各回各的家中去了。米國瑞撤了御林軍。領帶着回去復命去了。尤府裏哭了一場。叫工匠造個假頭。收殮入了棺。乾隆帝得了消息。下了道聖旨。遣官致祭一番。再下道聖旨。着九門提督哈巴額畫影圖形。行文各省。捉拏凶手。這樁事件。在北京城裏。烏烟瘴氣的鬧了許多時候。凶手終於捉不到。也漸漸的淡下。再過幾月。便歸於靜寂無聞了。現在這些事。都當他是過去的陳迹看。丟開不表。且來表那帶頭飛走的楊瓊瑤。那楊瓊瑤取了尤子平首級。飛在雲端裏。想今番大仇雖報。可是父親終受了委曲。千古遺恨。免不了悲喜交集。當時流了兩行熱淚。他本想飛到四川

夔府去父親靈前祭奠一番。但是他少小離家。不知家鄉坐落在何處。一時無從尋訪。只好回歸大容山。見了師父。再作道理。便催劍。一直向大容山飛來。他飛在空中。不知如何。一脫手。將尤子平的首級。從空中墮將下去。那時他飛得很高。望下面是一片平陽。綠蔭蔭。看不大清。要想下去。拾將起來。又一想。那顆首級。橫豎沒有甚用處。由他墮下去。去餓了狼狗的口腹罷。他便不去管他。逕自飛到大容山上。作者寫到這裏。順便對閱者預告一聲。告的什麼。就是楊瓊瑤從空中墮下去的一顆首級。那顆首級在楊瓊瑤以爲橫豎沒有甚用處。由他墮下去了。殊不知從那顆首級上。又要墮落了許多人頭。從好好兒活活地的人身上。正是患生不測。禍隱於微。有出于不可思議的。再講那楊瓊瑤到了大容山上。他一到大容山上。就看見師弟鄺士元。含着微笑。立在碧雲洞口。楊瓊瑤過去和他相見了。卽問師父呢。鄺士元說。師父在洞中坐着。他曉得你報了仇。就要回來了。所以我到洞口來等你的。楊瓊瑤便同他進了洞中。見師父仍坐在蒲團上。忙到蒲團前跪下。口稱師父在上。弟子楊瓊瑤。蒙師父栽培。此

番前去報仇。果得如願以償。這是應當拜謝師父大恩大德。使弟子沒齒不忘的。雲中野叟坐在上面聽楊瓊瑤這些話。笑道。瓊瑤。你且不必謝我。你既做我徒弟。栽培你是我的本分。至於此次的報大仇。那兩個仇人。一個侯尙達是你自己力量剷除。不去說他。那個尤子平。你可曉得是誰幫了你的忙。啞。就是你的師弟。鄭士元。要講到你兩個仇人的仇恨。那尤子平。還比侯尙達重大。重大的仇人。虧得你師弟幫了你的大忙。你應當如何的謝他。雲中野叟說完話。住了口。瞪着神彩耀目的眼珠。看着楊瓊瑤。要聽他回答。可是楊瓊瑤聽了師父所說。害得他莫名其妙。一時回答不出。細細的想道。我此番離開洞中。前去報仇。先到湖北取了侯尙達首級。不差。是我自家的力量。再到北京尤子平那裏。當時雖有一同道朋友。保護尤子平。與我作對。那時仗着師父一封密函。有那榮兒出來相助。打走了那個對頭。終於殺了尤子平。這二個仇人給我殺了。想來想去。不見有我師弟。鄭士元幫過一下忙。爲什麼師父說我此番殺尤子平。是師弟幫的忙。應當去謝他的。這倒極使我懷疑的。要想回答說。師弟並沒有

幫過我忙。師父不是等閑之人。說話句句有來歷的。這其間一定還有隱情。我的智識淺陋。所以想不出。教我如何回答。說是有的。倘然師父要我還個對證。在何處幫過我忙。教我如何還法。倘然回答沒有。讓師父說了出來。豈不要被師父見笑。說我昏憤無知。此時楊瓊瑤滿懷疑雲。轆轤不定。就跪在下面。默想無語。雲中野叟又笑道。楊瓊瑤不必懷疑。待我來一件件解釋你聽。你從湖北殺了侯尙達。飛到北京景山。將侯尙達首級藏在石窟中。要去打聽尤子平的住址。回轉身時。覺着有道劍光從你身旁過去。你就跟着追去。就此引你到石老娘衚衕。認得了尤子平家中。待你再回景山。要取那顆首級時。却失所在。而發現在尤子平壽堂上了。那一件你可記得麼。楊瓊瑤頓首答道。不差。有這回事。弟子不明白是誰弄的玄虛。敢是師弟麼。請師父指教。雲中野叟笑道。否。你師弟發的。乃是紫霞劍。劍光是紫的。當時那道劍光。乃是黃色的。是不是。楊瓊瑤想不差啊。當時那道劍光。果真是黃的。可見不是師弟。然則又是誰呢。楊瓊瑤想到這裏。聽師父又在說道。那道劍光。並不是你師弟所發。乃是你

石老娘衝衝落下時候遇見的那個睡在地上一身臃腫的叫化子所發的那顆首級。也是他拿來拋在尤子平家中的。他所以要引你到石老娘衝衝。因為你錯落下在景山。那景山乃是禁蹕重地。你不知道底細。去東西亂闖。恐怕驚動聖朝。因此即將你引到那邊。又可以省却你訪尋功夫。後來你同那個員外裝束的人作戰。他在外面給你守住了大門。從牆外發劍暗中助你一臂。分開了敵人力量。直待祁榮兒劍起。他就收劍走了。這些你可記得。楊瓊瑤答道。師父所言。一如目見。有這回事。但不知那叫化子是何等樣人。他與弟子有何關係。如何肯來相助。可是師弟請他來的。雲中野叟搖搖頭說。否否。且聽我道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二十九）

評者讀二十八回知二周之得寶必矣。得寶後以獻于朝廷者亦必矣。然料其獻朝廷之由其中必又須一段大文字以連接之。然用一段大文字則此文又過冗。必不能討好讀者。續讀之忽見此處祇輕輕用一

個俞漱六作機括一轉便合便不必用大文字便不覺其冗此等處作者善于收放 寫俞漱六開口便是你們不曾讀過書活是村學究聲口讀之此時尙覺其酸聲冲天 俞漱六說凡是中國版圖之寶物皆謂之國寶嗚呼何謂國寶實愛親覺羅之私產耳祇此一句話我已爲滿清二百餘年壓迫下之大漢民族放聲一慟 獻玉之事俞漱六大爲用力我料此十萬串中彼亦得分之一杯羹村學究行將撇其冷板橈矣 白玉觀音至尤家未一日卽遭破損蓋此神物亦憎奸雄而不願留也 楊瓊瑤罵尤子平之語其中爲血淚悲憤幾種原質而成 寫尤子平被劍光繞住自思自己是個堂堂二品官評者以爲彼將以危言恐嚇楊瓊瑤却不想竟是跪下求饒奸賊可醜奸賊可殺奸賊之磕頭拜揖原是家常物耳然我因此而更覺其可殺

作者云幾句話才入尤子平耳中就覺頸上一冰頓時二眼墨黑心頭油澆夫尤子平死矣又烏能覺其頸上之冰眼中墨黑心頭油澆哉卽

能覺矣作者非尤子平又烏能知之詳也實則此等處非寫尤子平實在寫讀者耳讀者至此處我料必毛膚欲慄而將覺頸上若冰乃瞑其目而不忍看然目雖瞑矣而心不可瞑也則不禁如油澆矣此等筆法頗極精微 尤子平生時慣戴假面具却不度其死後遂并其頭而假是所謂天道者固未嘗懵懵也 楊瓊瑤精細人又安肯遺人頭而不顧蓋此時以一生切齒之仇已報快心已極遂不復顧其他矣留後日之大禍者造化小兒之作弄耳不足以罪瓊瑤也 雲中野叟謂楊瓊瑤曰助汝報仇者若師弟鄺士元也讀者讀此處亦將墮五里霧中然讀者當回憶評者第二十五回之評文設無下文亦自明矣

奇男俠女
百歲結
良緣



躡影飛空
馮英歸
故里



第三十回 奇男俠女百歲結良緣 躡影飛空雙英歸故里

上回說到雲中野叟聽楊瓊瑤說。那個若隱若現的叫化子。是否是師弟請來助他的。便搖頭說不是。那人並不是你師弟請來相助。乃是位高人教他來的。那位高人。住在北嶽恆山。稱爲浮雲尊者。就是你前次到四川峨嵋採藥去時。贈你丹芝的那位竹林尊者的師弟。他教他的徒弟曇花子來助你。就是那個叫化子。那叫化子的出身歷史。很足驚人。現在談非其時。也不對你講。將來你自然會曉得的。再講到那位浮雲尊者。與你向無關係。爲何要派他來助你呢。這點一則他愛憐你是個孝女。二則他的徒孫。與你師弟有特殊關係。曾經受過你師弟大恩。他的徒孫是誰。就是祁榮兒。曇花子即是祁榮兒的師父。曇花子和祁榮兒二人。算與你的師弟均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所以浮雲尊者派他二人來。暗中助你報仇成功。你明白了麼。楊瓊瑤聽到此處。心中了然。在暗暗感謝師弟鄺士元。那邊鄺士元抬着頭。正靜靜聽得入味。但他想不起祁榮兒是誰。在何處受過我大恩。當時口中不語。心中暗想。接着聽師父又在問楊瓊

瑤道。瓊瑤還有一層。你可知道他們二人來暗中助你。是否就是爲着你和鄺士元是師弟關係。便肯前來的。雲中野叟這一句問話。又把楊瓊瑤問住了。他想師父方才不是說過。他們二人爲着我。是鄺士元的師兄。他們和鄺士元有特殊的关系。所以來暗中相助的。什麼又問我。說他們是否就是爲着我。是鄺士元的師兄。便肯來的。豈非是師父進退其詞麼。楊瓊瑤回答不來。只好抬起頭看看師父。但見他在對自己點頭微笑。似乎有欲言不語的神氣。楊瓊瑤心中更是懷疑。仍舊低下頭。默然不語。這邊鄺士元也懷疑起來。他想師父說的話。何故欲左欲右。捉摸不定的。難道個中還有隱情麼。這又奇了。闞者須知鄺士元說這又奇了。也是怪他不得的。因爲他在旁邊聽了多時。原聽見師父說過。那榮兒同曇花子兩人來相助他。是爲着楊瓊瑤是他師兄的緣故。不料反轉來却又問說。是不是爲着我的師兄。便來相助。依這句話。推測內中。尙有別種情形含蘊着。倒猜他不出。鄺士元猜想不出。只好對師父望了一眼。却見師父對他微微一笑。叫了聲士元。然後再叫聲瓊瑤。你兩人不必狐疑。再

聽我講個明白。你們好好聽了。雲中野叟先說士元。你可曉得你師兄的出身履歷。鄺士元想那個在他採藥回來時。我倒會動問他過。當時被師父別事牽纏。打斷了話頭。使他未及回答。後來他前去報仇去了。我以為此事對我無甚關係。也就不去窮究。今日聽來。似有來歷。且仔細聽着。正想着。雲中野叟又說道。他乃是四川夔府楊延熙的女兒。楊延熙三字。鄺士元聽了。甚是耳熟。但一時想不起是誰。聽師父接着又道。楊延熙曾經到你們廣西省鐘山縣。做過一任知縣。鐘山縣是鄺士元出身之地。聽到這裏。猛然想起自己十來歲時。父親鄺灝文。在鐘山設立珊瑚詩社。曾經結識了一位本縣縣官。叫楊老爺。同我父親甚是要好。記得當年也曾偕同父親到過他的衙中。隱約聽說將他的女兒配給了我。我父親去世以後。楊老爺也早調任到別處去了。但我母親時常對我說起。楊老爺的女兒。就是我的妻子。待他女兒到了十六歲。便要送上門來完姻的。現在師父說他是楊老爺的女兒。那就是我的未婚妻了。故而方才師父隱約其詞的說話。却為着這點。鄺士元想到其間。轉覺難以為情。雲中野

叟明如燭鑒。對鄺士元胸中所想。他都明白。見他已經想到。也不再含糊其詞。老老實實的對鄺士元同楊瓊瑤兩人說道。你們兩人天巧有緣。會合在我門下。待爲師的給你們做主。來完成這段美姻緣罷。說着先將楊瓊瑤隨楊延熙離開鐘山。以及楊延熙如何遇害。瓊瑤如何上山的往事。對鄺士元詳細說了一遍。再將鄺士元的身世。和如何上山的經過。也對楊瓊瑤說了一遍。然後再說。你們倆原是定婚夫婦。今日既經我說明了。彼此諒來都已記起。前情往事。乃是父母主意。不可違背的。況且良緣夙締。也毋須含羞怕恥的。可先在爲師面前。對天見過禮。再回鐘山完婚去。那雲中野叟直截了當的說了。幾句。說得立在一旁。的兩個徒弟。難爲情得容身無地。鄺士元是男子。終比楊瓊瑤來得老面皮許多。那楊瓊瑤是個女子。生長璇閨。羞恥心當然比男子濃厚。況且他是早曉得鄺士元是他的夫婿了。更是難爲情得站立不安。這點閱者可以去參看第二集上。在楊瓊瑤報仇。去時之前的一段文章裏。當他在問明鄺士元籍貫出身。和認出了生在鄺士元左嘴角上那粒特標般的紅痣之時。已經曉

得自己是他的妻子。那時幸虧師父明亮。打發他前去報仇。終算避去了一時難堪。不料此時竟由師父口中給我老實地一點不遮掩的說明了。這教我如何是好。還是承認呢。還是否認呢。又一想。我既已隨了師父。煉了仙劍。何不再進一步。研求長生大道。何必再去了此孽緣。要想否認往事。那師父陰陽有准。賴不來的。到不如將這個意思。回稟師父。說明弟子不願意再入紅塵去尋煩惱。情願終身在這碧雲洞天。伴着師父。煉劍學仙。楊瓊瑤想罷。恹恹忸忸的跪倒身軀。將這段心意稟明了師父。雲中野叟聽了。連連搖頭。說你必要前去了。却這段孽緣的。因為姻緣前定。是不能避免的。又說。現在雖然入了紅塵。到了相當時候。自然又可超出凡界的。你們聽我吩咐。好好回鐘山完姻去。不必多言。先來見過禮兒。雲中野叟一壁說。一壁催促。二人見禮。你想這事。二人一時如何行得來。但是雲中野叟却不肯原諒他們。催促得一步緊一步。這時鄺士元。本想也照楊瓊瑤一樣意思的話兒。向師父回稟一番。直待聽師父對楊瓊瑤。斬釘斷鐵的吩咐下來。教他不必多言。他便不敢再開口去碰釘子。只好面

面相覷。惶恐得幾乎失去知覺。兩人木雞般立夠多時。終於不肯相對見禮。雲中野叟到了此時。只得板起師父面孔。發怒似的說道。你們兩人不聽吩咐。敢是有意違背師命麼。雲中野叟平素對待他們。終是和顏悅色的。從來沒有像今朝這樣聲色俱厲過。兩人見師父發怒。便不約而同的向師父面前跪下叩頭。開口稟道。弟子怎敢故意違背師命。實在弟子等都是送經禍患。對於人世間一切一切。視同灰塵。惟願在此洞天福地。逍遙長住。無意去了。却此等人事。雲中野叟道。你們所說。雖然有理。但非其時。可曉得你們姻緣前定。無可逃避的。快快好好兒起來。見過了禮。爲師的。此時尙有別事。要離開山洞。雲遊去了。尙再不聽我言。莫怪爲師言重。算爲師的白費了幾年心血。從今以後。便不認你們爲徒。各不相關的。由你們去罷。雲中野叟見二人終於不肯見禮。弄得無可如何。只好說出這幾句重話。來逼脅他們。曉得他們都是情深如海。義高如山的。聽了之後。不見得再不聽吩咐了。那兩人心理性情。怎能逃得出雲中野叟所算。那楊瓊瑤聽師父說。再不聽他吩咐。要不認他爲徒了。急得黑白分明。

的鳳眼裏。水汪汪地要溢出淚來。當時想直口答應。但又老臉不出。只好暗暗在點頭。算表示遵命。那鄺士元作者說過他是男子。终究老臉得多。便抬起頭答道。承師父一番厚意。成全弟子們。豈敢再違師命。請師父息怒。鄺士元雖是老了面皮。答應了。但不知楊瓊瑤心意如何。自己又不好動問。回話完後。將眼珠斜移過去偷看他一眼。不料這邊楊瓊瑤聽了鄺士元回答。想想怪難爲情的。虧他說得出口。也斜移過眼珠來看他。彼此眼珠不期而然的碰了一下。碰得各人心坎裏發跳。粉頰上透紅。又各自疾忙撥轉了頭。無意識地去看別處。雲中野叟見一個直認了一個默認了。算爲時間已至。便道你們兩人。既肯聽我良言。可趕緊起立見禮。不要延遲。你們見禮之後。爲師父的就要動身。離此去了。說着下了石床。伸出二條長過膝蓋細如麻骨的手臂。展開雞爪般的枯指。向左右挽起兩個得意愛徒。說快快起來。相見也好讓爲師的了却一段心願。二人到了此時。再也不能延遲推諉。大家只好老了面皮。立起身面面相對的。深深打了個對面恭。然後再向師父面前。雙雙並跪下。拜了幾拜。兩人幾拜

未畢聽得師父在哈哈大笑。笑聲未已。接着又聽師父口中一聲長嘯。這一聲長嘯。爲兩人相從雲中野叟以來。所不曾聽得。他嘯過。那聲音幽透清越。如鶴唳太虛。猿啼空谷。兩人陡的一驚。連忙抬頭看師父。却已不知去向。見石床上却有一張紅紙兒放着。鄺士元先起身過去。拿起紅紙兒看。紙兒下面還有面古色銅鏡。便先將紅紙兒看來。看上面寫着三行大字。鄺士元信口念道。一字付楊瓊瑤。鄺士元兩位賢契。愚師因有別事。離此去矣。汝兩人宜急回鐘山。今天乃黃道吉日。到家後便可成禮。切莫錯過良辰。留下古銅鏡一面。此鏡乃軒轅氏所遺。能避水火風雷。名貴異常。吾今以此贈汝兩人。祝汝等夫婦百年團圓。永和瑟琴。至於成婚之後。不必再來此地。待過了二十年某月某日。可在桃花渡頭等候。當來度脫。汝等來日方長。前途珍重。謹記謹記。」鄺士元念畢。看楊瓊瑤也早起身。羞答答的立在那邊。鄺士元想時到其間。也顧不得許多。忙將那張紙兒遞給楊瓊瑤。楊瓊瑤心裏要想來接受。覺得伸不出手。但是終於無可如何的。被內心驅動着。來接受了那張紙兒去。他細看看了之後。也無甚

話說。祇惟脈脈含情的表示同情。鄺士元遂又進一步說道。楊師兄。師父既經去了。我們也不便久留。請隨小弟回去罷。楊瓊瑤微微動閃絳唇。似乎要回答。怕羞回答不出。下面的蓮步。却在慢慢兒移動。但等鄺士元一動步。也要隨着走了。鄺士元是絕頂聰明的人。想明人不必細說。就拿起那面古色古香的軒轅鏡。說聲師兄請。那楊瓊瑤又是老臉不出。不說甚麼的跟了他出了碧雲洞天。到了洞外。鄺士元先吐寶劍。借劍光起在空中。待到了空中。回頭不見楊瓊瑤上來。俯首下去一看。看他還癡呆地立在碧雲洞天外面。不肯吐劍。原來楊瓊瑤到了洞外。看了看仙山靈境的幽勝。覺得戀戀不捨。又想自己身世。覺得好好一家門。只贖了自己一身。現在跟師弟回去。雖然是從前父親作的主。和着目前師父的一番厚意。然而自願身世。可憐之至。他想到這裏。眼眶裏熱辣辣的淌下淚兒。忘却了吐劍。害得翱翔空中的鄺士元。等得心中焦灼。大凡一個可憐身世的人。尤其是女子。終不可使他想起傷心的往事。一想到。就越想越悲傷了。何況是富於性情的楊瓊瑤。想想父親。想想自己。不覺熱血澎湃。要

放聲大哭了。在這個當兒。突覺眼前金光萬道。瞪睛看時。吃了一驚。但見斗大的碧雲洞天四字。只騰了三字。那個碧字不見了。再看雲字也沒有了。接着四個字一概都失去了。他當是自己眼花。拭了拭鳳眼。仔細看時。不但四個字影跡全無。連洞口也失了所在。但見地上骨都都起了無數白雲。濃厚渾濛。將洞口籠住。再一時四面八方都噴起白雲。所有風景麗絕的翠樾峯。和大容山上的一切奇景。完全給白雲籠住。所沒有籠住。就是楊瓊瑤一人。因為在他立的三尺週圍的地上。却沒有片雲噴起。那白雲高連霄漢。混沌直上。好似一口雲井。那楊瓊瑤好似立在井底下。抬起頭來。祇見得三尺週圍的一方青天。其餘都是白雲。見不得什麼。真成了坐井觀天。楊瓊瑤到了此時。不免心慌。想這是什麼緣故啊。又恐遇了意外。急忙吐劍。在這混沌直上的一口雲井裏。飛出井口。待到上面。度量自己飛上去的高度。已在千百里之外。他一飛出那口混沌直上的雲井。那白雲便合將攏來。將井口封起。這時一座大容山。成爲一座雲山。處在千餘里之外。高度的楊瓊瑤。看下面猶如一堆大棉絮。心中好不驚。

奇。又見那邊飛出一道劍光。仔細看時。正是師弟鄺士元。那鄺士元起初飛在上面。等楊瓊瑤上來。見他呆立在洞口。不吐飛劍。忽見碧雲洞天。前發現一片金光。少頃。又見四週噴起無限白雲。那白雲濃厚渾濛。不斷上昇。在一霎那間。將一座大容山。統統籠住。連楊瓊瑤也籠住在裏面。如此濃厚的白雲。而又無緣無故的噴起。在金光發現之後。鄺士元想不到是雲中野叟。恐怕他們延遲不走。故意在暗地裏作起法術。打發他們早些回去。當是有意外不測。打算鑽入白雲裏去。尋楊瓊瑤。但那白雲濃厚。進身不得。他也曾奮勇鑽進去過。可是雲氣重得很。連呼吸都給他閉住。加到了雲堆裏。伸手不見五指。也無從去尋人。只好退出雲堆。在外面照顧。那白雲一陣陣昇上。他只好隨着他昇上。這樣的竟被白雲逼上千餘里高度之外。他始終不見楊瓊瑤上來。心中着實驚慌。這點因爲他不曾看見雲堆裏還有三尺週的空隙。圓渾直上。猶如一口雲井。留着經楊瓊瑤走路的緣故。他在千餘里高度之外。左右亂飛。亂尋了多時。忽見那邊雲堆裏穿出一道青光。心中一歡喜。想是師兄出來了。連忙飛過去。

一看果然不差。當下鄺士元老著臉，叫了聲師兄你出來了。等得我好擔憂心。你看這許多白雲，從那裏起的。實在奇怪啊。那時鄺士元老只知道滿山起了白雲，還不知道碧雲洞天四字。和洞口隱去不見的一回事。楊瓊瑤聽了，想事到如今，也不必再怕難爲情了。便老實地回叫他一聲師弟。又將下面詳細現象告訴了他。兩人稱奇不置。後來給楊瓊瑤想到說：別是師父弄的玄虛呢。鄺士元老被他一提醒，說或許是的。這時兩人還在上面，停着不走。那下面的白雲，便又逼上來了。鄺士元老想：不好。一催劍光，打前領路，向廣西進發。那楊瓊瑤也不期而然的隨了他飛來。此時兩人心境，由清涼轉入熱烈。心心相印地，並肩飛起。真如一對比翼鳥兒，凌空翱翔。好不有趣。兩人飛不多時，來到廣西鐘山縣落下的地上。從此兩人，又由超然仙境，墮入紅塵市裏。這也是他們的塵緣未了。所以重有一番墮落。兩人既到地上，鐘山縣乃是鄺士元老出身之地。雖然離開了多年，對縣裏途徑，當然依稀記得。他的家中，原本住在縣東門城裏的洗馬街對面。稱爲方伯第的便是。那天他們由空中落下的地方，是在西郊外面。當

時引了楊瓊瑤進了西門。直穿過去。來到洗馬街對面的方伯第裏。在他們走在路上的時候。引得路上走的人都站住。看了他們。懷疑而詫異。這點爲着是楊瓊瑤的一身青裝束。和他天仙般化人的緣故所起。鄺士元引了楊瓊瑤。一踏進方伯第的老家。但見門庭冷落。梁塵縱橫。他想門前如此。堂上可可想而知我家除了父親西去了。家裏在我赴試去。離開之時。還有老母。胞弟。傭僕人等。和寄居在我家的舅氏一門。難道幾年功夫。竟會不幸的變化了如此模樣。他越想越恐慌。心中又急於要見老母胞弟。和舅氏一門。便忘形似的領了楊瓊瑤。急急向裏而奔。穿過走廊。不想斜刺沖出一人。正與他撞個滿懷。早已跌了開去。倒在地。不住的呼哎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日(三十)

雲中野叟謂楊瓊瑤曰。凡曇花子與祁榮兒之助汝。尙非汝與鄺士元爲師兄弟之故。在粗心人讀之。亦將惘然。以爲其中必另有緣故。然使細心人讀之。固不待雲中野叟言。而早已知之。蓋其故本書內固早大

書特書。故我人無論讀何種書集。必當細記其可疑點。何處是伏筆。何處是應筆。處處不放過。則必能更得妙味矣。迨楊郎既知彼二人爲未婚夫婦。其時之二人。面上之難看。當更過于作者之描寫。讀者試爲設身處地想。以一對未曾見面未曾結婚之夫婦。忽聚于一處。忽慕然有人相告以此等事。此等情景。須讀者自己領會。方見其妙也。作者之用筆。處處着力到十分。卽如此處之忸忸怩怩四字。蓋楊郎之于婚事。其心中固未嘗十分拒絕。然又不能出口。一時坐不得。立不得。羞到極點。乃作小兒女態。對師父作撒嬌撒痴語。而此跪亦不得不用忸忸怩怩四字矣。楊郎二人眼波相逢之筆法。是從西廂記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之句偷來的。雲中野叟亦明知二人心中之事。遂不得不含糊了之。否則何以作收場耶。本回之筆法。寫得十分纖麗。如讀西廂紅樓。而中間雲中野叟的一聲長嘆。復將閱者精神一提。以下又婉轉寫去。寫楊瓊瑤對着碧雲洞天。痴痴地不肯走。

又是曹雪芹寫林黛玉筆法。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此非明皇之誓耶。今廊楊翩翩天際。如鸚如鵲。令明皇見之。當爲羨殺。不但明皇羨殺。卽讀此書者亦羨殺。不但讀者羨殺。卽普天下人當盡爲羨煞。



慈愛婦
思兒成
痼疾



孝悌郎
兄弟遇
危機



第三十一回 慈愛婦思兒成痼疾 孝悌郎覓弟遇危機

上回說到鄺士元帶同楊瓊瑤回轉鍾山老家。一進大門。只見門庭冷落。梁塵網結。遠不如他離開家門之時的熱鬧清潔了。他很詫異。以爲家中還有許多人。爲什麼像沒人住的一般。他恐防在這幾年裏。遭了意外。就氣急敗壞的拉了楊瓊瑤向裏跑去。穿過走廊。到內堂門前。不料斜刺裏沖出一個人來。給他衝了一交。跌得那人連呼哎唷。鄺士元一驚。連忙俯身下去。將他扶起。看跌倒的是誰。却認出是傭工多年的老僕原成。那原成年逾花甲。在鄺士元家中傭工已有五十多年。是從鄺士元的祖父身邊。當書僮下來的。可稱爲三代老僕。那原成雖然上了年紀。雙目倒很銳利。他一見鄺士元。卽刻認出是離家多年的小主人。便脫口呼道。這位敢是大爺嗎。鄺士元叫聲原成。正是我啊。我方才無意中衝你一交。你有跌痛沒有。原成道。沒甚事。沒甚事。今天難得大爺回來。心裏歡喜得說不出。就是有痛楚。也不覺得了。鄺士元接着。便問母親在那裏。原成道。在上房裏。病着呢。鄺士元聽得母親病着。便不去和他多講。急同楊瓊

瑤望上房奔去。那原成方要動問鄺士元。這位立在身旁的姑娘是誰。不想却撇了他。向上房奔去了。原成心中奇怪。便在後面慢慢跟着進來。這裏鄺士元奔進上房。來到牙床前。就聽得母親在床上。叫我的兒啊。你回來啊。這並不是鄺士元的母親。曉得他回來了。在喊他。原來他是在思想兒子成了病了。所以天天睡在床上。喊我的兒啊。你回來啊。鄺士元向床前跪下。口中連呼娘親。不孝的兒子鄺士元。今天回來了。請母親起來。責備不孝兒子。久失晨昏的大罪。他的母親正在病魔中。迷迷糊糊的喊着。我兒回來。經鄺士元呼醒。見了面。悲喜交集。病機也頓時輕了三分。抬起身來。一手扶到鄺士元頭上。睜開二隻老眼。口裏喊道。兒啊。你真回來了麼。邊說。邊眼中不住的流下淚來。鄺士元也不覺眼淚如珍珠般流下來。慢慢將自己出門後的遭遇。大略告訴一遍。這時鄺士元已經起身。坐在床沿上。楊瓊瑤却紅了臉。閃立在床旁。那位病在床上的鄺老太太。耳朵裏雖然在聽鄺士元說話。一雙昏花老眼。却在呆呆地看定楊瓊瑤。想這位是誰啊。我家向來沒有這樣人的。敢是我兒子帶來的媳婦嗎。老

太太一猜。被他猜個正着。但是他不好意思動問。故而牢是看定他。鄭士元看母親的眼睛。終是對外邊看。他同久離膝前的慈母談話。把帶進來的楊小姐忘記。此時看母親兩眼牢是看定外邊。自己同他說話。好似沒聽見。當他在看什麼。便回頭循他的視線看去。原來是在看楊瓊瑤。他想我倒忘了。趕緊叫他來見見母親。便立起身。叫過楊瓊瑤。叫聲母親。這位就是母親從前時常對兒子說起的。那位同我父親結爲金蘭之交的楊延熙大老爺的千金。楊瓊瑤小姐。鄭士元話尙未完。楊瓊瑤早已深深三個萬福。跪下去。口中隱隱似在叫聲婆婆。但是很輕。鄭老太太雖在病中。他的病症。原是爲思念兒子而起的。今番兒子見了面。病就好了許多。又聽說久無音信的未過門媳婦也來了。加之方才看夠多時。配上楊瓊瑤這樣一個人兒。早看得老太太花了眼。此時說就是他的媳婦。又見他跪在床前。怕他珊珊秀骨。受了痛苦。他的心中一歡喜。要盡力支撐坐起床來。挽他起身。鄭士元連忙按住。請母親靜養玉軀。老太太終覺過意不去。伸出手來。挽楊瓊瑤起身。叫他在床前坐定。詳細的動問他一番。楊

瓊瑤唯唯喏喏的將父親如何遭害。自己如何遇師。如何報仇的往事。像彈流水琴般講給老太太聽了。所沒有講的。就是師父教他到這裏完姻來的一段話。然而老太太已聽得出神動魄。呼痛呼快。呼奇不斷口了。楊瓊瑤說完話。回頭看鄭士元。却在同隨後跟進來的老僕原成講話。鄭士元問道。原老兒爲何許多時候不會見過我家弟弟。他到那裏去了。原成稟道。大爺不提二爺到也罷。提起二爺。着實令人煩悶。那二爺自從五六年前。得到你從省會教朋友帶來的信。曉得你爲着考試落第。厭棄風塵。去天涯海角。漫游去了。二爺得信之後。痛不欲生。那時他剛病着。未有什麼表示。他一待病好。稟明了老太太。帶了銀兩。到天涯海角去尋你去了。他臨去之時。在老太太面前。規定三年爲期。尋着尋不着。終要回家來的。老太太想三年之期不遠。就放他出門去尋你了。他出門的時候。大爺的舅父周老爺一家。還都住在這裏。過了一年。周老爺謀着了廣東地方一個關缺。將閩家帶了上任去了。我們家中。去了他一家。家中祇賸了老太太和周媽。連小老兒一共三人。偌大的方伯第。只住上三個人。好不

冷靜。周老爺去後。倒時常有信來。可是二爺却一去不回了。老太太日夜想念。大爺和二爺。想得病倒床上。老兒雖曉得太太的病。是想念大爺二爺而起的。要希望病好。非得大爺二爺回來不可。老兒本想到外面來找尋二位。一則老兒年紀大了。時常患氣喘。走不動。二則老太太在家。有病叫周媽一人服侍。也放心不下。老兒無可奈何。只得天天在佛堂裏焚香禮佛。願佛爺保佑大爺二爺早日平安回家。難得今天大爺回來。想是佛法有靈。但不知二爺何日纔能回來。鄺士元原是孿生子。有個兄弟。叫鄺士麒。二人相貌一式無二。所差不過鄺士元左嘴角上。多一粒紅痣而已。這點在前書。曾經表過。閱者當可記得。當下鄺士元聽說兄弟士麒。爲找尋他。出門去後。有五六年不曾回家了。他生性友愛。恐兄弟遭了意外。一時急得話都說不出。此時老太太因爲病中元神欠缺。說了許多時。精神有些不濟。早已睡了過去。鄺士元同楊瓊瑤看老太太入睡了。不便去驚醒他。都悄悄退至後面房中。老僕原成。此時已聽得楊瓊瑤。是老爺在日時常來往的楊延熙知縣的女兒。亦就是我家大爺的妻子。便對楊

瓊瑤叩個頭。楊瓊瑤想現在到了這裏。算是自己家中了。一切也毋須拘束。大方方的過去是了。那天雖然是黃道吉日。但是來不及完姻。就從新擇個吉期。發出紅柬。請集了親戚世誼。大開喜筵。正式的交拜天地。成了禮。到了成禮那天。老太太的病好了八分。能夠起床了。鄺士元和楊瓊瑤成婚之後。瑟琴和睦。是意中的事。且不必說他。單講光陰如矢。忽忽過了半月。在這半月裏。鄺士元天天想念兄弟回來。那老太太也是夢寐勞想。系念不止。這天鄺士元對楊瓊瑤說。我已經稟明母親。准備到天涯海角找尋兄弟去了。母親在堂。託你代盡子職。等我回來之日。再行報謝你。楊瓊瑤道。我夫要到天涯海角找尋兄弟去。這也是骨肉至情。應當的。至於教奴服侍堂上。也是婦道分內之事。何必客氣。但不知此去何日歸來。鄺士元道。這倒未有定期。然而尋着尋不着。一年中終回來一次的。請你放心好了。鄺士元骨肉情深。能燕爾新婚中。拋却如花美眷。單身獨自清清苦苦的去尋兄弟。實在是不容易的。那楊瓊瑤深明大義。並沒有半點時下女子習氣。恹恹忸忸的不放心上人走路。反而說出幾句規矩。

方言。曷勉丈夫。真不愧爲名門淑媛。賢德可風。也是難得的。鄺士元同楊瓊瑤說明之後。遂卽起身。別了慈母。嬌妻。到各省各府去找尋兄弟去了。列位想想。這麼大的中國。四海茫茫。何處去尋一個人。況且人踪靡定。狀如轉蓬。今日在西。明日在東。你來我往。又非約定在先。一時之間。如何尋得着。若要希望狹道相逢。同輿而歸。除非是遇到特別的異數。出於意料之外。無意中碰到。這也是偶然有的。此次鄺士元憑着一股友愛熱情。拋了老母嬌妻。到外面來尋兄弟。在他出門之時。心中充滿了一種希望心。那種希望心。就是希望走到前。就遇見了他。偕了他回來。這點作者方才不是說過這麼大的中國。而且人人有二條腿的。等你尋到那邊。他却跑到這邊去了。再等你尋到這邊。他又跑到那邊去了。因爲事先沒有約定。他又不曉得你在尋他。如何會有這般巧。被他一尋就着。真是難能的事。所以鄺士元出門後。左尋右尋。尋了半年。越尋越茫。無頭緒。把出門時候的滿腔希望心。逐漸退滅下來。希望心一退滅。煩惱心便逐漸生長。他尋不着兄弟。未免越尋越煩惱。想兄弟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別像我一

樣的遇到了高人仙俠。收爲門人。想高人仙俠。多是住在名山絕境的。不如待我向名山絕境裏去找尋一番。他打定主義。便專向名山絕境峻嶺高峯中找尋。如此又找尋半年。看看一年之期將滿。他想我離家之時。對母親妻子說過尋着與否。一年期滿。終要回家一走的。如今一年快滿。若不回去。他們一定要記念。如此待到明天回家一走罷。列位想想。鄺士元既然要回家一走。他是劍客。要回去。頃刻可以動身。何必定要等到明天呢。却有講究。原來那天他走到河南嵩山上。那嵩山稱爲天下五嶽之一。風景雄偉。他先去一間土人。說是河南嵩山。他想嵩山乃是天下名勝。說不定有高人住着。待我來尋上一天。或者我兄弟在這裏。亦未可知的。所以他準備明天回去。今天要尋上一天了。他尋勝探幽的慢慢兒一陣陣尋過去。由前山尋到後山。正尋之間。忽聽那邊一片孩兒啼哭聲。他想這裏那裏會有孩兒啼哭。莫非有人家住着。待我來循聲尋過去。看個究竟。那哭聲越哭越響。好似有三四個孩兒哭成一片。他循聲走來。走到一塊大崖石的旁邊。腳步放得重一些。那哭聲就停止了。哭聲一

停止。接着就是一陣狂風。狂風過處。送來撲鼻的腥氣。嗅了令人嘔吐。鄺士元嗅那陣腥風。疑是有虎來了。講到虎如何會放在劍客心上。他左右一望。專等大蟲過來。請他吃一劍。好爲地方除害。便在崖石下立定。向兩邊探望。立了一歇。虎倒沒有見着。那塊崖石旁邊。却探出一個小孩子的頭顱。看那孩子。廣額大眼。禿頂露齒。只見頭部。頭部以下。被崖石遮住。看不見了。那孩子的頭。探了探。當時就縮回去。鄺士元看罷。頓時奇怪起來。他看那孩子的頭。只有手鉢大小。估計年齡。最大不過二三歲。爲何探看我幾眼。同成年人一般。一些沒有孩子氣。而且那頭探出的地方。是在崖腰裏。離地有六七尺高。二三歲小孩子。沒有這們長大。莫非有人抱着。待我過去看個明白。他方要舉步。不想原處又探出孩子頭來。此番不是前次一個了。上下有了二個。二個頭生相彷彿。瞪了大眼。先看了鄺士元幾眼。再對他啼哭幾聲。便漸漸向外伸長。待伸到尺來長。把鄺士元嚇得倒退。他並不是全爲着二個頭頸有尺來長起了恐慌。乃是爲的看那二個尺來長的頭頸上。生的盡是紅毛。猶如槍纓子模樣。腥風吹着。四散

亂飛。好不怕人。他脫口呼了聲。這是什麼東西。嚶字尙未住口。說時遲。那時快。這二個東西早已全身露出崖前。邊哭邊縱向鄺士元撲來。此時鄺士元已看得清楚。原來是二隻從未見過的怪獸。那怪獸人頭獸身。遍體紅毛。紅毛很長。一豎起。就有陣腥風發出。氣味難當。那二隻怪獸。不識高低。對鄺士元撲來。鄺士元看不是路頭。便一縱身飛到對面樹上。隨即發出紫電劍。向那怪獸頭上劈下。那怪獸似乎認得是仙劍。看紫光劈下。立刻蜷伏地上。哀哀啼哭。好似求饒乞命。鄺士元並不去理他。一催劍光。喝聲。颼的一聲。早已將二隻紅毛怪獸了結性命。怪獸一死。鄺士元正要跳下樹頭。突見崖石前的空地上。平空長出一個人來。那個人黑面短髭。粗項大頭。身體不高。披一件千補百衲舊道袍。戴一頂紫金舊道冠。跛了雙足。在地上拐了幾拐。用手指着鄺士元。喝道。何物狂奴。敢來此地放肆。將我的家獸打死。快快下來賠還我活的。倘有半個不字。休想過去。鄺士元本想下來。被平空地上長出一個跛足道人。心中一驚。想那個道人。能從地底鑽上。莫非是師父從前對我說過的那種土遁功夫麼。又

想他不但會土遁。還能夠養這們凶猛的怪獸。那人的本領。一定不小。到要仔細些。待我先來答他幾句。看他怎樣。再作道理。便答道。道士。你別破口罵人。你說我無故打死你家獸。那畜生既然是你所養。你應當在我未曾打死之前。出來制止牠。不要逞凶傷人。你事前既不出來制止。被我打死。是應當的。還向誰來索活的。那道士不聽此言。到也罷了。一聽此言。頓時豎起濃眉。睜開大眼。拂一拂衣袖。上了身後的崖石巔上。伸出枯手。撚了撚短髭鬚。哈哈笑道。狂奴諒你會些劍術。就敢到這嵩山上來撒野了。打死我家家獸。不下來對我磕頭賠罪。還敢和我鬥嘴。你好大膽。可報上名來。待祖師爺結果你的性命。好與我二隻家獸償命。鄭士元聽到這裏。不覺心頭火起。再也忍不住了。遂即發出寶劍。喝道。賊道休得多言。看劍。那柄紫電劍。直向道士頭上飛來。列位可曉得此時。立在崖石上的那個道士是誰。他就是玄妙先生的師父跛道人。跛道人在第二集上也曾提起過。那山東韓天雄。也是他記名弟子。他在嵩山後面的白雲觀裏住着。那二隻紅毛怪獸。原是他收服了牠們。叫他看守後山。維護山道的。

那二隻怪獸。稱爲人頭豹。世間上是很少的。不知是跛道人在何處弄了牠回來。養在後山。那二隻怪獸的叫聲。好像孩兒啼哭。牠天天要吃二頭羊。見了別的野獸或陌生的人。牠就追出亂撲。憑你有千斤力氣。也不禁牠這一撲。包管撲得骨軟筋蘇。死在饑口下。附近居民上山打樵。被牠所害者。不知其數。此次不識高低。被鄺士元一劍結果了性命。也可謂是惡貫滿盈了。但是跛道人對二隻人頭豹。視同珍寶。今天他坐在白雲觀裏。同小道士說話。忽覺心頭納悶。便出了白雲觀。想到山前山後。遊玩一週。解釋胸襟。他走了一程。聽得二隻人頭豹。在那邊狂叫。聽那叫聲有異。即便借土遁循聲尋來。等他尋到。已經被鄺士元斬了。他見死了愛獸。怒從心起。所以破口罵人。又見鄺士元發劍過來。看來得切近。始將藏在袖中的風雷劍。祭起。那一柄風雷劍。厲害非凡。一祭起。就聽得劍上面雷音隆隆。風聲呼呼。鄺士元的紫電劍。碰上去。那裏是他對手。幾個照面。就抵擋不住。跛道人一心要將紫電劍劈了。虧得鄺士元善于趨避。左右支持了半時。看看不是對手。恐怕吃了眼前虧。想還是走罷。便一指劍光。那

柄劍冲霄而起。同時鄺士元身體也隨劍光到了天空。掉轉身向廣西而走。跛道人看鄺士元敵不過走了。他如何肯放鬆。他隨後祭劍追來。看看追上。鄺士元在前面飛走。聽得耳後雷聲隆隆。回頭一看。跛道人的劍已近身後。相去不過五丈來遠了。他本想回劍去招架。但是曉得招架不住。要是不去招架。那劍就要刺到身上了。他心中一急。急中生智。忽然想到師父臨別之時。贈他一面軒轅鏡。說那面鏡子。能避水火風雷。現在聽後面雷聲隆隆。雖然是劍上的雷聲。或者那面鏡子亦可擋得。巧巧今日帶在身上。待我取出試上一試。看是如。何。鄺士元一壁想。一壁催劍飛走。後面跛道人盡力追來。這時風雷劍已將逼近。鄺士元身後。相去祇有二三尺了。那柄風雷劍上的響聲。更來得宏大。鄺士元心急慌忙。在懷中摸出那面古色古香的軒轅鏡。鄺士元雖然摸了出來。心中還在疑惑。恐怕那面鏡子。不生效力。因為看他並沒有什麼奇異的地方。然而回想師父說過。可以避水火風雷的。當然不會虛欺我。便精神一振。將那面軒轅鏡。對後面風雷劍照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原成不過是鄺士元家中的一個家人。然而鄺士元撞了他一交。就連忙扶他起來。雖說扶他起來。是不知爲誰。然又問有跌痛了沒有。處處流出仁性。及知其母方病。卽不復再與答話。奔入上房。處處流出孝性。我知作者欲寫任何人。卽將自己化作此人。故能處處自然流出個人性情也。鄺母之病。思兒也。不但思一子。且思二子。故不自覺作嚙語矣。然適逢鄺士元歸。遂成極妙佳構。鄺母之思子。非一日也。忽今日其子果歸。其初必以爲夢。然心中却不願其爲夢。故撫其頭以辨果夢也耶。及知是真。一時悲歡交集。不覺流下淚來。嘗讀西廂記曰。難道是昨夜夢中來。嘆爲描寫神思恍惚之傑句。不圖于此處重見之。鄺士元母子久別重逢。幾欲將萬斛酸淚。一齊傾瀉。遂不覺絮絮而語。不復顧及他人矣。然鄺母則果見二人同入。而不知其爲何人。一時又不便動問。乃不禁目注之。楊瓊瑤因被目注。遂不免臉紅矣。此等處

亦極得神彩。楊瓊瑤對鄺母跪將下去。與前對雲中野叟跪下時對照。然前是羞。此是親。前是冷淡。此是熱烈。原成之對楊瓊瑤磕頭。又與前二跪對照。凡人急欲求一物。必如作者所言。蓋人海茫茫。一身浮沉其中。小若須彌耳。又何能即逢。然有求之人。心中却終不悟。而結果終負其欲。遇怪獸一段。寫得令人毛髮悚然。初因其不知爲獸而益恐。既知其爲獸。則反略爲一寬矣。

仇逢
狹路
寶鏡攝
風雷



病入膏肓
名醫窮
藥石



第三十二回 仇逢狹路寶鏡攝風雷 病入膏盲名醫窮藥石

上回說到鄺士元被跛道人逼得走頭無路。萬急中忽然想着前番師父所贈的那面軒轅鏡。忙從懷中取出。對着跛道的風雷劍照去。這時候真好危險。因為那柄風雷劍已抵鄺士元背後。若再遲延一刻。劍光就要着到身上。到那時要去抵抗。勢已不及。幸虧他神智靈清。念頭轉得快。一想着。便取出。當時反轉手。對那柄將近背後的風雷劍。照了幾照。講到那柄風雷劍原是跛道人的師父。地理教主海天福。在颶風巨雷中煉成的。所以發出去。有呼呼風聲。和隆隆雷聲。確是一柄不易煉成的飛劍。地理教主煉成那柄飛劍。再授給跛道人。煉在授給他煉的時候。曾經諄諄的訓囑他過。教他善自珍護。不能同等閑的飛劍。一般看待。此外還有兩句預言。付給他。說劍在人在。劍亡人亡。有隱着同歸於盡的意思。跛道人自得了風雷劍。和幾句訓言。從此加意珍護。輕易不肯使用。今天遇着鄺士元。將他的愛獸人頭發斬了。惹得他雷霆怒發。便祭起風雷劍。緊緊追來。跛道人一心要爲人頭獸報仇。用足十分精神。拚命而追。待追到

鄺士元背後想今番逃不去了。看你會鑽到天上去不成。跛道人心中一歡喜。忽見鄺士元反轉手。拿着一面鏡子似的東西。對他風雷劍照了照。頓時將風雷聲音。照得寂然無聲。那面軒轅鏡。本是善避水火風雷。不論大水。大火。大風。大雷。凡是那面鏡子所到的四週幾步地方。立刻能使水退。火熄。風定。雷隱。風雷劍是借着颶風巨雷煉成的。軒轅鏡是善避水火風雷的。所以一照面。就照得風定。雷隱。寂然無聲。跛道人大驚。他不認識是軒轅鏡。但聽劍上風聲雷聲。被他一照。統滅了。當牠是件厲害不過的寶物。又想到師父給他的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的。二句預言。便不敢久留。急忙撥轉劍頭。遁回嵩山去了。在鄺士元一逃。跛道人一追。時間雖然不多。却已超過湖北湖南的二省地界。達到廣西境域了。當時鄺士元見跛道人回去不追。便放心。定了定神。他因急於回家。也不去反追他。懷好軒轅鏡。催劍逕奔鐘山。不消片時。已到那邊。便在家中天井裏落下。他先奔入上房。去看母親。這時他的母親。又病倒床上了。那楊瓊瑤衣不解帶。眼不合睛的。日夜服侍。殷勤小心。極盡婦道能事。那天他正在上

房燒煮湯藥。門窗起處。突見鄺士元奔了進來。楊瓊瑤見丈夫回來了。芳心大喜。即忙起身相迎。兩人相見禮畢。楊瓊瑤先對他。說。婆婆自從你出門以後。不上三月。又病倒了。病中無時不記念你們兄弟二人。他天天希望你尋着兄弟。一全回來。今天你回來了。兄弟有沒有尋着。鄺士元搖搖頭說。別提起了。我此番出去。不但兄弟沒有尋着。幾乎連我自己都回來不得。要送了命了。楊瓊瑤驚奇似道。什麼連你自己幾乎回來不得了。快請你告訴我。是什麼回事。鄺士元道。且慢。待我見過了母親。再對你講。說着拔轉身。要趨到母親睡的牙床前。省視去。却給楊瓊瑤一把拉着。說且住。婆婆剛服了第一度湯藥。睡熟呢。別去驚醒他。讓他好好兒睡上一睡。因為婆婆已有二日夜。不曾合眼入睡了。鄺士元聽說。便止步不前。順手拉了楊瓊瑤。向後面櫳上輕輕並肩坐下。先感謝他幾句。服侍母親的勞苦。再將出門後一年來的路上經歷情形。和到嵩山上遇見怪獸。殺了他。被一個跛足道人。追得走頭無路。幾乎傷了性命。後來虧得師父遺贈的那面軒轅鏡。解了危險。脫身回來的往事。講個詳細。楊瓊瑤聽了。咬

咬瓠犀般的玉齒。忿忿地說道。可惡那個賊道士。竟敢這樣作惡。我這時聽了。還恨不得一劍了結了他。鄺士元道。我什麼沒有這個心。但是他劍術比我高。妙得多。我連抵擋也抵擋不住。若沒有師父的軒轅鏡。我早已喪在他手裏了。瓊瑤道。好在我們有了軒轅鏡。慢慢待婆婆病好。終究要去收拾他。以報今日被逼之恥。鄺士元道。我也有這個意思。我們有了軒轅鏡。他的寶劍。雖然厲害。可以擋得。不去怕他了。鄺士元爲的方寸用軒轅鏡。嚇退了跛道人。自以爲那面鏡子。可以破他的風雷劍。其實不然。列位可曉得軒轅鏡。只能避免水火風雷。飛劍是不能抵擋的。他的功效。單可將風雷劍上的風雷聲。在距鏡三尺以內。使他發不出聲。若給風雷劍碰在上面。恐怕那面完好的鏡子。要成爲片片碎了。此番跛道人遇到軒轅鏡。一者他不懂得是什麼。二者懾於師父吩咐的預言。當他是件法力廣大的寶貨。防傷了劍。便趕緊收回頭逃去。假使這面鏡子的名稱功用。跛道人是早認識的。知道的那末。此番鄺士元就有許多危險了。現在鄺士元不曾受着危險。安全回家。自己也是識不透那面鏡子的功

用誤會他能夠抵擋風雷劍的。打算下次再去報仇。所以弄得後來又受到第二次危險。正是一處不到。一處迷的。這些固是後話。且不去詳表。再講鄺士元和楊瓊瑤肩並肩的坐在櫟上。娓娓清談。談到後來。就說到兒女間的私語上去了。這層原是青年男女所不免的。尤其是久別乍逢的人們。更來得熱烈起勁。兩人談到不可對人言的地方。彼此色情狂衝。雖在母親房中。好在他入睡。着就不避忌的兩下摟抱住。接了一個甜甜蜜蜜的深吻。他們一吻未畢。遇着一隻伏在屋角的不知趣黃貓。看見床頂上跑着一隻老鼠。梟乎一聲。縱身上去。想去撲殺。誰知用力過猛。身體雖然縱上了。却將床上的匾額。撞個正着。砰然一聲。頓時將床裏睡夢迷糊的鄺老太太驚醒。同時也把坐在櫟上摟抱不放的一對男女。驚得連忙彼此推開身軀。一齊趨到床前去看老太太。老太太驚醒後。看鄺士元回來了。急問你的弟弟呢。可曾尋着。鄺士元要安慰母親。好使他病體消失。假說弟弟已經尋着。他現在北京吏部裏辦事。不久就要回來了。現在教兒子先回來。安慰母親一聲。請母親寬懷。老太太究竟年老糊塗。聽

說士麒有了下落。心頭快活許多。但他也有疑惑。想士麒既然在吏部辦事。爲什麼一去五六年。不給個信息到家裏。然而此時他的心坎裏。很願意聽到有了下落的好音。只要小兒子有了下落。更不去深究。他是不是在那裏。且平素曉得鄺士元對長上沒有虛言的。便信以爲真。不去疑他。但問他幾時可以回來。鄺士元又胡亂的答道。大約在下月裏就可回來了。鄺士元以爲誑一誑母親。好讓他病好。那知老太太上了年紀。精力衰退。禁不起時常生病。內部大受摧殘。要想起床。是不可能了。鄺士元預想待等母親病好。就趕到嵩山去雪恥。可是老太太的病。不但見輕鬆。反而天天覩重。鄺士元着了慌。將鐘山縣著名的醫士。統請了來。請他們聯合醫治。一時醫士請來十幾位。都是赫赫聞名的醫國手。大家診了一遍脈。退到廳堂裏。議論起來。都說老太太勞想過度。重傷心神。現在病勢。已入膏肓。不可藥石了。鄺士元請他們設法醫治。都推說學識淺陋。請另聘高明的走了。弄得鄺士元束手無策。猛然想到大容山上的師父。他想我師父乃是世外仙人。能夠請得他來醫治。定可霍然而起。當時對楊

瓊瑤說了。楊瓊瑤說不差。不差。師父那裏。我一時倒也忘了。他若肯來。何愁藥婆貴恙不愈。如此你趕快前去。這裏有我服侍。你速去速回。是了。倘然師父不肯來。可向他討些藥來也好的。鄺士元點頭稱是。遂即匆匆出了上房。吐劍向大容山而來。鐘山縣離大容山不遠。不消片刻。已到山上。大容山是他熟地。當在翠樾峯前落下。進了碧雲洞天。看洞中空無人跡。祇有石床石几。和蒲團丹爐。依然存在。他見師父不在洞中。失望似的呆了半晌。退出洞外。四面望望。青山不改。流泉無恙。那師父却不知去向了。他因見不到師父。沒奈何無精打采的重返家門。一到家裏。楊瓊瑤見了。問師父見着沒有。鄺士元說沒有。想師父自從去年與我們別後。不知有沒有回過大容山。我到了那邊。見不着師父。沒奈何回來了。你看母親的病。怎麼好呢。楊瓊瑤想想。也沒法可施。隨後又說師父既然不在山上。婆婆的病。天天加重。難道坐着不成。這裏醫士不能醫治。何不到別處去請幾位名醫來。或者有本領高妙的。能使枯柳生枝。也未可知。的。鄺士元想捨此也別無辦法。便又到他縣去。請了幾位名醫來。古人說過。修

短有數。壽夭天定的。老太太的病。已入窮途絕境。雖有仙人前來。也是無能爲力了。此番他到他縣。請了幾位名醫來。結果又都推託。學識淺陋。不能診治的走了。鄺士元到了此時。灰心絕望。趕忙打點後事。不到二天。老太太果然悠然長逝。老太太臨死之時。逼着鄺士元到北京去把弟弟叫來相會一面。此事原是他說的。謊話。要他真的去叫。如何叫得來。但是老太太始終當是真的。在那裏。一定要教他去叫來。說不把他叫來。死不瞑目的。鄺士元被母親逼得無可如何。只得吐實。說是實在沒有着落。還不知他飄流在何處呢。老太太聽得真情。心中一陣難過。叫聲我的兒啊。便咽不過氣死了。老太太一死。鄺士元同楊瓊瑤哭得死去活來。老僕原成和僕婦周媽。記念老太太平素待人仁愛。也傷心得哭成淚人兒模樣。老太太死後。鄺士元在家守了三年孝。孝期一滿。將家事託與老僕原成和周媽管理。自己偕同楊瓊瑤到天涯海角去找尋兄弟。兩人離家後。一路東闖西奔。他們先到過四川。順便尋着楊瓊瑤的老家。略事勾留。仍舊再到各處。細細的打聽兄弟下落。看看到了河南。鄺士元記起三年前。

在嵩山上。遇着跛道人的一回事。對楊瓊瑤說了。要前去報復。楊瓊瑤也忿忿地表示同情。於是取路望嵩山而來。這天到了嵩山。望着上山大途。迤邐進行。待到半山裏。看見一個人在前面行走。鄺士元遠遠望過去。那個人身材舉止。宛如自己兄弟。便一拉楊瓊瑤道。你看前面那個人。身材舉止。好像我的弟弟呢。楊瓊瑤從來不會和鄺士麒會過面。聽得丈夫說前面那個人像他的弟弟。便道。如此我們趕上去看個明白。倘然是的。正是踏跛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鄺士元點頭稱是。當時兩人加步上趕。兩人預想中。最多幾十步。可以追上了他。但是前面那個人。却很作怪。似乎曉得後面有人要追上他。也緊了幾步。使他倆失望於幾十步。可以追上的預想中。鄺士元和楊瓊瑤追上幾十步。滿望趕過那人面前。誰知結果。反而較前離後了許多。兩人心中詫異。竊竊私語道。我們兩個人的足力。不是普通人所能及到的。爲甚麼追不上他。莫非那個人也是同道中人。或者也會縮地法的。楊瓊瑤道。這個說不定。不如我們借劍光飛上去。必可追上他了。鄺士元說也好。兩人剛要吐劍。瞥見前面那

個人反身倒回走下來。兩人見他反身走下來了，便止住吐劍。那個人一反身，他的距離雖遠，憑着鄺士元的眼力，看去他的面貌，是長白臉膛，也同兄弟一樣。心裏暗暗歡喜。希望真的是他兄弟，便急步迎將上去。此時山上那個人回下山來。鄺士元正在上山，一上一下，是越看越相近了。看看快要對面。鄺士元見那個人面貌，也如現在人們看銀幕裏的人物，由遠而近，越近越清晰了。看到後來，幾乎要脫口呼出兄弟的名字來。在這個當兒，不料前面有條支路，橫實在山腰裏。那個人先踏到支路上，一踏到便撥轉身向山腰裏轉灣，不再向鄺士元對面走了。纔一轉灣，楊瓊瑤問鄺士元道：你看那個人轉灣了，方才你說像你的兄弟，爲什麼不喊住他呢？鄺士元搖頭道：不對不對，我看差了。那個人的面貌身材，固然是十分相像，但是有處地方，却大大不同。楊瓊瑤問何處地方不同？鄺士元道：我兄弟兩耳輪廓圓正，與我一樣。那人耳上有個大肉瘤，你可見得？楊瓊瑤道：這點我倒不曾留意。既然不是，我們由我們上山，可不必去管他了。於是兩人便又相偕上山。山上幅圓廣袤，他們又不知道跛道人住

在那裏只好胡亂找尋。尋來尋去。被他們尋到白雲觀裏。那個白雲觀占地不大。三進見深。五間開闊。兩人來到白雲觀門前。鄺士元看是道院。對楊瓊瑤道。這裏是道院。那個跛道人說不定就在這裏呢。楊瓊瑤道。如此我們進去看看。但須謹慎些。鄺士元道。曉得。兩人說着進了頭門。頭門口有幾個小道童。在捉迷藏戲玩。鄺士元等進去。只當是香客來了。連忙讓他們往裏走。兩人走到三清殿前。打算上階進殿。看殿外廊簷下。立定一人。那人反叉着手。低下頭。似在想一件事體。聽得殿前有脚步声。抬頭來看。恰與鄺士元楊瓊瑤兩人打個照面。鄺士元看那人不是道士。也是個俗家人。員外裝束。濃眉闊鼻。鬚鬚甚長。飄洒到胸前。鄺士元看了。當他是位香客。不在意上。楊瓊瑤看了。却吃了一驚。看那人就是四年前在北京九子平家中遇着過的那個敵人。此人劍術厲害。自己非他敵手。那年幸虧郝榮兒助我一臂。解了危急。他亦乘隙逃走。不想今天會在這裏遇見。正是冤家路窄。相逢狹路了。這便如何是好。楊瓊瑤心中擔憂。幸得旁邊有鄺士元偕着。仗着人多。膽子也壯了些。說時遲。那時快。楊瓊瑤一

壁想着。一壁已隨鄺士元上了殿階。進了大殿。在楊瓊瑤見了那個人。本來不想再上殿階。想拉了鄺士元回身向外走。但是時間不及。已同那個人對了面。那個人見了楊瓊瑤。也有些驚異。兩隻眼釘牢了楊瓊瑤。臉上要看到肌肉裏去似的。害得楊瓊瑤猶如將軍敵了面。不能示弱後退。只得壯着勇氣。坦然無事的。隨着鄺士元上了殿階。從那人身邊擦身走過。待進了殿中。回頭來看那人。見他雖然沒有什麼舉動。終是牢牢看定他。楊瓊瑤見他沒有什麼舉動。當他有些不認識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既不認識我。是最好沒有的事了。同時想將這事告訴鄺士元。又恐被那人聽去。便推說這裏無甚好看。我們到後面去遊玩罷。兩人便轉過殿後。來到後殿天井中。楊瓊瑤再回頭看看。見那人沒跟來。便將四年前在尤子平家中的往事。約略說幾句。又說殿前立的那個人。就是庇護尤子平的賊子。那人劍術很高妙。我們不是他的對手。方才遇見我。當他要對我為難的。不料在他身邊走過。沒甚舉動。想必事隔幾年。他已不認識我了。鄺士元說他不認識我們尋爺了。我們此番是專來尋跋道人的。

敵人少一個好一個。兩人說到這裏。楊瓊瑤很細心。一面聽鄺士元說話。一面四處探望動靜。看殿前立的那個人。此時也走到殿後來了。仍是反叉著手。緩步從殿後踱到後天井中。離開楊瓊瑤立的地方。不遠地立定。仍是釘牢了。楊瓊瑤呆看。這時鄺士元也看見了。忙住了口。看那人果然一眼不動的看牢。楊瓊瑤。楊瓊瑤想不好。還是出殿去避開了他。省得加煩惱。那個跛道人。緩幾日再來尋罷。鄺士元想避。免衝突。離開此地。那知這個人很不識趣。見他們要動步走了。却分開兩手。攔住去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後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讀風雷劍已到了鄺士元背後一分一厘間。大好頭顱。將隨劍光俱落。令人爲之一嚇。爲之一哭。續讀以軒轅鏡照退風雷劍。爲之一寬。復爲之一笑。地理教主之誠跛道人。殷殷叮囑。其初亦爲跛道人耳。却不度于此處解救了鄺士元一條性命。然謀在人而成在天。生死固有命也。蓋鄺士元爲本書主角之一。若輕易死了。全書將爲之改色矣。

寫楊瓊瑤寫盡一孝字。前之歷險歷艱受苦受危。幹殺人。不眨眼之事。亦孝也。此處仍以事姑事作絃外餘音。嫋嫋不絕。寫兒女情事。真是入木三分。關雎樂而不淫。此文可以當之。若彼近代所謂言情小說家者。直黃貓叫春耳。何足言情。黃貓捉鼠。正作者之笑言情小說家也。鄺士元尋師乞醫不遇。亦鄺母之生死有命也。如尙有生機。則雲中野叟。固不待請而自臨矣。楊瓊瑤擬向外方請醫。可先此事。而不可無此語。鄺士元心中不忘其弟。故遇相類之人。皆疑似之。否則相別近十年之人。又烏能一見卽識也。此等處暗寫其友愛性情。下半回之文字。皆寫得迷離撲索。令人肌膚皆慄。然鄺士元之二次遭危。直自作自受耳。蓋半山如遇見此離奇之人。則已明知技出己上矣。卽可捨此他去。徒以好勝心勝。不顧利害。而其危機自不可免矣。





荒墳冷月
劍光驚
起好鴛

第三十三回 古廟深山舊恨引來雙蛺蝶 荒墳冷月劍光驚起好鴛鴦

上回說到鄭士元想避免衝突。避開那人。却被那人攔住去路。道兩位且住。請到內軒用茶。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不是游客。是觀裏的自己人。然而那個人是觀裏甚麼人。他性甚名誰。諾。他就是楊瓊瑤。心目中所認爲在尤子平家中。遇見過的那個敵人。那敵人就是玄妙先生。閱者當可記得。他自在尤子平家中。同楊瓊瑤對劍。被祁榮兒發了一劍。將他的白虎劍傷了一寸。當時拔脚逃回嵩山。尋見了師父跛道人。在他跟前訴了苦。跛道人眼見徒弟吃了虧。要不去出頭。也說不過去。便同玄妙先生趕到北京。待他們來時。楊瓊瑤已經殺了尤子平走了。兩人來了。撲個空。跛道人問起尤府裏人們說。那個女子從何處來的。與尤大人有什麼仇讎。尤府裏有幾位。曾聽得楊瓊瑤對尤子平訴說罪狀時候的幾句話。說那個女子從那裏來的。倒不知道。聽他在說什麼。四川夔府楊延熙大老爺的女兒。又在說他的父親。是被我家大人害死的。照此推測。大約那女子姓楊。是四川人。來報父仇的。跛道人同玄妙先生聽了。就到四

川夔府去探訪一番。那夔府非一市一鎮。楊延熙又非赫赫有名的。況且死已多年。若非探訪到楊延熙的親戚故舊面前。但問夔府人。是誰都不曉得的。所以跛道人同玄妙先生探訪了幾月。杳無下落。只得回歸嵩山。留作後日再話了。玄妙先生隨跛道人回歸嵩山之後。便在白雲觀住下。補煉被傷的白虎劍。不再往外面去。前番鄺士元路過嵩山。殺死人頭。斃和跛道人鬥劍。那時玄妙先生恰在雲房裏靜坐。所以沒有出來相助。今天跛道人被一個朋友約着往山左。天高峯前弈棋去了。賸下玄妙先生在觀中閑坐。他誦了幾卷黃庭。覺得無聊。便步出三清殿前。立在廊下。叉着手。看地上二隊螞蟻列成陣勢。作戰。他看了一歇。見雙方不分勝負。將要回身。忽聽殿前脚步聲起。抬頭看時。見是一男一女。走上殿階來。男的柳眉長目。白臉膛。嘴角上有粒紅痣。方巾青衫。書生打扮。女的鳳眼櫻唇。面目很熟。似在何處會過。但一時想不起。列位。講到楊瓊瑤同玄妙先生。雖則祇有會過一面。但他們在尤子平家中。曾戰上許多時間。兩下裏面目。都有相當的認識。今天玄妙先生見了楊瓊瑤。爲何認不出。反給

楊瓊瑤先認得了。這是什麼緣孽呢。原來楊瓊瑤自從跟鄭士元回到鐘山成婚之後。早已改了裝束了。從前是一身青裝。青裹巾。青襖。青褲。青襪。青鞋。上一色。生生青的。今天是大大不同。頭上包一頂玄緞包額。上面鑲粒豆大明珠。旁邊貼二片碧玉秋葉。身上穿件大鑲襟。小花綠緞夾襖。下面繫條湖色羅裙。弓鞋三寸。紅緞做成。用金線綉出鳳穿牡丹。如此裝束。完全一反從前。不像漁家撒網。酒家當爐的模樣了。所以玄妙先生見了他。一時認不清楚。那玄妙先生是仍舊員外裝束。沒有改變過。所以楊瓊瑤一見就認得了。假使今天玄妙先生改個道士裝束。那末楊瓊瑤也認不得了。然而玄妙先生雖然一時認不清楚。但他目光很銳利。他看楊瓊瑤的面目。終於在何處會過的。便一路釘牢了他看。後來被他看出了。他想起幾年前在尤子平家中遇見的那個敵人。不是他麼。這位男的大約是他的信人。難得他們今日自投羅網。一來可替尤子平報仇。二來可爲我自己洩忿。正是送上門的禮物。不得不收。但又仔細一想。不好。天下面目相同的人很多。不可冒昧而行。待我問個明白。再行動手未遲。

我記得他姓楊。是四川人。不悉那人是否姓楊。此時見他們起步要走。便一攔說。兩位且住。請到內軒用茶。鄺士元見他以禮相待。不敢怠慢。忙回道。鄙人尚有一小事。不能擔擱。緩日再來相訪。說着。望斜刺裏要走。玄妙先生如何肯放。苦苦相留。鄺士元被他留得不好意思。只得隨他到了內軒坐定。那內軒雖是小小一間。佈置得却很幽雅。地上放了幾盆菊花。更見得清淑襲人。兩人坐下。相對施個眼色。暗中是互相關照小心的意思。兩下各自會意。當見小道童送上香茗。玄妙先生在下座相陪。先問了鄺士元尊姓大名。知道他姓鄺。是廣西人。接着要問楊瓊瑤。却給鄺士元答了去說。他是鄙人的內子。鄺士元一回答。弄得玄妙先生問不下去了。爲什麼呢。譬如閱者遇到一位朋友。他帶了妻子一起走。你問了他。他回答你聲是賤內。那末你不會再進一步問尊夫人貴姓。府上那裏的了。假使你問了他。他不但怪你多問。甚至不來回答你。讓你自己去明白罷。所以玄妙先生。聽到鄺士元回答一聲是他的內子。便停住了口。問不下去。心裏決不定。他是否就是姓楊的。論他的丈夫。是廣西人。聽他的口音。也

是廣西口音。或者是我弄錯的了。然而再一想。却又不對。若說他的丈夫是廣西人。難道四川人嫁不得嗎。若說他說的也是廣西口音。難道四川人學不得嗎。又看他們神采煥發。目光炯炯。不是平常人所有的神氣。內中定有蹊蹺。藏着必要探個水落石出。纔可放他們出去。否則當面錯過了。何處再遇得着。玄妙先生打定這個主義。長是和鄺士元說東說西。娓娓不休。鄺士元看他如此。心中滿腹懷疑。想他既然認得楊瓊瑤。算是仇人見面。應當動手發作。爲甚只是瞎纏不清。算什麼呢。便凝神細細一想。想是了。一定他幾年不見楊瓊瑤。看他改了服裝。換了口音。有些確不實了。所以不敢動手。只管盤長問短的瞎纏。那末索性假裝痴呆到底。同他敷衍幾句走罷。此時玄妙先生的姓名。已經告訴了鄺士元。但是不曾提起這裏有個跛道人。但說他是個未改裝的道士。鄺士元看時候不早。預備動身。便起身要走。玄妙先生想要再留。無話可留。只得送了他們出來。在鄺士元同玄妙先生交談的當兒。楊瓊瑤曾在相當地方。附和幾句過。其餘好歹不開口。那楊瓊瑤也算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起初着實擔

些心事。後來看他問東說西，也會想到那人。一定是確不准自己。在探聽我們口風。便在暗中遞個眼色給鄺士元。適巧那時鄺士元也會想到。就始終守住口風。直待相別起身。半句都沒有露出本來面目。玄妙先生送鄺士元夫婦到白雲觀外。正在同他們告別。忽聽那邊嘻嘻哈哈一陣笑聲。由遠而近。聽那笑聲。很耳熟。側轉頭望去。看那邊樹林裏。前後穿出三個人來。第一個黑面短鬚。粗項大頭。身材不高。身披百衲舊道袍。頭戴舊道冠。跛了雙足。一拐一拐好似平地播船。第二個禿着頭。未曾戴帽。白臉膛細眉長白。面相好似鄺士元。但是嘴角上沒有紅痣。耳朵上却多個肉瘤。穿的是布袍青褂。白襪玄鞋。甚是樸素。第三個頭戴紅結瓜帽。黃臉膛。前髮生得很低。天庭狹窄。濃黑眉毛。倒懸下來。大眼睛。眼珠凸出眼眶。猶如喪門吊客。穿的是藍緞夾袍。紫緞馬褂。褲袴皂靴。神氣凶惡。這三個人。第一個是玄妙先生的師父跛道人。第二個白臉膛的是跛道人的朋友郭謀遠。第三個黃臉膛的是嵩山下。殷家莊上的殷百萬。那個殷百萬家財豪富。生平有一種嗜好。單愛弈棋。只要有好手。他能夠不遠千里。

的去訪問。和他下一局。勝敗却不計較。他同跛道人是弈棋上朋友。並沒有別種關係的。至於那個殷百萬的身世。據一般人說。他是綠林中出身的。但是確否如此。作者倒不詳細。或者是他形相生得凶惡。人家就如此說他。也未可卜的好。在他與本書無甚關係。也不去管他是否。且待我來講那個白臉。耳朵上有個肉瘤的。那位布袍青褂的郭謀遠。講到此人。他和跛道人相交。還不滿一月。這時是九月初旬。在上月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上。跛道人到開封城裏去。幹一件祕密事情。走到鼓樓前。他一拐一拐走在路上。看兩旁舖戶。在焚香齋月。忽然從身後走來二個人。走得很快。霎時超過跛道人面前。講到在路上走着。有人從身後走來。超過了自己面前。原是不足爲奇的一回事。然而在跛道人看了。却深以爲奇了。跛道人所以發奇。必有可使他發奇的地方。他看二個人。一前一後。從身旁過去。前面一個不足爲奇。所奇者却在第二個。那第二個在圓如銅鏡。明如夜光的亮月下走路。會沒有人影的。古人說過。仰視明月。人影在地。人影是誰都有的。希奇那個人。却會沒有。跛道人發見那人沒有人影。

便加快足力。一路追去。要看個仔細。他一路追來。穿過鼓樓。從馬道街直追出南門城外。此時已被他看得仔仔細細。果然始終沒有的。跛道人心中想道。沒有人影的人。除非是鬼魅化身。或者是妖魔現形。說不定前面那個人。是受他迷惑的。也未可知。那末不給我跛道人見了也罷。給我見了。待我來替他除了禍害。順便向那人索些酬報。看他的力量多少。總答應的。跛道人憑着勢利心。誤當後面那個沒有影兒的人。是鬼魅妖魔。要想管閑事了。那知道反而弄出大大笑話來了。跛道人又想要行事。必須先行關照了那人。否則我雖爲他幹了。他不會見情的。那不是出力不討好麼。便想尋個機會對前走的一個人說一下子。此時已離城關。前面兩個人。走得比前加快了。跛道人盡力的追去。尙不致十分落後。可是已經用足了十分足力。偷然前面兩人再走快一些。非借土遁是追不上了。跛道人有土遁功夫。在第二集上韓玉珍到泰山觀日峯前。遇見太陽真人的時候。跛道人在樹林外面。喊了聲劍下留人。隨即借土遁到九女山見韓天雄去了。這段往事。閱者當可記得。那跛道人追趕兩人。因爲

他是蹺子。追得有些麻煩起來。已在打算借土遁去。却見前面兩人轉身走到一片荒場上去了。跛道人便站住脚。立在大路上。看他們到荒場上去幹什麼。但見他們瀟瀟洒洒的大踏步走到荒場中間。一個東首。一個西首。面對面的席地坐下。東首那個。懷中取出一盒團圓月餅。順手放地上。西首那個。袖中取出一把白玉小壺。在懷中掏出兩只碧玉杯兒。自己拿了一只。一只遞給東首那個。東首那個。接了杯兒。奪過西首那個手中壺兒。彼此都斟了一杯。大約是酒罷。就喝起來。喝了口。各自又在盆中取個月餅。向嘴內送。跛道人立在大路上。那個坐在西首的面孔。正朝着他。恐給他們看見。就隱身在路旁一株大槐樹旁。他站的地位。離開他們坐的地方。不遠。說話有些聽得。他要探看他們一個究竟。好解釋此時胸中的許多疑雲。便將耳朵移到樹側面。靜悄悄的聽着。聽那個坐在東首的說道。那個坐在東首的就是跛道人所認爲可奇怪的那個沒有影兒的人。他對西首的人道。雍娘。我自和你相識以來。到今朝算是第五度月圓時了。人家說。願花常好。月常圓。我當改換一字。贈給你。把個花字改

爲卿字。是願卿常好。月常圓。那坐在西首的。連忙答道。謀遠。我想卿字。還是改個君字罷。成爲願君常好。月常圓。更爲好了。在首的笑道。卿君都願常好。接着兩人都笑了。笑聲止後。話聲也止住了。又在喝酒啖餅了。不多一歇。話聲又起了。又是東首那個先發言道。雍娘。你看今晚月色比去年好。只可惜姨娘今年不在這裏。他若在此。又可效李白舉杯邀月。共盡一醉了。西首那個聽了此言。嘆口氣。歛歛着道。謀遠你還不知道罷。姨娘在今年三月裏。在杭州遇了害了。東首那個驚奇似的道。什麼。姨娘遇了害了。是給誰害的啊。西首那個用手指着青天道。喏。是他啊。東首那個抬頭看看碧海無雲的青天。嘆了口氣道。雍娘想不到有這回事。豈不可悲可憐。西首那個同時也嘆惜了。回。兩人都寂然無聲了。跛道人在樹後聽得不明不白。聽他們起初所說的稱卿稱君。好似夫妻。但又是兩個男子。却像朋友。後來所講的什麼姨娘。能仿李白舉杯邀月的大約是個會做詩飲酒的女子。此時聽他們無聲無息。當他們走了。便從樹旁偷偷的一望。不望便罷。這一望把跛道人的短鬚髭氣得根根豎起。你道爲何。但

見那個坐在東首的。此時已經移身坐到西首那個身旁了。兩人肩偃肩的坐着。西首那個將小杯兒送在東邊那個嘴邊。在灌他喝酒。天上的明月。照得大地同白晝一般光亮。憑着跛道人的目光。可以把兩個人的面貌和一切舉動。看得絲毫不遺。看西首那個。面目嬌好。舉止婉嫵。猶如一個女子。看從東首移過去的那個。白臉膛。細眉長目。神形瀟灑。那兩人坐着。憐憐惜惜。有許多說不盡的旖旎風光。跛道人猛想到世間上。有一班無恥之徒。會發生同性戀愛的。如此獸行。敢在我面前放肆。便從袖中發出風雷劍。將手一指。逕奔荒場中間而來。那跛道人發劍的目的。想先將兩個人的耳朵。或是眉毛。削去。再出去同他們講話。不料那柄劍。剛飛到荒場中間。還未着到他們身上。却先給西首一個面目嬌好像女子的人看見了。他看見從大路上的槐樹旁忽然飛出一道白光。起初圓圓一團。接着伸長有五六寸了。白光被月光映着。閃閃發亮。那白光來時。比矢離弦上還快。一眼尙未定。已到跟前。一到跟前。就聽得白光上面還有陣呼呼風聲。和隆隆雷聲。那個面目嬌好像女子的人。見了白光。當時

未免吃了一驚。忙將那只送近在白臉膛嘴邊的碧玉杯兒。望草地上輕輕一拋。叫聲謀遠。看仔細。劍來了。他邊說着。邊將纖細如玉的中指。向外一彈。就見指甲縫中彈出一道綠如清波。亮如閃電的綠光。也有五六寸長。呼的一聲。將跛道人的風雷劍擋住。當時白光和綠光絞在一起。兩下裏絞了幾絞。聽得颼的一聲。一齊飛上天空。在天空中叮叮噹噹的交戰起來。此時跛道人已經現身在槐樹外面。他發驚似的催劍相格。再看他們兩人。却仍並坐在草地上。那個白臉膛的跌坐了。束着雙手。抬起頭看兩柄劍縱橫盤旋。也不吃驚。也不希奇。好似沒這回事的。跛道人心暗暗想道。今晚我失了眼了。事情被我弄糟了。我看他們的劍術。很輕靈。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發揮的。幸虧我的風雷劍。經過師父煅煉過。否則要拜下風了。又看那個白臉膛的不動顏色的看着。想一定也是此道中人。倘然那人也攘臂而起。我就難以抵擋了。正想着。突見那個白臉膛的用手向天空中一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本回撇開楊郎又另出兩個奇人。玄妙先生在尤子平家中遁去後之事皆在此處補出方見得作者一筆不缺一筆不苟。寫玄妙先生廊下觀蟻鬥不善讀者以爲寫其清閒逸致而已善讀者不然蓋實欲寫下文之劍客大戰而以此作引也。白雲觀中之幾盆菊花以及本回諸人服裝皆是暗點時令金風却暑玉露生寒萬花淩落傲菊獨存蓋正深秋時矣。鄭楊之隨玄妙先生入也令人捻一把冷汗然偏識不破偏又送他們出來則又爲之一寬將出而忽逢跛道人來則又爲之捻一把冷汗矣一樣文字偏有許多曲折。寫跛道人自遠而近說笑而來此處文筆得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意。寫跛道人只見二個人從後挨肩而過却不寫其見服色面孔者一是寫二人走得很快二是寫初晚之景皓魄方生未徧大地也。寫二人只是恩恩怨怨忙忙初不知幹什麼生那知到了深林中居然舉杯邀月嚼餅細談竟有這般韻事讀此等處爲之悠然神往。在跛道人觀

之只是一人在東一人在西一人舉杯一人銜餅宛如觀電光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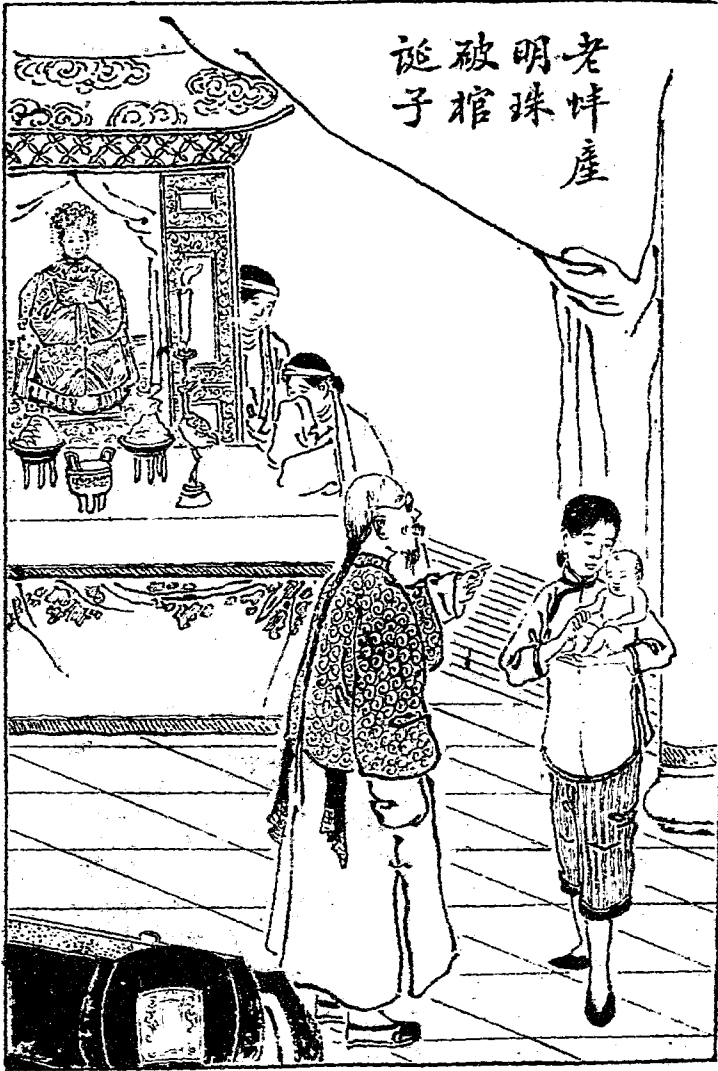
寫跛道人看出二人面貌服裝亦以表時也蓋初時月方起光未足故不能辨之此時月已中光已滿遂能辨之矣 相偃相倚相憐相

惜說不盡萬種柔情話不完千種悲腸是怨是恨是愁是傷端是旖旎風光在此八月十五素光如練深林中有此一對風流鴛鴦爲時序添色嫦娥見之能毋涎羨 跛道人之初以爲異者在無影人耳迨聞綺語連篇則不意較有影人更奇



星小虛室隔窗逃婚

老蚌產
明珠
破棺
生子



第三十四回 小星虛側室隔逃孀婦 老蚌產明珠破棺誕子

上回說到跛道人從開封城裏追無影子的人到荒場上。看他們行動不正。誤會他們是無恥的狗男女。便發出風雷劍去懲戒他們。那知對方也是此道中人。當時不慌不忙。將風雷劍擋住。一齊騰入霄漢裏。激戰戰夠多時。不分勝負。突見那個白臉膛的。用手向天空中一指。隨着便有一道藍光。從指頭上飛出。直飛到天空中。將兩柄激戰不休的飛劍。左右間開。跛道人起初當他是來助戰的。未免擔心。直至後來看他間開雙劍。似乎是來調停作和的。便將劍指定懸在天空中。打算同他們講話。却見那個白臉膛的。向跛道人招招手說道。朋友。你且過來。我有話問你。跛道人看他出言溫和。無甚惡意。便一拐一拐的蹣跚到荒場中間。等到他一到荒場中。他們兩人喝聲來。各自將劍收下。仍舊歸藏在指甲縫中去了。跛道人見他們將劍收了。知無鬥意。連忙也將袍袖一拂。喊聲轉。那柄風雷劍就直竄而下。漸漸縮小。待近袖口。已成團圓一顆像個晶球。墮入袖中去了。這時他們兩個。依舊並坐在草地上。跛道人止步在他們面前。

那個白臉膛的早在伸手讓道。朋友你且坐下來講罷。跛道人入至此也不客氣。擦衣曲足。坐到地上。就聽白臉膛的問道。朋友我且問你。我們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走你的路。我喝我的酒。彼此各不相關的。爲何無端發劍來伺我們爲難。這其中有何原因存着。到要請你講個明白。倘若不然。莫怪我們量度狹窄。可放你過去不得。跛道人想。事情已經弄糟。到如此地步。並非懼怕他們。他們既先禮後武。我也不能不講禮。待我將方才發劍原因。告訴了他們。想他們既講道禮的。當然也能想到自己過分放浪。不會見怪我的。况且那白臉膛的很溫和。就同他交個朋友。也不妨的。跛道人想罷。便說。我在開封城裏。看見你們兩人。有個沒人影的。追到此地。又見你們在草地上憐憐惜惜的。不甚大方。就誤會了你們。當是世間上的無恥之流。故而發劍。不想遇見了同道中人。這是想不到的。跛道人說罷。拱拱手。接着又說。我一時有眼無珠。錯視了高人。抱歉得很。跛道人話方住口。早把那個面目姣好的。氣得春黛倒豎。秋波圓睜。他的中指頭。又在內曲。快要彈劍出來了。那個坐在旁邊。白臉膛的對他使個

眼色。搖搖頭。暗示不要動手。又回頭對跛道人道。朋友你說的話。我都明白了。我能夠原諒你。但是我還要問你。你的劍。是跟誰煉的。同你的尊姓大名。仙鄉何處。統請詳細告訴我。聽聽。好讓我明白。跛道人便將師父是誰。自己的觀址。在那裏。詳細說了一遍。那白臉膛的聽了。道。原來你就是地理教主的高足。怪不得有這樣風雷劍。老實對你說。前幾年。我回家岳母到秦嶺去。不期遇見了令師地理教主。他同家岳母。原是認識的。兩人談了歇。談到煉劍上去。令師便講起在五十年前。在狂風巨雷中。煉成了一柄飛劍。叫做風雷劍。它有一種特標。發出去。會有風雷聲的。鄙岳母向他索看。他說早贈給江南一個門生了。他又說。那柄劍。雖好。可惜煉時。還少八個孿生子的心肝。要是有了這件東西。可以壓倒一切飛劍了。又說這回事。也會對門生說過。叫他去外面物色。待得了八個孿生子。再加入。也不厭遲的。但不知他現在。有辦到了沒有。這點。作者可以代他回答的。他已是物色多年了。祇物色到四個。都給他活活地殺了。挖了來的。此番他到開封來。也爲著那件事啊。白臉膛的又說。不料今晚會在這裏。

相會。且更想不到那柄劍。今晚會同拙荆指上試個高下。正是不打不成相識的了。跛道人聽白臉膛的說出一番前情。知道他的岳母同我的師父是朋友。說來也是自己人。而又聽他說什麼拙荆。難道那個面目姣好的。是女子男裝的不成。跛道人是修道的人。靈性充足。一聽白臉膛的話。立刻轉到念頭。當時心中又驚又喜。又奇怪。遂即回問白臉膛的尊姓大名。府上何處。何故今晚不在庭中齋月。來此荒郊舉杯。都要請他講解講解。白臉膛的點頭答應。回道。鄙人姓郭。表字謀遠。別署無影子。舍間就在開封城內。河道街上。又指着那個面目姣好的人道。這位是拙荆雍娘。他很喜歡男裝。所以今晚給道長疑心了。至於今晚不在庭中齋月。轉來荒郊舉杯這回事。說來話長。也不便對人們講的。要請道長原諒的。跛道人聽話裏有因。既然不便告訴。他便也不再追問。跛道人雖然不問了。作者恐闕者。到要動問了。想他們既然是開封城裏的人。論理應當在家中齋月。焚香飲酒。聚慶。何故撇却鬧熱家庭。不管會來這裏。冷清清。的荒郊上。盤桓對酌。這裏又非名山勝景。那值得人們流連賞玩。想內中定有

又拉扯
不清
如
其
文
法
真
對

一番隱情。包含着。否則不會如此的。并且那無影子。自己也說過。他說這回事。說來話長。况且也不便對人講的。從這二句話上看來。更可想到個中隱情。不是尋常普通的了。不是尋常普通的隱情。無影子本人雖不肯對人直說。可是作者那支秃筆。却不肯些微或隱。要濡墨直寫。把他的一切一切詳細地告知閱者。讓閱者明白。大地間真有這們這們的一番不是尋常普通的隱情。大家拓拓眼界。長長見聞。楔子講完。話歸正傳。要歸正傳。必先從無影子的出身根底敘起。纔有頭緒。那個無影子曾說過。他姓郭。表字謀遠。乃是開封城內。河道街上人氏。他的父親郭好問。是個拔貢。他的母親王氏。乃是本城王翰林的女兒。那王氏相夫有道。家庭間甚是和雍。郭好問在七十歲上。還沒有兒子。他恐怕步了伯道後塵。心中很焦急。王氏夫人看丈夫時常悶悶不樂。他明白他的心理。要想慰藉他不樂。便私下託人向賣婆那裏。化了幾十兩銀子。買來個十七歲的小家碧玉。想叫他來栽種種子。在他買來的時候。郭好問並不知道。他當是隔舍隣居來玩的。也不去問王氏。獨自在書房中評點他一生心血所結。

的讀史錄。到了晚上。王氏夫人在臥室裏辦下席酒。差個了環。請郭好問到臥室裏飲。郭好問來到裏面。看夫人備下一席盛筵。想無緣無故。不知是何用意。便啓口動問。王氏夫人只管含笑不語。但說你且坐下來。過歇會。明白的。郭好問心中納悶。勉強坐下。王氏夫人先替他滿斟一杯。說今晚賀賀相公。願你早生貴子。郭好問接杯在手。要待動問。又見王氏夫人向後一招手。瞥見房後繡帘高揭。兩個了環擁出一位如花如玉新人。來到筵前。向郭好問。歛衽萬福。嚇得郭好問避席不遑。卽問王氏夫人道。這算什麼。這算什麼。快些告訴我。別悶死人也。王氏夫人至此。纔將原意告訴了他。好鬧聽了。連連搖手說。夫人錯了。想我郭某年已古稀。不但精力衰退。且身體也時常多病。他們年事正輕。應當擇個相當年齡的夫婿。相偕白頭。怎可隨我年將垂暮的老兒。共度苦境。我也曉得他們爲着金錢勢力。所驅使。沒奈何嫁了我。並不是出於心願的。如此甯可使我此生沒有兒子。斷絕香烟。決不使無辜的女子。終身受其抑鬱。此事無論如何。我是誓不行的。快請夫人打消此意。將那女子連夜送回母家。

郭好問
令一果王
服一佩
敬

保全他潔白令譽。好讓來日另行擇聘個如意郎君。所有已經付給他們的身價銀兩。念他們家境貧窮。就贈給他們了罷。郭好問說完話。轉身要走。恰被夫人攔住。不让他行。結果夫人將他推到床上。撇下新人。自己去了。環退出門外。將門反鈕起來。郭好問見夫人如此行動。心中着惱。他也不去。蹶那新人。自己打開窗戶。跳出窗外。逃到書房中。睡覺去了。王氏夫人原在房門外探聽消息。他將左眼張在門板縫中。細看丈夫舉動。見他一躬身起床。開了窗戶。跳出外面跑了。於是回想到丈夫平日爲人謹拘自守。常常對他說道。做人的品行極難保守。因爲人的品行。很容易受誘惑。一受誘惑。就被玷污了。既污之後。又如白玉着了墨。白玉着了墨。可以洗拭去的。品行着了墨。是永遠洗拭不去的。他這句話。是常常對我說的。所以今晚一意孤行。不肯順從我的心意。想是恐怕玷污了他的品行。既然如此。我亦不能堅決相強。就依照他的意思。連夜將那女子送還母家。落個雙方清白。豈不兩全其美。王氏夫人當即依照丈夫所說的話。派人連夜將那女子送歸母家。順便說明原委。那女子的父母。原是貧苦。

不過沒奈何將愛女賣給人家做小星的。難得那位相公不肯乘人之危。用金銀來分離人家骨肉。願還他女兒。又贈他銀兩。正是古代蔑有。現代絕無的。那女子的父母感激得五體投地。到了次日。夫婦兩人率領女兒登門來拜謝。遇着那位郭好問。拔貢是不受人謝。不受人感激的。他們來時。却將書房門關起。拒而不見。任他們如何請見。終給他們閉門羹嘗。那女子的父母無可奈何。只得向門外拜揖再四而去。他們去後。過了許多辰光。郭好問纔敢開門出來。當時抱怨了王氏夫人一頓。怪他作事孟浪。王氏夫人惟有對他含笑陪罪。算過去了。那樁事情。此事過後。老夫婦又是和好如初。流光如箭。匆匆過了四月。待到第五月上。那位破肚不會生育過的王氏夫人。肚皮漸漸大了。起初當他是病。請了幾位醫士。一診脈理。都說不是病。是有喜。郭好問心中不信。他想夫人現在有五十七歲了。天癸已在十年前斷絕。況且破肚不會生育過。那裏會反在天癸斷後。懷起孕來。但是王氏夫人的病理上現象。厭食啦。嘔腥啦。都合於懷孕的象徵。郭好問疑信參半。又過了幾月。肚皮益發澎漲了。夫婦兩人着

實擔憂。不料待到十月滿足。有一天腹痛如絞。胎內發動。要臨蓐生產了。郭好問想真的要生了。曉得不是病了。當時轉憂爲喜。一面叫接生的來看護生產。叫僕婦了環。統到房裏。左右伺候。自己坐在書房中。靜待好音傳出。那王氏夫人。從早晨腹痛起。直痛到次日午後。小孩子還不肯落地。儘是陣陣發痛。痛得他昏厥數次。郭好問聽了環來稟說。夫人生產。不大順利。着了驚慌。連忙去請本城最聞名的產婦科醫生徐芷香來調治。徐先生對產科。是家傳衣鉢。本領極好。他來診過脈理。說產婦年事大了。加之天癸早已乾涸。孩子在裏面。猶如一隻舟兒。水乾涸了。擱在灘上。不能下行。這個產診。很難下藥。我且給你開個方兒。對不對。就在這帖藥上。偷然吃下藥。沒有效驗。還是趕辦後事。郭好問聽說產症如此危險。急得如熱鍋上螞蟻。團團亂轉。徐先生安慰他幾句。說吉人天相。吃了藥。自會轉禍成福的。便開個藥方走了。徐先生前脚尙未跨出大門。聽得內堂一片哭聲。原來是王氏夫人。已在此時。魂返瑤池了。王氏夫人爲何死得這般快呢。他被那小孩子在肚裏亂跳亂鑽。要想鑽出娘胎。鑽得他痛斷。

心腸。結果孩子沒有生下。自己却一口氣噎不轉死了。王氏夫人一死。頓時哭聲四起。那哭聲直達戶外。嚇得未出門牆的徐芷香。趕緊坐上轎。避回家中去了。原來徐芷香是狠怕聽見哭聲的。一聽見哭聲。就要心驚肉跳的。這也是徐先生的一種怪毛病。王氏夫人一死。把個郭好問哭得如喪考妣。自己只會捶胸號啕。對後事反而不會辦了。郭好問原有三個兄弟。二個姊妹。都奔來替他做事。無非是遵禮成服。安排入殮。入殮之後。預備次日出殯。當天晚上。郭好問想起數十年來夫婦恩情。在書房裏睡不着。叫僕人將被褥搬到靈柩旁邊。要隔靈柩陪他長眠一夜。算表個最後一次的要好。郭好問貼靈柩睡下。哭了些時。覺得倦眼惺忪。將入夢了。忽聽靈柩裏面呱呱一聲。好似小孩子落地。接着又是幾聲。那聲音而且極大極大。不但將郭好問的惺忪倦眼。驚得瞪開胡桃般大。對着那靈柩發現神祕似的呆看。連孝幃外面侍候郭好問。還未安寢的兄弟姊妹僕役人等。都驚得發呆似的。揭起了孝幃。望裏來照。此時孝堂內外。都肅靜的要再聽幾聲。那方才的奇怪聲音。他們既然這樣的專誠要聽。當然

不負他們誠意。果然那聲音接二連三的重復從靈柩裏發了出來。郭好問聽聲音不對。連忙爬起身。叫兄弟們統統進來。隨說你們聽見沒有。大家說我們都聽見的。爲何這靈柩裏面有小孩子在啼哭。莫非是嫂嫂活了轉來。在靈柩裏養了孩子了。何不趕快叫僕人將棺蓋起開。救他出來。別再担誤大事。那時候的兄弟姊妹。都異口同聲。這樣說法。說得郭好問火着了眉毛。手舞足蹈的說。如此快叫他們來起開。在他們說的時候。那靈柩裏又是不住小孩子啼聲。幾聲未已。幾個僕人各持利斧。你一斧。我一斧。猶如演了一劇大劈棺活劇。頃刻將棺蓋劈開。棺蓋開後。看夫人仍是氣絕身冷。難得更生。那夫人袴下。却鑽出個肥大潔白的小孩子。不知如何已經鑽出袴下。爬在夫人的大腿上面。小拳頭湊在唇邊吮着。邊吮邊啼哭。郭好問的姊妹。急便俯到身上。抱起孩子。剪斷臍帶。順手將夫人衣帶整齊。回身抱了孩子。到房裏去給他浴身。着衣去了。當時大家一陣喧嘩。都嘖嘖稱怪說。真奇怪極了。小孩子會從死人肚裏鑽出來。還能閉在那氣不透的靈柩裏。經得起許多時候。實是從古未聞未見的奇

事一陣喧嘩過後。大家又都注意在已死的王氏夫人身上。看他面目如生。且略帶笑容。郭好問對他打算抱頭一哭。已被衆人攔開。看王氏夫人是不會還魂的了。重要蓋棺。那棺蓋已經劈壞。只得再去買口棺木。重行入殮。一個人死後。要用二口棺木。也是不大聽見的。此事傳得很快。不多時左右鄰居。都得了消息。齊來觀看。那個從死人肚裏鑽出來的怪孩子。那孩子自給郭好問的姊姊抱到房裏之後。就此不則聲了。也不哭。也不啼。也不笑。長是瞪開了黑多白少的小眼珠。光溜溜向四面亂看。衆人見了。都喜歡得不得了。但是郭好問見了。却要恨他。恨他不早些鑽出娘胎。害他娘親命送無常。你看他現在沒了娘親。一些也不悲傷。啼哭一聲。還要四面亂看。好似沒有這回事的。真是個不孝的孩子。郭好問說了篇書。馱子的馱話。氣呼呼的差不多要將那小孩子一把捏死。來替他因產而死的親娘報仇。郭好問自從王氏夫人下世以後。自己年紀也大了。不願意再去續絃。僱個乳娘。撫養從死人肚裏鑽出的孩子。那孩子真容易養育。無病無痛的過去。駒光如駛。眨眨眼已經養上七個年頭。那孩子

一養到七歲上長得眉清目秀。聰明絕頂。不過左耳上有個肉瘤。和身體立在日月光下沒有影子的兩種特別表象。郭好問親自來教他唸書。他對於讀書好似在娘胎裏讀過的。你教他上句。他能夠還你下句。郭好問心中暗暗歡喜。想我家有何德澤。會生個不凡的神童。預料他將來一定能出我之上。不愁不光宗耀祖了。郭好問的一世期望。統屬在那孩子身上。起初恨他有意殺母。不給他起名。但叫他爲亡娘兒。到那時却要替他起名了。起他叫做謀遠。是希望他將來貨與皇家。去深謀遠慮的。爲皇家出力。調和鼎鼐。郭好問對那孩子期望。怎麼大。那孩子能否副他的期望。却是不能。正所謂萬事皆預定。半點不由人。郭好問養那孩子到九歲上。所有藏書樓中的藏書。都給他讀完。已是無書可讀。考他的時文八股。制藝雜作。都很了得。有些作品。能使郭好問自己看了。弄得一知半解。不大懂得。你想那孩子的學問。深遂不深遂。那年道考。郭好問度他才學儘可去得。便親自將他送入縣考場裏。縣府兩考。都取得很高。到了道考場裏。試題纔發下來。他看了看。就提起筆。一口氣不滿兩小時。就去繳卷。

他去繳卷。當然屬於第一個。卷子繳出之後。便在棚裏四處漫走。好在他年輕人小。也沒人去注意他。任他漫走。他走到一道花牆旁邊。看見路旁有紅花開着。他最喜歡花。見花必採。當時俯下身伸出小手摘了朵。湊到鼻孔去嗅。雖是野花。覺得奇香。他嗅後立起身。要回步走。不覺有人在肩上拍了下。他回頭看時。未免一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寫月下之鬼鬼崇崇。便鬼鬼崇崇。到絕點寫風流旖旎。便風流旖旎。到絕點寫雙方鬥劍。見大地清光。忽有二條素練相繞。直上天矯。天際如舞玉龍。又豪奮到絕點。韻事若畫。綺語如珠。中忽插入一個奇絕醜極怪極的人。對坐閒話。可謂異數。從作者口中代敘出燉煉風雷劍。最好用八個孿生子的心肝。那跛道人却已辦到了四個。還從活活地的孩身上挖了來。可謂殘酷到了絕點。吾料其他日必有相當報應。收拾那厮。讀者讀拙荆二字。亦將爲之愕然不解。然能細思以

前種種情形則不待下文可恍然而自悟。作者初寫王氏相夫有道，繼曰看丈夫時常悶悶不樂，他明白了他的心理，只此明白了他的心理，一句正是描寫相夫有道四字。郭好問云：他們爲着金錢勢力所驅使，沒奈何嫁了我，嗚呼！普天有何人，不因金錢驅使而成沒奈何哉！無金錢者是受金錢壓迫，也沒奈何；向人乞憐，沒奈何；失志爲惡，有金錢者是受金錢縛束，也沒奈何；鑽營謀利，沒奈何；擔憂擔心，總之無非同一受金錢之驅使而已。嗚呼！我真爲一慟。郭好問之論品行，蓋深得大學正心之旨者。然更刻劃一書獃子。王氏死後，讀者將以爲天道無知，使郭氏絕嗣矣，却不料以下別有驚心動魄之筆。此等處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徐先生有懼哭癖，嗟乎！此豈徐先生之癖也，亦不得已也。蓋徐先生不懼哭，則將自哭矣。故急駕輿而遁，託言懼哭，近之大醫家當不乏徐先生其人也。



古怪希奇
和尚海前
因後果



迷離撲朔
書生啼
鳳友寓
交



第三十五回 古怪希奇和尚談前因後果 迷離撲朔書生締鳳友鸞交

上回說到郭好問的九歲兒子郭謀遠。進道考場裏去考秀才。他在繳卷之後。到考棚裏各處遊玩。見牆下有花開着。便去摘了一朵。不料正被督學部院大宗師楊席海看見。他見那小孩子長得很可愛。就在他肩上拍了下。假意喝道。你是何人。敢在這裏亂摘花朵。當時郭謀遠被他一嚇。他雖自幼不曾見過官兒。但看了楊席海的那副神氣。想他不是尋常人。諒是個官兒。便不敢怠慢。立正身朗朗然的對楊席海答說一番。他所答說的話。是姓什麼。住在那裏。父親某某。連陪他來考的都說了。他說時態度雍容。彬彬有禮。楊席海起初當他是。不知那位辦公的孩子帶來玩的。現在聽他講來。還是來預考秀才的。而且已在兩小時裏繳了卷子。如今且慢去看他的卷子如何。且當場來試他一下口才。遂即對郭謀遠道。你既然是來考試的。應當繳了卷。就靜坐棚中。候放牌出場回去。何故還在這裏胡亂採花。你知罪嗎。我今與你對個聯兒。對得好。恕你無罪。對得不好。要將你逐出場門。不准你考試。郭謀遠聽說道。如此請給個上

聯。楊席海卽景生情。因見他把一朵花藏在袖中。就信口念道：「小童生暗藏春色。」郭謀遠不假思索的對道：「老大人明察秋毫。」楊席海拈髯大笑說：「好個天才無礙的童子。本科就定你做第一名泮元。你回家去罷。」郭謀遠真聰明。忙對楊席海叩個頭說：「多蒙老師栽培學生。當卽歡天喜地。跳跳躍躍。出了學院。」郭好問在外面接着。聽說兒子已經取了第一名泮元了。快活得不知所措。云：「忙抱起郭謀遠。交與僕人。駝了他回去。」這一次貼出榜來。第一名泮元果真屬於郭謀遠。郭謀遠既中了。郭好問心中在希望他下次鄉會試上。中個解元會元。再下次殿試上。中個狀元了。作者上回。不是說過萬事皆預定。半點不由人嗎。郭好問希望十足。兒子得了泮元。要希望他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了。誰知他自從取了泮元以後。進起鄉試場來。科科落第。不但解元無望。連壓榜都用不着。如此連考三科。三科名落孫山。不但使郭好問大大失望。連他自己也有些灰心功名。不願進取了。到了郭謀遠十八歲時。郭好問患病死了。郭好問死後。家事統歸郭謀遠掌握。他還未娶妻。許多親戚。早來替他做過媒。俱

不當他心意。一給他回絕。那些親戚曉得他的媒。不容易做。再也不敢來多嘴了。有一天郭謀遠在大門前。立着閑看。立了一歇。那邊過來個行脚頭陀。頭帶金箍。身披百補僧衣。背負韋陀造像。手握三環藥鏟。足穿八鈕草鞋。揚長大步的。跨到郭宅門前。抬頭看見郭謀遠。便立住足不走了。郭謀遠看他面上。廣額隆準。大口闊顙。顙下有一部鬚鬚。濃洒紛飄。和肩上披散頭髮相映亂舞。又看那頭陀的眼珠。閃閃發光。好似裏面有流螢存着。郭謀遠從來不曾見過。這們樣子。眼珠過也釘住他呆看。那時四目相對。靜寂無聲。忽然間那頭陀若步若趨。走近郭謀遠面前。稽首說道。先生骨格清奇。應當位極人臣。可惜鼻無守柱。不能治人。倘然銳意進取。只使功名成就。也恐罹無妄之災。若依貧僧之言。還不如去學道求仙。到有意外奇遇的。郭謀遠看他生相異人。吐語不凡。諒非尋常中人。便不期而然的將他挽留到裏面。那頭陀又自說能夠算測。已往未來的事件。郭謀遠請他算已往的事件。連他從死人肚裏鑽出。和立在日月光下。沒有影子的。大小過去的一切陳述。都說了出來。再請他算未來的事件。他

說待到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上。去南門外獨自遊玩。不要攜帶從人。自有意外奇遇的。那頭陀坐了些時刻。走了。頭陀走後。郭謀遠對他所說的。去南門外遊玩。有意外奇遇的事。疑信參半。但是牢牢的記着。待到八月中秋的夜晚。他想橫豎無所事事。不如去試上一試。當天晚上。便悄悄出了門庭。獨自一人。蹣跚往南門外而來。他出了南門。相離城關有半里之遙。見前面路上。移來兩盞紅紗宮燈。待到進前。看是兩個粉臉。硃唇。紅裳了環。掌着。兩了環對郭謀遠唱個喏。說聲。泮元公。來何遲耶。我家太夫人。在此恭候已久。快請過去相敘。郭謀遠平生沒有見過那兩個了環。又說什麼太夫人。恭候已久。不知是誰。這裏是荒野大路。我家又無親戚在此。何來太夫人。奇怪極了。便隨口問道。你家太夫人是誰。他候在那裏。兩了環又進。泮元公。我家太夫人是誰。你且不用細問。且請過去。見了面。自會認得的。他在那邊候你好久了。不要多講。快請過去。郭謀遠滿懷納罕。想那頭陀之言。莫非果真驗了。他說我一定有異遇的。如此我且放大膽隨他們去。看是如何。便拍拍胸脯。隨了兩丫環向前進行。走不到二三十

步路。說這裏是了。郭謀遠抬頭看時。霎時眼前現出一所大宅來。看門庭壯麗。閨闈雄偉。直是公侯人家府第。不是等閒人家住宅。了環將他引入宅內。讓他到內堂入坐。說請泮元公少坐。待我們去請太夫人出外。兩個了環。去不多時。出來許多了環。都是粉堆玉琢。麗若天人的。來到內堂中間。鴉雀無聲的分兩旁。站班似的立下。許多了環。站班方定。接着聽內堂後面一棒磬聲。頓時嬌聲四起。都喊太夫人來了。這些聲音。是從衆了環口中所出。嬌聲滴滴。猶如羣鶯出谷。清脆悅耳。喊聲方已。頓覺滿堂異香撲鼻。那些香氣。不知是否是衆了環身上發出來的花粉香。還是內堂中間擺着的九獅金爐裏噴出來的香烟香。一時辨不出。郭謀遠目觀羣芳。鼻嗅異香。耳聽嬌聲。早已心迷神醉。此時又見內堂裏面擁出一羣了環。也有提燈的。也有掌扇的。也有捧花的。也有持壺的。奇異古怪。不能名狀。那羣了環。比先前出來站班的。更爲美麗。渾身上下。寶光珠氣。同內堂各處明燈火炬。相映相輝。害得郭謀遠幾乎不敢正眼去瞧。視他們。因爲兩眼已被他們的寶光珠氣。捲得五花六亂了。但又不忍不看個仔細。

但見了環叢中簇擁個童顏鶴髮。銀冠玄裳的老婦人。衆了環擁老婦人到內堂中間的楠木盤龍椅上坐定。那老婦人啓口吩咐近身侍立的青衣了環道。過去請那位泮元公來相見。那了環走到郭謀遠面前。請他過去相見。郭謀遠看那老婦人。一股莊嚴神氣。不知他是何等樣人。想既到此地。免不得一見主人。便隨那個了環到堂中。對那老婦人深深一拜。口稱晚生郭謀遠。承主人盛情。得登龍門。瞻仰慈顏。正是三生有幸。惟不悉主人與晚生有何世誼。故舊請明白賜教。以開茅塞。而釋疑雲。那老婦人忙教了環擺座。請他免禮坐下講話。郭謀遠告個罪。坐在下首。要聽他道出根由。那老婦人自言姓岳。世居在角山。這裏是新遷來的。他在百十年前。同郭謀遠的曾祖。會過幾面。算來還是世交。又說他有個養女。今年有十八歲了。他自己在角山修行多年。能夠預算一切。也算他的養女。與郭謀遠有夫婦之緣。因此差了環到途上來迎接他進來。要將養女配給他。又說養女雖則粗陋。對於三從四德。頗有專長的地方。當不致辱沒了泮元公的。郭謀遠今晚身臨奇境。早已弄得六神無主。要待回答。聽那

老婦人又在吩咐了環傳話裏面請小姐出來相會貴人。有個了環答應着進去了。過不多時聽堂上嬌聲又起。大家喊小姐出來了。郭謀遠聽他們喊聲。雖則是嬌脆可聽。然而驀然喊起。難免一驚。側目看時。又見出來七八個濃粧了環。簇擁個天香國色的美人來到堂前。先對老婦人道個萬福。然後聽老婦人吩咐。與郭謀遠檢衽相見。郭謀遠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美貌的女子。靦靦之下。不覺心旌搖曳。魂靈飛蕩。急急立起身。還了一禮。要想退身歸坐。那邊過來四個了環。將他左右扶住說。奉老夫人慈命。請泮元公到內堂更衣。這四個了環。邊說着。邊將郭謀遠簇擁進去了。郭謀遠身不由主。連要說句話。都沒有功夫。只好由他們擺佈。更衣既畢。了環又將他簇擁出外。此番不到內堂。却逕將他簇擁到前廳大堂上。他定定神。看前堂佈置陳設。比內堂要華麗十倍。滿堂紅燭高燒。兩旁錦幔四垂。中間雀屏橫列。堂下鼓笙喧闐。男女僕役。戴花披彩。憧憧往來。忙得非凡。這些方才在內堂站班的了環。此時已站在大堂上了。那老婦人也坐在雀屏旁邊了。雀屏面前。還有對着地大燭臺。點了對百來斤重的

龍鳳花燭。燭花四照。光焰耀目。郭謀遠正在看時。聽這邊有人頭戴宮花。高唱請貴人升堂。此時四個了環。仍在身旁扶持。聽這邊一聲高唱。就將郭謀遠擁到花燭面前的紅氍毹上。足方立定。聽那人又在高聲請新人升堂。唱聲過後。少頃聽得細樂幽揚。佩環叮噹。所謂新人已到。郭謀遠右首一旁站定。就此雙雙交拜。見過天地。見過姓岳的老婦人。再受合宅了環人等見禮賀喜。然後再送入新房。這樣子整整忙了半夜。忙得郭謀遠頭昏腦脹。他在新房裏打算睡上一覺。不想了環傳下那老婦人的吩咐來說。趁今宵月圓良辰。要連夜送元公和新人進城去了。郭謀遠心中想道。今晚的事情。真是希奇極了。在這半夜裏。經過了多少夢想不到的奇事。若說真的在做夢。那眼前富麗的洞房。如玉的新人。都是真而非幻的。那裏是夢呢。但我正想睡一歇。不料忽然要送我進城了。這又何必如此匆匆呢。他心內這樣想。又不便出口。只得看新人作何意思。那新人聽說連夜要送進城去。好似事前曉得的。就開口吩咐了環。叫將預備下的東西。統給他送了過去了。環答應聲曉得。就此請新郎新婦出堂。

辭岳母。郭謀遠看新人既然有意進城。就相借出了洞房。來到前堂。上拜辭了岳母。那老婦人慰藉他們幾句。教他們好好兒進城去。就在堂前看新人登車。又教郭謀遠騎匹高頭五花馬。相借出府。那新人坐的是碧油香車。在前面走。郭謀遠乘了馬。跟在車後。車前面有幾十個幹僕。肩擯籠箱。呼喝引路。馬後面還有四匹馬。乘的是四個了環。看情形是隨嫁過來。服侍新人的。四了環馬後。又有十幾個幹僕。也抬了許多籠箱。呼喝相隨。那些僕役和了環。手中都各掌了盞粉紅色的宮燈。這時已有午夜光景。八月十五的月色。原是分外明亮的。加之夜靜更深。清光朗照。同宮燈掩映生輝。一路行來。馬蹄聲。輪轂聲。了環嘻笑聲。僕役呼喊聲。聲聲相應。頓時萬籟寂然的夜間。鬧得一天星斗。實在嘈雜之極。凡是他們經過的街頭。所有深夜不睡。坐在樓頭。痴待看月華出現的人們。都望街頭上打量。大家都不明所以。看他們情形。也不像迎親。也不像接嫁。也不像遷家。也不像什麼。半夜三更。胡天胡帝的鬧得如此厲害。那晚是中秋佳節。城門關得很晚。他們得以無阻無擋的。前呼後擁來到郭家門前。此時郭

家全宅。還未入睡。因爲家裏走失了主人。他們自從郭謀遠悄然出去。直到午夜。還不見回家。幾個僕役書僮。曾經分頭在城內各處。細細尋過。連親戚人家。都去探問遍。一無下落。家裏人急得什麼似的。弄得合宅不敢安睡。要等他回來。衆家人正在宅內耐候。忽聽大門外。馬嘶人喊。接着便有人打門。大呼開門。大爺回來了。快開門。快開門。門房聽得。驚喜參半。惴惴然開了大門。一看門前。燈火通明。人馬擁擠。大爺高坐在馬上。馬前還有乘綉幃金轂的碧油香車。那門房一時摸不着頭路。忘却上前來招呼大爺。立在門旁。看得發呆。這時宅裏的僕役人等。也都奔到門前了。彼此相視。無不錯愕失色。郭謀遠見了家門開了。遂卽下馬。叫衆僕役過來。說你們呆看着作什麼。還不來相幫將籠箱搬進去。衆僕役連聲陪陪。擁來搬打籠箱。此時四了環。也下馬。走到車前。揭起綉幃。扶新人下車。了環過來。請郭謀遠同着新人。一齊進了郭宅。大家也隨着。到了裏面。郭謀遠教家人。在廳堂中間。擺上香案。見過祖先。又教清理一間洞房。預備同新人共度良宵。郭宅人手衆多。辦件什麼事。頃刻可成。不到一時。早已舒

齊。郭謀遠自己忙上大半夜。已有倦意。看僕役人等。也有憊狀。忙教在外廂安擺數十床睡鋪。給送粧奩來的岳母家中僕役安睡。那些從他岳母家中來的僕役。聽說要留他們過一宵。都堅決不住。稱謝回去。郭謀遠挽留不下。只得打發他們百念兩銀子。作爲下力賞金。讓他們去了。他們去後。這裏也閉戶歇燈。大家自就睡鋪。各尋各的好夢了。那郭謀遠當然要同新人在臨時佈置成的洞房中。圓此第一次溫柔好夢。人生樂處。此夕爲最。在那真個魂銷之時。恕不赤裸裸詳告。請閱者掩卷自想罷。一宵容易。春光早洩。頃刻便天明鷄啼。日照紗窗。郭謀遠同新人推枕起床。合宅也早起身了。那四個陪嫁過來的了環。却久不看見。郭謀遠自己因爲昨晚忙煞了人。急于安睡。臨睡之時。也不曾留意。到好似見着他們。在房裏鋪床疊被。後來不見了。當是睡在外房間。不料今晨一查。却杳無蹤跡。問之新人。說道。大約是昨晚同送嫁來的一同回母家去了。郭謀遠心中奇怪。自忖是凡隨嫁過來的了環。決不致撇了新人回去的。好在今天。我要登門謝親去的。待到了岳母家中。一問起。便知下落了。早點用罷。一

面吩咐家人殺豬宰羊，辨好上等筵席，去請六親宗族鄰舍故舊，來吃喜酒。一面教備馬，要到岳母家去一趟，再回來宴客。家人到馬圈裏，去看昨晚大爺騎來的五花高頭馬，却沒有了。模模糊糊，還當是仍舊給人帶着走了。只得牽了匹自家豢養的棗驢馬，給大爺騎了。郭謀遠問起那匹馬，家人含糊的回答了。郭謀遠也不去詳問，揚鞭提韉，逕奔南門外岳母家中而來。他在馬上在暗暗思量，今天見了岳母，怎麼樣講話，馬走得很快，眨眨眼已到昨晚所過的地方。那地方有株大槐樹，是在他岳母門前左首的。他認得很清楚，待到了大槐樹旁，那株槐樹，雖然兀立雲表，依然無恙，可是岳母家門，却無處可尋了。但見一片荒場，芊芊碧草，他左右探望，沒有如此大的門第，再能映入他的眼簾。他失望而懷疑，恐自己記錯了，還在前面呢，便加鞭望前尋去，尋出一二里路，不但沒有如此一所宅第，連這麼大的槐樹都沒有。他便重復回到大槐樹旁，呆看了半時，終算被他看出一點形跡來了。他看那株大槐樹的半段上，用硃紅寫成很鮮明的一行小字，便坐在馬上念道：「泮元公，明晨到此，毋庸躊躇。」

個中詳情請回去一問新人便知端的。郭謀遠發現了那行小字後。要急於解釋個中真相。當時勒回馬頭。催馬如飛。奔回家中而來。待他到了家中。已有許多親戚故舊。得了消息。齊來賀喜了。他們是順便來探聽內容。看看新人的。因為親戚故舊。都曉得他的媒很難做。一向沒有攀定婚姻。忽然會無聲無息的結了婚了。大家認爲希奇。所以都提早而來。要一明究竟。郭謀遠到了家中。見過伯叔兄弟諸姊妹。同那些世誼故交之下。略爲應酬幾句。急急奔入新房。來見新人。這時新房裏擁擠了許多女眷。在看新人。瞥見新郎闖進來。大家都起來對他打趣說笑。郭謀遠礙於許多人在房裏。不便啓問。要想出外。却給衆人圍住了。虧他機警。想個法兒。脫了重圍。逃出新房。再到廳上。應酬賀客。如此又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親戚故舊。有大半盡歡散去了。有些還住着未去。那些已去未去的賀客。到那時仍不明白真相。因爲有人問他。他總是含糊對答。不肯吐實的。郭謀遠對未去的賀客應酬一番。自管自到新房中去問新人的底蘊去了。欲知真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郭謀遠以一九齡幼童竟與大宗師相答語毫不露惶恐之態彬彬有禮對答如流以此觀之則必其將來必爲俗世所謂大器者矣而其結果乃捨其繁華紅塵而就清閒一途者何也評者曰蓋郭老之命原是無後第以還妾一事頗積陰德故彼蒼蒼者以子慰其心耳故郭老既死謀遠亦復其本來面目矣 謀遠數試不就豈才不足耶曰非也以其才而論則卽金殿奪魁亦舍彼莫屬特以彼非此道中人故令其坎坷仕途而令其心灰意懶否者迨受官毒旣深又安能跳出俗世而入于其劍仙一道也 謀遠拒却作媒者却不料在此行脚頭陀身上上擊而中 下半回筆筆無不極離奇恍惚之至一路皆用聊齋筆法讀者讀之亦將錯疑爲聊齋矣 謀遠之遇劍仙也處境愈入愈深筆法愈入愈奇 郭謀遠見一個個粉妝玉琢天仙般的美人已看得眼花撩亂不復知其是凡是仙幾將錯疑爲蓬萊最高峯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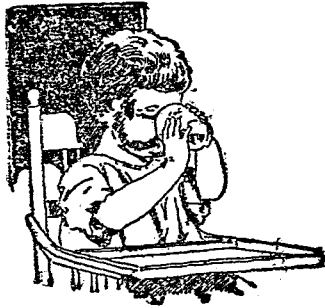
小玉變成矣 只聞嬌滴滴聲音好像黃鶯出谷清脆悅耳評者評

此回正首夏時節錯疑標上新燕巧語呢喃是歷歷從書中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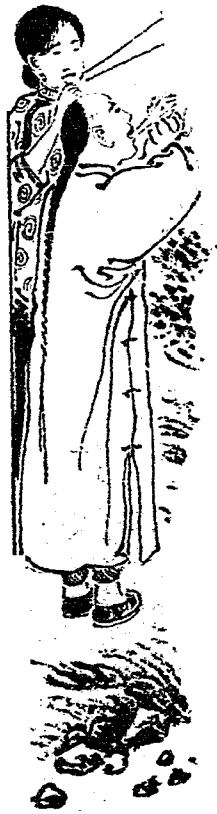
那些香氣也不知是衆了環身上發出來的還是內堂中間擺的金爐裏噴出來的蓋其時只覺香氣陣陣香烟繚繞如置身香國無處不香矣又烏知其香之從何處來也 老夫人絮絮相語而謀遠僅能答

其姓氏蓋此時神魂飛越不復在身心不在則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矣 老夫人云在百十年前我曾與汝曾祖相識此等話在常人聽之必爲大駭而謀遠却坦然又鸞盟既締同夢一夜竟不詰及其身世想等處皆驟臨奇境心智爲之糊塗不清所致

五嶽奇俠傳







第三十六回 煉寶劍虹霓煥影 遇深讎鵝鱗當災

上回說到郭謀遠在新婚第二日上。去南門外岳母家中謝親。不料到那裏。但見大槐依舊。門庭杳然。頓覺他充滿了一肚皮疑雲。又在大槐上發見了一行小字。便急急回家。來問新人。不料被親戚人等。阻礙在眼前。一時不好細問。只得等到晚上。進了新房。詳詳細細的叩問新人。根由待新人說出一番真情。更使他驚訝不已。他聽新人說。他自己並不姓岳。那姓岳的。是他的寄母。他姓婁。他的父親婁源醴。曾做過兵部侍郎。爲的忠直敢言。彈劾和坤弄權。觸忤了乾隆天怒。親將他謫配遼陽。他父親年老多病。到遼陽不上三月。死在那裏了。他死後。他母親要想到遼陽運柩回京。可是沒有銀錢。難以舉行。虧得他父親在日。有幾個氣味相投的全僚。曉得了此中困難。大家仗着義氣。湊集了千來兩銀子。遣人將婁源醴的遺體運回京師。他本是京師人氏。又替他卜個吉地。安葬妥當。所有一切費用。就在這千來兩的款子裏撥付。餘下來的幾百兩。贈給他家屬。作爲度日之資。那時他家中上有祖母母親。下有自己全他的弟弟。還

有個老僕婁春。一家五口。從此靠這幾百兩銀子。生利度日。有一年是他八歲上。他隨了老僕婁春。從離家不多遠的親戚家回歸。路過香廠。不知如何。利老僕失散了。又不知如何。被一個用迷藥的拐匪拐去。直拐到山東。要想將他賣去。却給姓岳的寄母看見。將他買來。那姓岳的寄母。起初他並不認識他。據他自己說。同他的父親認識。從幼過房他的。因為那時自己年輕。不辨真偽。就認他爲寄母。他便將自己帶到山海關外角山上。教他煉劍學道。在那裏整整住上八年。煉成了雌雄兩劍。叫做虹霓雙劍。可以凌空飛去。彈指殺人了。到那時寄母將他送回京師老家。寄母仍回角山去了。如此在家。住上二年。今年八月十五寄母又來了。說他遷了家了。叫他到那邊去遊玩。他便借了他。駕飛劍來到河南南門外。到了寄母家裏。看他的門庭富麗堂皇。遠非在角山上可比了。他同寄母說。莫非是寄母發了財了。他對他笑了笑。說。今天是特誠爲着他來了。却一段美滿姻緣的。他自己不明寄母所說。後來經寄母詳細的對他解說。說他同郭謀遠有夙緣的。應在今年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上。在此地共賦連理。

故而由角山趕到這裏。來替他佈置妥當。讓他得一乘龍夫婿的。他寄母不是等閑中人。一切房屋。大約都是他變的玩意兒。現在他不在那裏了。想是仍回角山去了。這些幻象便也帶了走了。所以去撲了個空。郭謀遠聽罷。當然要驚訝。後來又想證實那件事。便要求新人陪他到京師。妻家一走。妻小姐所說的。都是真確實事。他要解釋夫君疑雲。就偕他先到北京母家。再偕他到山海關外角山上的寄母家。他寄母原是疊石爲居的。裏面的陳設也無一非石。郭謀遠同妻子在角山上住了幾日。仍回河南。臨回之時。妻小姐的寄母教他回去教導丈夫煉劍。并教他將煉就的飛劍。分一柄給郭謀遠。妻小姐回河南後。便依照寄母吩咐。教郭謀遠煉劍。他們煉的劍。乃是峨嵋派。同竹林尊者的徒弟小老先生煉的誅龍劍。同一門戶的。他們的劍。是煉成功後。同草芥一般。藏在指甲縫中。用的時候。只消一彈指甲。便隨心所欲的飛去了。郭謀遠跟妻小姐煉劍。妻小姐分一柄雄的虹劍給他使用。天天避重就輕的教他。配上郭謀遠。天賦過人。不上四五年。就煉會了。也能夠隨着妻小姐飛到天空中去了。不

過還不大精進罷了。爲此又偕他到角山上。跟他的寄母煉上一年。頓時突飛猛進。可以同婁小姐並駕齊驅了。到那時他的寄母就是郭謀遠的寄岳母了。他帶了郭謀遠到三山五嶽去採補外道。和會晤高人。異客。此中人居然見到不少。像終南派下的八卦教主。地理教主。葱嶺派下的靈峯長老。雲濛山上的白雲大師。和虛無派下的古月尊者。都會過面。郭謀遠跟他寄岳母遊遍三山五嶽。回頭仍到開封家中住下。同婁小姐合力煉劍學道。至於婁小姐的芳名。還不曾提及過。他的乳名。叫做雍娘。此後本書中有現身出來。叫婁雍娘的。就是他。然而這個婁雍娘名字。也不過暫時的。等到郭謀遠過了劫數。死在厲鬼手中之後。婁雍娘就遁跡到湘南修道。改名藍果仙。那藍果仙三字。湖南人。上至達官。下至販夫。差不多都曉得的。那藍果仙從乾隆時候。修道起。直活到民國十七年冬季。纔始魂離軀壳。坐化西去。這些事。都是有根有據。實實在在的。不信。可問現在的湖南人。他們是十有其八。曉得藍果仙三字的。至於他的離奇事蹟。和修道經過。種種珍聞。統待作者在後文上盡情發揮出來。大家一拓。

眼界。現在且丟開慢講。再講到郭謀遠同婁小姐。終年在家。煉劍學道。如此一年年過去。又過了五六年。養了個兒子。那兒子落地後。也無人影的。郭謀遠自己號爲無影子。那兒子起名叫小無影子。在這過去的五六年中。他們夫妻倆。年年八月十五中秋晚上。到南門外大槐樹旁的荒場上。去盤桓半時。算紀念他夫妻相會的日期。那婁雍娘平素很喜歡男裝。他跟無影子出來。總是扮成男子的。那年八月十五。他同無影子來到南郊外。不想在鼓樓前。遇見了跛道人。跛道人看無影子在月光下走路。沒有影子。當他是鬼魅妖魔。跟蹤到那裏。適巧遇着了辣手。就此一打。打成相識了。三人在草地上。談了一刻。漸漸談得投機。無影子挽跛道人到家中住下。兩人訂了生死之交。甚爲莫逆。跛道人在郭家住上半月。要回嵩山了。他還邀無影子到嵩山遊玩。郭謀遠情不可却。便別了婁雍娘。偕跛道人到嵩山。到了嵩山。跛道人陪着他竟天遊玩山景。或在幽谷採藥。或在高崗弈棋。那天跛道人先在涵虛谷前的玉掌崗上。約了嵩山下的殷百萬。在那裏弈棋。謀遠同玄妙先生在觀裏談了一歇。後一步去的。他

走到半山裏。遇見了鄭士元。偕着楊瓊瑤上山而來。無影子看前面走的男子。面目酷肖自己。所不同的。就是自己耳上多個肉瘤。那上山的男子嘴角上有粒紅痣罷了。他先起顯些小身手去游戲他們。後來想到自己還要到玉掌崗上去。也不來管他們。自管自向支路轉灣。逕奔玉掌崗而來。到了玉掌崗。看跛道人同殷百萬對弈得正濃。兩人是棋逢敵手。戰得難解難分。一局終後。跛道人輸給殷百萬一着。一着上下。原不算輸贏。大家鼓掌而笑。無影子看跛道人輸給殷百萬一着。要替他平反回來。就同殷百萬走上一盤。無影子在九歲上能中泮元。他的聰明天資。誰能及得。結果殷百萬被殺得大敗而北。殷百萬從弈棋以來。不會遇見如此勇將過心裏佩服。口中連稱郭先生是棋中霸王。萬人莫敵的。無影子謙遜不遑。三人又笑了陣。看天色不早。殷百萬要下山去了。當時推開弈枰。離玉掌崗。望白雲觀而同。這裏弈枰由隨去的小道童收拾了。隨後也回觀來了。他們三人離開玉掌崗。殷百萬心中要分路下山了。跛道人同無影子挽留他到觀中。用些茶點。再回去。殷百萬却之不得。便相隨而行。三

人一路說笑着。穿出叢林。看看已到觀前。跛道人走在前面。一眼看見觀前有玄妙先生。那裏送客。看送的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何等樣人。便加步蹣了過來。却和正要下山的鄺士元夫婦倆迎面相對。鄺士元左嘴角上的一粒紅痣。鮮紅奪目。使人一見不忘的。跛道人前番被鄺士元殺了人面鏡。破了風雷劍。此恨此辱。爲他生平來第一次遭遇的。真是天天在懷。要想報復的。不料今天冤家路狹。又遇見了。便猛然想到那個有紅痣的男子。不是上次殺我家獸。破我飛劍的人麼。今天尙敢闖到山頭。大約是來尋仇的。如此是放着天堂路不走。地獄無門他自尋了。不要管他。且結果了他性命。再說。當時三拐兩蹣。蹣到鄺士元面前。鄺士元此番原是尋跛道人來的。因爲當時在觀中不見跛道人。到遇見了楊瓊瑤的仇家玄妙先生。又聽楊瓊瑤說過。那玄妙先生的劍術。很了得。青光劍不是他的敵手。楊瓊瑤是鄺士元的師兄。劍又比鄺士元多練幾年。外道又採補得多。尙且敵不過他。何況是鄺士元。他想既然不見跛道人。就見機而行。暫時下山。預備將來再來報復。不料剛出觀門。那邊過來三個人。第

一個蹣跚到面前的。就是跛道人。鄺士元今天自覺前後路狹。都是冤家了。欲避不能。只好挺身上去。那跛道人已在罵道。何處狂奴。前番殺了我家獸。被你逃走。今天還敢到這裏來探視。你好大膽。自來送死。慢走。請吃我一劍。罵罷。一拂道袍。那柄風雷劍。早已對鄺士元劈面飛來。作者在。上次。跛道人遇見了鄺士元之時。曾經說過。被他用軒轅鏡照去了風雷。他急忙撥轉劍頭。逃回嵩山。他既然怕鄺士元的軒轅鏡。爲何今天又對他發劍呢。這點作者。恐閱者看了懷疑。特來申說幾句。使大家明瞭。原來上次跛道人逃回嵩山後。收下劍看時。仍是晶瑩一團。毫髮未傷。又想到在撥轉劍頭之後。風雷聲。照舊能作。他也是機警不過的。當時明白。鄺士元那件東西。不大厲害的。不過能避眼前的風雷聲罷了。以今天見了面。立刻發劍打來。鄺士元見了風雷劍。雖然吃驚。仗着自己懷中有軒轅鏡藏着。便不去怕他了。一面先從口中吐出紫電劍。擋住了風雷劍。一面懷中掏出軒轅鏡。想來傷他風雷劍。在他同跛道人放劍的辰光。那邊玄妙先生。也發出青龍白虎二劍。惡狠狠對楊瓊瑤殺來。那玄妙先生方

才既說確不准是九子平家中遇見的仇家。此時爲何要貿然發劍。這點也有講究。那玄妙先生起初所以不發劍者。爲恐弄錯了。他曾想到天下面貌相同的很多。就看眼前那個嘴上有紅痣的男子。活像這裏師父的朋友無影子郭謀遠的面貌。所差的一個有痣。一個有瘤罷。那位女的。我當他是九子平家中遇見的仇家。也不過因爲他的面貌十分相像。現在從無影子同那男子看來。可見天下面目相同的甚多。就越發不敢輕易動手。生恐嚇壞了無辜。他同時要想探聽他姓什麼。又探聽不出。只好放他們下山而去。此刻看見師父對那男子發劍。聽他罵的。就是上次殺死人頭發的奸細。又見那男子也還劍相迎。他看鄭士元會發劍的。想到那個女子一定也會的。他既會劍。確定他卽是姓楊的無疑了。如再不然。可以試上一試。我和他戰過。他發的劍是青的。看他是不是青的。再作道理。故而當時發出青龍白虎兩劍去殺他。楊瓊瑤早担虛心。看丈夫同跛道人一動手。曉得今朝一場惡戰。是免不掉了。又看青龍白虎兩劍。撲頭殺到。便振作精神。吐出青光劍來抵抗。列位可曉得楊瓊瑤不吐青光

劍倒還罷了。一吐出。頓時將玄妙先生的無名火。升上三丈。他想果真是的。怪我自己太鄭重。照這樣子。何必在觀裏同他們瞎談。早可結果他們性命了。更加緊催劍進逼楊瓊瑤。你想楊瓊瑤在尤子平家中接戰玄妙先生。一柄劍已非敵手。何況今天有兩柄劍。怎能抵擋。幾個照面。早已香汗淋漓。慌了手足了。此時楊瓊瑤心中。雖不想再有祁榮兒第二出來幫他的忙。却希望丈夫戰勝了跛道人後。過來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實際上。不但使他失望。還使他吃驚。急煞。原來那邊鄺士元已被跛道人殺得傷了紫電劍。拋去軒轅鏡。有性命頃刻之危了。此事在鄺士元同跛道人動手之後。一面用劍接戰。一面在懷中掏出了軒轅鏡。此番跛道人發過來的劍。非同前次可比。和拚命差不多。鄺士元一個不穩心。與他的風雷劍碰了一下。聽得叮的一聲。將紫電劍削去三寸。紫電劍全柄不滿七寸。怎可被他傷了三寸。況且劍客是全仗飛劍爲生的。飛劍猶如他們的魂靈。今番被他傷得如此厲害。嚇得鄺士元失了主意。慌了手足。竟將軒轅鏡向那風雷劍上拋去。這軒轅鏡又非飛劍。拋出去不多遠。風雷劍

沒有碰着。到墮在地上了。軒轅鏡一墮地。鄺士元的窮形更露了。心頭也驚慌得失去魂靈了。跛道人自削了紫電劍。料他的戰鬥力已失。不足一擊。又見他拋却那面鏡子。看他窮形更現。無能爲力了。當時哈哈大笑道。狂奴。看你今天還逃得去麼。快快引頸就死。來給我家獸償命。免得道長動手。這時跛道人鄺士元楊瓊瑤玄妙先生四個人。做兩對兒交戰。大家劍發得狠低。不過距離頭頂四五丈高罷了。鄺士元的劍自從被跛道人削去三寸後。更是不能抵擋。被跛道人的風雷劍。從上面漸漸高壓下來。他原想去擊開。可是沒有這股勇氣。竟被他壓迫到相差頭上。祇有尺來高了。鄺士元自想今朝性命休矣。再看旁邊。楊瓊瑤也被玄妙先生壓迫得同鄺士元相去無幾了。鄺士元只有一柄風雷劍壓下。那楊瓊瑤却有青龍白虎雙劍並下。說來比鄺士元還危險。他的青光劍。也被白虎劍傷了半寸了。這時兩個人你不能救我。我不能救你。看來彼此都要死在嵩山上。真同大劫臨頭。好不可怕。在這千鈞一髮命在雲那之間。虧得兩人來根下毒。將來都可成正果的。不信請閱者回想到楊瓊瑤同鄺

士元離開碧雲洞。至廣西完婚去的時候。在雲中野叟留下的那張紅柬兒上。寫明過了二十年後。在桃花渡頭等候。當來度脫汝等的一段話。雲中野叟陰陽有準。預知彼時。他們兩人可成正果了。雲中野叟既是這樣說法。若然他們今天在嵩山死了。豈非陰陽有錯。要害得自己在二十年後。到桃花渡頭白等他們了嗎。那是決不會的。至於桃花渡頭。在那裏。後來自會提及的。請閱者記牢是了。作者又要說到他們兩人。既說將來要成正果。今日當然是不會死的。當然別有能人出來幫他的忙了。閱者要看能人。喏。從那邊來了。他們交戰。原在白雲觀前。白雲觀的對面原有座山峯。這座山峯。稱爲接天峯。高峻非凡。頂上有塊崖石。凌空着向前撲出。上面可以坐五六個人。坐在上面看白雲觀前。瞭如觀火。不過那塊崖石上。若要去坐。若非劍客飛仙。就是善於採升的獼猴。也要愁絕登臨。望崖興嘆的。不料那時崖石上面。却發現兩個人。一個坐着一個立着。坐着的年逾古稀。白髮白眉。白鬚髭。滿頭雪白。猶如座雪山。身上穿的是寬袍大袖。裝束古樸。看去非道非僧。像是明代時候的打扮。他

是盤膝坐着。靜看下面相打。還有個立着的。年紀約莫十八九歲。面目俊秀。神形瀟灑。頭戴紅結紗瓜帽。梳了條又長又黑的三絡髮辮。拖了根大紅辮鬚。身上穿了件元色大花紗馬褂。元色細縐夾袍。藍緞套袴。繫起腳管。穿一雙白襪。着一雙雙根樑四鑲雲鞋子。那人立在崖石上。天風吹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概。他也注視着白雲觀前。靜看兩個人一老一少。一坐一立。彼此都不則聲的。看定他們四人放對。那個少年。看到楊瓊瑤同鄺士元兩人有性命之危了。便一張口。吐出一道紅光。從崖上飛射而下。逕奔楊瓊瑤頭上。相近頭上。把楊瓊瑤嚇得手軟。幾乎要閉起眼睛。靜待一死了。因為他誤會那道紅光。是玄妙先生一黨的。不知那道紅光。却來助他救他。這是他萬萬意想不到的。此時但見那道紅光。一飛到楊瓊瑤頭上。就乘勢射進玄妙先生的雙劍縫裏。叮噹二聲。先將白虎劍削去二寸。再將青龍劍削去五分。玄妙先生正殺得高興。他看楊瓊瑤的性命。唾手可得。想不到斜刺裏飛出一個勇將軍。一霎那間。將他青龍白虎兩劍。都削壞了。這一怒一驚。非同小可。大叫氣死我也。欲知立在崖石上發

紅光的是誰。楊瓊瑤同鄭士元兩人能否讓一道紅光救了性命。要明此中曲折詳細。且聽下集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二對劍俠夫婦皆有相同之點讀者試觀鄭士元初遇郭謀遠卽疑爲其弟則其貌相同可知矣若不是一個有肉瘤一個有紅痣必將互認爲二我矣而楊瓊瑤之于婁雍娘其身世亦相同其父皆爲官吏一則正理劾奸一則忠言逆耳一則授命市曹一則老死邊戍一則哭暈而遇仙一則遭拐而遇俠無處不同 寫婁源醜死後他家屬要想運柩返京可是沒有銀錢還虧朋友相助湊成干把兩銀子及到了家中只賸了幾百兩銀子一家五口就靠這些度日幾句話寫盡忠臣下場之可憐評者平生切齒貪官污吏今讀此章不禁諒之矣無怪當世之爲國爲民者一旦攬權先以阿堵物爲第一要事蓋恐其一日暴死免其後事凌夷耳嗚呼哀哀諸公然耶否耶 岳夫人瞬息千里能作

海市蜃樓其仙矣乎其仙矣乎

無影子之子仍是無影子其理維

何則總評者未嘗研究生理學而不能知還以質諸當今之生理學家然使郭家代代爲無影子人至百十代後則無影人將遍滿天下遼東之豕不足爲奇矣 日月匆匆韶光不留誰說去年好鳥猶留舊日

杖頭多情善感者每有此感慨郭謀遠多情人也故年年此月此日此時必至遇仙舊處雖說溫馨香艷亦是悲傷憑弔耳 軒轅鏡之功

用跛道人已知之而鄺士元反尙懵懵其遇危也必矣 讀者之見

楊鄺上嵩山早爲之一危至中山遇郭謀遠則又爲之一危至觀中遇玄妙先生更爲之危出觀遇跛道人則危之極矣迨劍光相接則生命危在毫髮間矣然我能料其不死蓋能死則早死于上次嵩山上矣

細點接天峯之二人服裝面貌者蓋此二人在本集不復點其姓名矣故令讀者自思之亦見作者文筆夭矯處 本集結筆奇在與前

集同其人同其事同以至下書同其結果引起下集無限風波擺成腥

風血雨骨邱頭山讀者須細讀此集然後讀下集方能得其津津之味也

先怪高奇夢中自有滅可謂怪也

~~125~~
~~284~~

259